

東

分

雜

聽

第 四 十 卷 第 三 號

國 紀 元 前 八 年 創 刊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二回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各命主

戰後永久和平方案的檢討.....余協中(三)

西南夷之族類及其名稱與地理生活.....

論美國參議院的外交權.....陳鎮浩(六)

關係.....范義田(二九)

戰後怎樣去處置日本.....張明養(一二)

秦博士職掌考.....施之勉(三七)

高覺敷(一六)

唐代之南海大國.....張禮千(三九)

建設.....李書田(一八)

盛唐詩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朱楔(四六)

曾資生(三三)

北大與北大——錢穆先生.....朱海濤(五八)

樂森璧譯(二八)

錦江夕照.....郭祝崧(五九)

戰後永久和平方案的檢討

余協中

第一次大戰以前，外交只是政府司其事者業務，人民則大都是漠不關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此種俯順的態度。第一，人們從此開始覺悟到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有關該國對於其他國具體的保證，一旦嚴重的危機發生，人民必須於毀約或加入戰爭之兩個途徑中任擇其一。第二，近代戰爭其影響所及不僅是海陸空軍人員遭受犧牲與痛苦，每一個人民都在戰慄，畏懼，與可驚的危險中度其生活。有了這種覺悟與全民的危險，民主國家的選民就不肯再抱俯順的態度，一任政府當局作外交上的決策。第一次大戰後各國研究外交或國際關係的機關與刊物遂風起雲湧。不過第一次大戰的教訓還是不夠，民間的覺悟還是不充分，因之，國際聯盟成立後，美國參議院仍拒絕加入，英法仍異道而馳，以至逐漸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民主國家於第一次大戰後始終誠團結，則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軍閥當不至猖獗至此。直到最近，歐美的民主國家才開始覺悟「吾人戰爭獲勝，和平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後，不僅遠見之士注意到永久和平的組織，即一般有知識之民衆亦莫不對此表示關切，尤以英美方面爲最甚。

建設和平必須有建設和平的機會，但此機會殊不易得，世界必須有一次大戰，始能有一次機會。以爲此重大的犧牲爲代價而得來的機會，以常理言，當然應當珍惜而善爲利用，但迄現在止，吾人對於和平建設可謂已一再失去良機。歷史的教訓應當視爲充分，而人類因這次大戰所蒙的浩劫尤爲前此所無。現在吾人距勝利之期已近，亟應追懷既往，策對將來，應念組織和平與擁護和平爲每一國民的責任。茲篇之作，在面總會各方面之研究加以批評，一面提出若干問題，共

圖解決。

和平的理論與方案歷史上已數見不鮮，舉其要者，在中國方面，如春秋時代之宋向戌倡議的弭兵會議與墨子之非攻；在歐美方面，如法王亨利四世及蘇里 (Sully) 之「大計劃」(Grand Design)，主張設立十五基督教國特別公共議事會與國際陸海軍，如格魯塞 (Fruet Crucé) 之新西勒 (Nouveau l'yn e) 主張設立世界聯邦即非基督教國亦包括在內，如潘恩 (William Penn) 之「歐洲永久和平計劃」，「大計劃」的方案，如聖彼葉僧長 (Abbé de Saint Pierre) 之「歐洲永久和平的方案」(Projet de Paix per etuelle en Europe) 及盧梭 (Rousseau) 對於該書之批評，如康德 (Immanuel Kant) 之「向新永久的和平」(Zum ewigen Frieden)，如俄皇亞力山大之「神聖同盟」，如柯布頓 (Cobden) 之自由貿易運動，如一九三三年芝加哥之世界和平會議，如一九六六年布達佩斯提 (Budapest) 之國際國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如一九九與一九〇七之兩次海牙會議 (Hague Conference) 及該會議產生之國際法庭。此外尚有許多和平會社，從事和平運動，不過在國際聯盟出現前，所有的方案與運動或出自一二當局之意見，或爲各個學者與思想家之理論，或爲某一國當局之一種政策（如俄皇尼古拉二世發起海牙會議）。和平運動直到二十世紀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在實行方面，尙無具體的表現，實無足驚異。

國際聯盟爲國際間第一次和平組織的大試驗，在表面上國聯公約是當時協約國及聯合國 (Associated Powers) 幾十國的代表磋商的成果，本文的篇幅不容於此處討論公約的起源，約而言之，事實上國聯、

約還是不出一、二當局的理想，當時協約國中之弱小份子為自身安全計，雖贊成該約，但主要協約國的代表對於接受該項建議實不免相當的勉強，無怪國聯甫經成立，法國即要求英美保障東陲，表示對國聯之不信任。國聯成立後，雖解決了幾件不關重要的糾紛，但首次失威信於東北四省事件，再喪威信於阿比西尼亞問題，此後國聯之在一般人心目中已非復當日威爾遜總統與蒙斯上校 (Cole House) 所希望者矣。

批評國聯公約者甚多，英名經濟學者凱恩斯 (Keynes) 於其所著「和平的經濟影響」(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及尼可遜 Harold Nicholson 於其所著「議和」(Peace Making) 中舉出重要錯誤之點有五：(一) 難聯盟的理想主義於報復的賠款條款之中使德人甚至懷疑到國際聯盟的本身，(二) 降德國於一種低級的生活水準引起德人之怨恨與報仇的願望，(三) 協約國與聯合國未進兵柏林予德人以重大軍事挫敗之印像，(四) 未能使國聯成為一有力的和平的工具，(五) 短期放款促成了金融的恐慌。這五點的指出雖不無可駁辯之處，亦包括有不少的正確性，約而言之，近視主義與自私觀點當為一切錯誤之原因。

凡爾賽條約簽字後，歐洲各國因知國聯之無力，又復採取同盟方式或安全條約以圖苟安，另一方面有識者流仍不斷從事和平方案之研究與建議，就政治方面言之，自第一次大戰後以至今日，討論和平方案者約可分兩大派，一為主張改組國聯，一為主張聯邦制度者，茲當分述於左。

第一，關於改組與加強國聯者，有主張(一)賦與國聯以強迫處置國際糾紛之權，(二)予國聯以一種國際警察的力量使其力足以執行其決議，(三)在國聯機構內設立國際經濟合作的機構，(四)國聯須具有充分的方法使其能從事和平的改革 (Peaceful Change) 以避免暴力的行使 (見 William F. Maddox European Plan)，有主張減少國聯在軍事與政治方面的作用而加強其在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功用，因為就過去的成績言，國聯在社會與經濟方面表現者遠超過其在軍事與政治

方面的成就。坦白言之，國聯在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功用是幾乎沒有存在，研究改組國聯的布魯斯 W. M. Bruce 領導的特別委員會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提出的報告，即是根據上面加強國聯社會與經濟功用的原則，主張設立一自主的中央社會與經濟問題委員會，組織類似國際勞工局，其中會員國不與國聯同，例如美國非國際聯盟會員國，而卻為國際勞工局的一份子，以上所舉加強的方法雖不無理由，但是國聯的聲譽原未樹立起來，後復連次遭受打擊，更是一蹶不振。現在如欲將此聲譽和信用素未樹立的機構扶持起來，心理上的困難似非一時可以克服，又況國聯的組織，缺點甚多，非徹底改革不能使之成為有力的機構，然徹底的改革，事實上是等於招牌仍舊，內容全新，每如此，又何必留此信用未著之招牌。

第二，現在最流行的主張為聯邦制度，這不僅在理論上說得通，而且在實驗上，世界已有不少歷史甚久的成功的聯邦政府的榜樣，北美合眾國、瑞士、南非聯邦、澳洲、與加拿大，供給了主張聯邦制的良好理由，討論聯邦制之方案已不勝枚舉，但舉其大者言之，仍不外區域聯邦與世界聯邦二種。茲請先論區域聯邦：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倡聯邦者多偏重在歐洲，一九二二年奧國卡拉基伯爵 (Count Kalergi)，在維也納發起泛歐洲會議，主張組織歐洲聯邦包括英國而除開蘇聯，法外長白里安曾任該會主席，他因受了該項運動影響曾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向國聯第十次大會提出一種歐洲聯邦的計劃，其要點為：(一)需要一種普遍的協定承認道德聯合的原則，而且將歐洲諸國間此種團結的存在正式登載於紀錄中，(二)需要一種工具能使此歐洲的聯合獲得完成其責任的不可少的機構，(三)需要事先樹立重要的原則，俾能決定歐洲委員會的一般的概念，而且指示該委員會如何準備歐洲組織的計劃，(四)關於研究各種實施問題應保留到下一次的歐洲會議，或將來的委員會。他的計劃雖獲有當時比利時外長希門 (Paul Hymann) 與西班牙主席國聯的代表馬達利亞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 的支持，但卒因曲高和寡，未能現諸事

實。

卡拉基與白里安的計劃均有其嚴重的弱點，卡氏主張歐洲聯邦不包括蘇聯在內乃一不合邏輯的論調，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觀點去觀察，蘇聯在歐洲的地位均不可忽略，過去百年的歷史已告訴我們歐洲每一次發生重大的糾紛或問題俄國都在漩渦之內，尤其是蘇聯三次五年計劃實行後，國力躍進，地位增高，其在歐洲地位的重要尤為顯明。白里安的計劃忽略經濟因素至不可支持的限度，他認為「歐洲的關稅同盟不能成為初步而只能為最後的步驟之一」，便是一個不可通的論調。其次他主張歐洲聯邦不包括英國在內，更是不可能的事。張伯倫曾明白的說過，英國的邊境在萊因河，而且英國是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又如何能使她不與近在咫尺的西歐大陸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

主張歐洲聯邦的也許秉煥 (Alfred Bingham) 所提出的基礎比任何作同樣主張的人均較為徹底。他於其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歐洲合衆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一書中，明白的表示他擁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邱吉爾在新共和社 (New Commonwealth) 演說中提出的見解。邱氏於該次演說中主張國際和平的機構須有一種實力為後盾，尤其是轟炸的力量應集中於一國際機構的手中。秉煥並指出在第二次大戰前若干年中，日、德、義三國各施其侵略的伎倆降國際於無用之地時，支持集體安全的非任何國際機構而為英法及其他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間的軍事同盟。總之，秉煥認為和平必須建設，但建設和平必須樹立有力的國際機構。他所主張的歐洲聯邦便是以這種基礎為出發點。

此外有不少人主張在歐洲成立多種區域聯邦者，如多瑙流域聯邦，巴爾幹聯邦，波羅的海聯邦，斯堪的納維亞聯邦，德奧聯邦，與英法聯邦等。這種主張太過於牽就事實，如果實行起來，實無異合併小的對抗的集體而為大的對敵的壁壘，此與建設和平的初衷，反背道而馳。

晚近世界局勢丕變，大戰爆發前後尤甚。有識者流遂不得不對

世界和平建設為更深遠之打算，如是世界聯邦之說遂盛行一世。英國於戰前即有研究聯邦組織之機構出現（即 Holborn Union），惟首先發表是項具體主張者當推美記者斯特提 (Clarence K. Streit)，彼之「現在聯合」(Union Now) 一書為稍關心國際和平問題者所共曉。英人寇里 (W. B. Curry) 著「聯邦問題」(The Case for Federal Union) 只聞揚斯氏之說，了無新義。英美思想界對於聯邦制之主張在大體上可謂已趨一致，然亦有其基本不同之點：(一)美國會雖已通過於戰後加入國際和平機構案，但在心理上尚未準備到參加這種緊密的聯邦組織，(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聯邦聯繫之點甚多，她亦不願因與歐洲以外的一個國家發生過度密切的關係，而影響其與歐洲大陸之聯繫，(三)英國贊成其本身之共和式聯邦 (Commonwealth)，美愛其自身之中央集權式聯邦，彼此不易相互的適應。同時兩國在大體上共同支持斯氏的計劃，惟該計劃亦有顯明之漏洞，他只主張先由十五個共和國聯合，暫不包括蘇聯、中國、日本、德國、與義大利等國，並未解決了全部問題。其次斯氏的計劃，無疑義的要予人以英美控制世界的印象，此種印象，如果許其存在，將不免要在若干區域發生不利於世界和平的反響。

最近古羅柏遜 (Culbertson) 著「世界聯邦計劃總述」(Summary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Plan)，提出一種兼顧區域利益與全部關係的方案，他主張在一個世界聯邦政府之下設立十一個區域聯邦政府，每一區域置一領袖國家，全世界置常備軍二百萬人，五萬架飛機，十萬輛裝甲車，一百隻主力艦，而以軍火製造權歸諸聯邦政府。軍隊平時集於各地軍路點，戰時則歸聯邦政府指揮調遣。古氏的方案烏托邦主義的成分甚多，其分區設立領袖國家之意見尤不無可營議之處，例如彼主張將德、奧、荷蘭、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合併為北歐區，姑且假定說，聯邦政府能控制軍事，這個區域也可變成一個強有力的經濟集團與強有力的民族大結合，長久下去定不免滋生事端。

日本之「大東亞共榮圈」與希特勒之歐洲新秩序均是要將獨霸的

事實披上一件聯邦外衣，不值得吾人的研究。

此外國際組織的建議，尚有建設一世界超國家說，集中所有權威於一超政府，然此儀不爲思想界所擁護，實際的政治家更難予以同情（W. B. Curry: The Case for Federal Union 頁一一五——一一六）。有「美國和平」說以美國爲中心維持世界安寧的秩序，此說不能得到普遍的贊助，亦可以預卜。還有名爲區域組織實際上實由三個國家瓜分世界的建議，此說主張亞洲、美洲、與歐洲各爲一區域組織，而以日本美國與德國負領導的責任，雷納（O. T. Renner）與史畢克曼（Spikmann）教授等便是主張此說的有名的人物。此說在美洲也許可以行得通，但在歐洲與亞洲則絕無實現的可能。筆者於此，亦不欲有所論列。

以上所論只限於政治的組織，未及其他。但國際間和平的因素政治只其一端，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亦須兼籌並顧，然後和平組織始可較爲有效，此爲一般有識者所共認。倫敦泰晤士報於其社論中對此曾有警闢之論，該報謂「凡爾塞以後歐洲的經驗證明了如果社會與經濟的基礎沒有真正的樹立，政治的超機構，無論其理想如何高尚，是不能持久的」（見 London Times, Aug. 5, 1940，其標題爲 Planning for War and Peace）。

先就社會方面言，吾人最應注意者，任何世界新組織必須顧到各個國家的人民的平等，自由，與生活。請先略論平等自由。此種思想自有人類歷史而已存在，法國大革命前，英國人民的民權運動與美國的大憲法已充分的表現了此種精神。法國在大革命前人民極感平等與自由的缺乏，故特提出該項口號以爲號召。一國內之人民有不平等與不自由的情形，則難免漸釀而造成內部的社會不安。而此種國內的不安常不免要影響國際的秩序。次論生活問題，其重要性尤爲顯著。「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行險僥倖之徒很少是出自富有之家，人人均能飽食煖衣，則社會狀態自趨於安定，反之如果只有少數人享受而多數人忍飢耐寒，則社會上必然危機四伏，險象環生，二、三人富而大

數人均貧，二、三國富而大數國家均貧，自然不能希望國內與國際得享有安寧的社會秩序。

凡建議著重社會建設者莫不注意於上述兩點。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謂實現個人的自由的社會原則，其途徑有二：第一，在政治方面要有平等機會，正義，與法治，第二，在經濟方面要以國家的力量造成一種狀況，使每一小民日常生活都得到相當的安定。教皇庇護十二世（Pius XII）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向羅馬紅衣主教全體演說時，主張「以逐步前進的行動達到一種協議，使每一國家均擁有必須的媒介物足以保障其每一階級的人民均可享受適當的生活標準。」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於其所著「吾人從此走向何處去」（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The Viking Press, N. Y. 1940）一書中說的尤爲動人，他稱「除非吾人已經終止豐富中貧乏的矛盾，吾人不能解決和平改革的問題（The problem of peaceful change），除非吾人不能大規模的重新分配經濟的力量，吾人不能終止此種矛盾國際間的和平是以國內的和平爲基礎，外面的國際正義要靠內部的國內正義」。

海門氏（Hans Hymann）於其所著「永久和平的計劃（Plan for Permanent Peace）」一書中，不僅提出社會建設的原則，而且提出具體的方案。那便是在此次戰後要樹立一個有力的勞工機構，其目的在謀勞工的福利，尤其是要防止勞工的失業（方案見該書第八章）。倫敦泰晤士報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的社評中對於此點亦有精彩之論，該報稱：「一九一九以後吾人之失敗是在企圖樹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時，吾人忽略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需要，社會與經濟的困難是摧毀議和人士的工作的革命力量。戰爭與失業的關係不是偶然的。七百萬失業工人幫助了希特勒取得政權，他們所得的報酬是在從事準備戰爭中獲得工作。」在今後的工業世界中，勞工階級無疑義的在社會中要成爲更有力的因素，忽視了他們的基本利益——適當的工作與生活——便不能希望國內或國際間獲得和平。

最後經濟建設與政治及社會建設相輔而行，不可缺一。戰前國際間之經濟的紊亂係由於各國只看到本身經濟的利益而不顧他人以致演成一國吃虧而他國亦同受其害，晚近數年不僅英美覺悟到過去財政與經濟政策有終止的必要，那納粹德國亦有此種見解，她們都認為在此次戰爭後再也不能回到以各個國家為單位的經濟制度，競爭市場，與原料，並以通貨為限制，關稅的提高，與其他國家統制的方式相互抵制彼此的出口貿易。兩方面都主張樹立大致與吾人所想像的戰後世界的大的政治單位相符合的大的經濟單位，並且關於資源方面應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計劃與合作。不過在大的原則上兩方雖有相同之處，在達到目的的方法上卻有其歧異之點。納粹政權所想到的是以大陸的經濟制度，與此制度有密切聯繫的是與歐洲大陸和非洲的以貨易貨的貿易，負責組織是項制度的為德國，其主要的目的是為着德國人民的利益。同時日本在亞洲亦作此種夢想，企圖建一相同的以日本人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制度。至於英美在許多細則方面雖彼此有不同之點，但在大的原則上卻有其一致的方法，她們主張根據平等的原則，在資源方面，對全世界人民作更大限度的公開，而且願意使用一種分配原料的原則，使國際社會同受其惠，人人能有平等自由，個個都獲安居樂業，世界的亂源即大部份失所憑依。

海門氏對於社會與經濟建設提出十四點基本理想：（一）經濟的國際主義或大同主義較國家主義為偉大，（二）保護稅政策必須終止，重商主義必須廢棄，關稅壁壘的石塊，必須一塊一塊的拆除，（三）自由貿易應為吾人的目標，資源的取得應有自由，原料的分配應有組織，（四）國際間的生產與工作應採分工合作制度，視各國之情況而決其應從事何種生產，（五）國際根據需要控制生產以避免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六）對於每一個人應保證其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七）國家與國際的社會安定，每一個人在其能工作的時間應保障其能適宜的工作的機會與相當的收入，在工人的工資，鐘點，與狀況方面應予工人以健康與幸福的充分的保證，（八）有組織的國際社會保險與失業保險，（九）

勞工的遷徙，移民出口，與移民入口的安置均在所有國家的扶持下行之，（十）貿易係賴有一種公平的行使力的價值的交換，茲以一種國際保證的與統一的交易的媒介，（十一）一個將練的人應有一條自由的途徑，一個無機會享有遺產資本利益的人應賴着信用借款而獲得平等的機會，（十二）勞工分潤生產產品的紅利，（十三）樹立生產的國家與國際的信用借款，規定最合理的還本付息的方法，（十四）樹立一種政府制度可以保障羅斯福總統所倡之言論，信仰，不缺乏，與不畏懼的四種自由，並使東方與西方，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間衝突的社會經濟制度得以消泯。這十四點多屬於社會的與經濟的技術問題，不能視為純烏托邦主義的產品，如各國能一心一德努力於此種理想的實現，則大部份社會與經濟的病根可以因而拔去。

現在戰場上局勢業已改觀，同盟國之獲得勝利已是時間問題，國際和平的建設亦因之而減去了若干困難，向之談和平方案者多感無法解決德、義、日在新和平機構中的地位，斯提提之聯邦制度主張先由十五個民主國家聯合，其後一半以上之歐洲民主國家淪陷，他又主張英、美即刻聯合，都是一時權宜之計，並非真欲造成英、美的霸權，現在這三個和平建設的大障礙既均被掃除，同盟國家應可根據過去的經驗與正義的原則，為整個人類的幸福着想，提出一種不過於理想而大體上能為一般人所接受的和平方案。

根據上述各種計劃的分析與研究，吾人所能預測者：今後的和平組織大概是採取聯邦制度，在此聯邦政府下將至少有一種象徵的國際警察力量，與一個較有力的國際法庭，在社會與經濟方面，國際組織內將有調整國際經濟與社會制衡的機構，不過即就這種希望不奢的方案而言，將來能否實現亦仍不無問題，議和的時間，地點，與心境與和平方案關係至大，上次的錯誤要看看這次能否糾正；其次，主權問題，及國家主義如何解決，國際武力及國際法庭如何樹立，國際資源如何分配，及國際貿易如何調整，在技術上均有困難，尤為重要的戰

勝國家是否能夠利用充分的利用過去的影響，以改善目前之世界，而以這大的眼光與大公的精神為構和與建設和平之最高指導，要決定

論美國參議院的外交權

陳鍾浩

美國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已成為一極厚的勢力，她在參加二次大戰以前，對反侵略國家，曾給予不少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援。及至參戰以後，她在各大戰場上，更成為反軸心的主力。在此後戰後，世界和平的重建，美國自必負有極大使命。今後的美國，已不復為世界桃源，不能重孤立生活。美國以其經濟利益，與道德上責任，無論道與否，必得與世界政治發生「新舊」的關係。

於是如步的事實。最近美國參議院各外交委員會提出了一經憲法程序與自由的各國合作，建立並維護國際權威，以武力阻止侵略並維持世界和平的計畫，並經參議院補充通過，又是美國參加國際政治的明證。然而美國外交新憲法的憲法程序若何？美國參議院在決定對人救難時，職權若何？在觀世重視美國的行動的時候，我們就從憲法條文中及實際運用上對以上問題，略加檢討，供備國人的參考。

美國的憲法起草者，在制憲的時候，有兩項原則，縈繞在他們的腦際，終於成為美國憲法的骨幹。一、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分立；二、為以上三權的牽制與均衡。在一八一四年，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致書約翰泰勒（John Taylor），即云：「其他各國憲法的複雜，恐怕沒有可以與我們憲法比擬。」他指示出在美國憲法中，聯邦政府與十八邦及領土政府相均衡。參議院牽制眾議院，立法牽制行政，立法行政又與司法相均衡，而參議院在條約上及重要官吏任命上，又和總統的職權互相牽制。威爾遜總統在「議會政治」Congress-

和平努力的成功或失敗。

Michael (Government) 一書中曾贊美此種制度說：「依我所記憶，此種複雜而制衡的均權制，為美國所發明，也是美國政制的特色。」當美國建國的初期，依據時代的需要，美國的國父們指定兩種思想：第一為保持各邦的自主權。是時的參議員即各邦的代表，他們享受自主權利，維護本邦利益。六邦土地廣大，人口眾多，小邦每工商發達。因此美國各邦各選出參議員兩人，無論土地與人口的差異。所以美國參議院在外交上的決定權，為依據對外自主的傳統而產生。二、為防止總統的專政。美人愛好自由，厭棄專制，深惡總統利用權力，將本國捲入同盟的漩渦，從事國際戰爭。所以需要參議院，在外交上對總統上有所牽制。邁狄生（Madison）恐總統權力太大，想使參議院締結條約的全權，他認為總統或將利用「在他可能造成的軍事狀態中，行大政權，甚或防止和約的締結。」白特萊（Barton）贊同此說，謂：「此為防禦腐敗與野心總統的必要措置」。他並舉荷蘭的執政的對外政策，以及馬伯羅公權（Duke of Marlborough）的延長戰事的行徑，來做美國的殷鑒。因此在建國初期，確有若干人主張參議院的外交大權，來防止行政當局的專政。然在相當時日的討論中，也許有人認為參議院不宜完全獨當外交。第一因為人數太多，不適於外交談判。第二因為公開討論，不具良好結果。第三、如果外交權不集中於行政當局，易受外來勢力的分化與操縱。第四、因為參議院並非國會全體，不足代表全民意見。尤其是格萊（Gerry）及摩里斯（Morris），均認參議院不宜授以外交全權，即主張限制總統權力的邁狄生，亦認參

議院不能獨當外交大任。各方意見折衷與調協的結果，美國憲法上的外交權分駐於以下三種機構：第一、國會。二、總統。三、參議院。關於兩院聯席的國會者，如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所規定：「國會得制定法律，以徵收租稅，償還負債，及關於美國共同防禦及一般幸福的設施。規定對外通商。制定統一的歸化法，密判或處罰在公海中掠奪及軍罪，以及違犯國際法的行為。對外宣戰。發給逮捕敵船及報復之許可狀。制定關於海陸逮捕的規則。」總統與參議院的外交權則由憲法第二條規定：「總統為合衆國海陸空軍最高統帥。……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與勳章，得任命大使公使及領事，締結條約，惟需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總統接見外國使節……」如此宣戰權屬於國會，外交談判條約締結任命外交官之權，屬於總統。但任命使節，須經參議院的同意；締結條約須經過參議院的最後認可。因此總統與參議院的外交權，相互牽連，關係密切。相輔即相成，衝突即互受牽制，甚或陷於外交上的停滯狀態。

從歷史上說，總統與參議院外交權的爭執，是一部美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紀錄。在華盛頓時代，總統原想以參議院為行政上的諮議機關，進行對外政策。後來感覺失敗，乃將參議院為事後批准機關。華盛頓在與英商訂甲也條約(Mary Treaty)時，參議院曾作第一次的保留案(Majority)，這是參議院條約附保留條件的開始。不過在開國之初百端待舉，一切對外大政，須待總統的果斷。大體上說，在此時期，總統對於對外政策的確立，條約的締結，實操主動。惟參議院也未放棄對外交上的權利。甲福森(Jefferson)合併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加強總統的締約權，而參議院也曾對於數種條約，提出保留案。當波立瓦(Bolla)請派國派代表參加巴黎馬會議，參議院不贊同奎聯(John Quincy)的政策，參眾兩院故意留難，以致美代表到達巴黎時，會議已告結束，不及參與。在一七九三年為了美國宣布中立的職權，漢密頓(Hamilton)與邁狄生合作激烈的爭執。後者認中立與宣戰攸關，此權應屬國會；前者認中立為一種外交政策，應由總統決

定，後說終獲勝利。此後中立的宣布，新國的承認，對外重大政策的決定，都隸於總統職權範圍之內。總之，在美國建國的初期，對外政策較為重要，此時的總統，頗皆在外交上富有經驗的人物。因此外交上主動權，大體由行政部門操縱。從甲克萊(Jefferson)時代(一八二九年)直至美西戰事(一八九八年)美國集中全力，從事西部墾殖工作。對外問題降居次要，此時的外交領導權，漸握於國會，尤其是參院。間遇對外事變，如總統又具有膽識，常主動的決定外交政策。如柏克(Polk)的領導對墨西哥作戰，林肯主持南北戰事中的外交大計，克立夫(Clinton)總統對威尼休拉(Venezuela)的行動。惟以上是例外，對於一般的條約締結權，此時參議院的權力，逐漸增加。牠常否決條約，或予以重大的修改，使條約變更本來面目。柏克總統甚至簽署奧來岡條約 Oregon Treaty 以前，曾先徵參議院同意。在南北戰事結束，一八六五年林肯被刺以後，參議院權力益形增高。當時政治稱為參議院的政治，政府對重要官吏，包括大使的任命，皆從參議院的建議。行政當局，每致力於內部建設，故參議院才獲得外交上領導權。一八九八年美西戰事勝利後，美國成為世界強國。麥金利(McKinley)與羅斯福(Roosevelt)大氣磅礴，毅然踏入國際舞臺，主持外交大計，不肯對憲法上的權利，稍稍讓步。因此，行政與立法兩權，時有衝突。海約翰(Taft)與參議院之爭執尤為顯著。一次大戰爆發，威爾遜總統具有行政全權，當威爾遜赴巴黎主持和議，一切交涉，參議院未得門問，因此激起衆憤，以致有一九一九年參議院否決凡爾賽條約及美法保障條約的行動。直至哈丁就職後，行政與立法間的矛盾，才漸消弭。所以從美西戰事至二次大戰為參議院與總統衝突最烈的時期。

從組織上說，依據憲法規定，美國大小各部，各選參議員二人，組成參議院，執行憲法上象徵的職權。在確定參議員產生方式的時，美國的國父們，曾有相當激烈的爭執，以致成憲法會議的分裂。當時地廣人眾的殖民地，即今日之菲，主張按人口比例，確定參議

員的人數。如此可以選出較多數的議員。反之，地小人少的殖民地，主張以地區為單位，不論人口的數目與區域的面積，各出相等數目的參議員，如此可以保持平等的地位。憲法會議，最初通過議案，以七對三的票數，贊成參議員的選舉以人口為比例。更以六對三的票數，通過參議員的選舉，採取同一原則。惟小國代表，堅決反對，並以退會相威脅。嗣另組擴大委員會，複議此項問題。結果，接受小國意見，在參議院中，無論邦的大小，各有同等的代表權。如此「任何一邦，除獲得本身同意外，他的相等的選舉權，將不受剝奪。」因為參議院代表本邦的利益，本邦選民的意見，他們重視地方需要，保持傳統觀念，牽制總統行動。在美國參議院的重要性，超過衆議院。以參議院人數較少，參議員往往在本邦中，占有重要地方，更可以左右衆議院的選舉。任期較長，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因此參議員有悠長時間，學習政治生活，研討專門問題，獲得豐富的政治經驗，增高個人的地位。所以美國參議院地位重要，參議員的個人學養，亦較為優厚。參議院對外交以及一般政治固有重大的發言權，無怪每件重要事件在上院辯論的時候，很多民衆，都依片進入，列席旁聽。外國輿論，對美國上院言行都加重視，牽起預測牠的動向，而參議員的言論常博得美國甚至世人的注意。

參議院對外交的統制，主要方式有二：一、為人事上的統制：憲法上規定總統指派及任命大使公使及領事等，須經參議院的勸告與同意。如此總統任用外交使節，提名及任命均可自主，惟須經參議院同意之階段。參議院對人事上的統制毫不放鬆。牠認為根據憲法以前的邦聯憲章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國會有權任命國家官吏。當一七八七憲法起草的時候，若干代表欲將任用官吏的權利，給予參議院。曾經三次提出，均告失敗。參議院回溯歷史事實，希望恢復此項權利，主持人事行政，而總統僅成為人事的註冊者。的確，若干總統，亦樂於接受參議院的意見，提出參議院指定的官吏。亦有若干總統，本身提出人選，竟遭參議院無情的否決。譬如在海斯總統 (Presi-

dent Hayes) 任內，九十項任命，經上院提出異議，並有五十一件，遭正式否決。格佛德總統 (President Garfield) 為了任命權的爭執，曾被逼直接向人民申訴。如參議院堅決反對某項任命，總統常無法貫徹他的命令。威爾遜在所著的「議會政治」中曾舉一顯例：即有一名史密斯 (Smythe) 的，初任紐約港稅務司，後經格蘭弟總統 (President Grant) 指定為駐俄公使，送經上院審議，外交委員會予以否決。威爾遜說：「此人具有相當潛伏勢力，善於政治陰謀，在他任命失敗以後，成為花園中的狂犬，妨害許多其他的任命，參議院的工作，受他相當的擾亂。」在柯立芝總統時期，為了任命官吏，也與參議院發生爭執。結果也是上院獲得勝利。有許多總統，為着任命可以獲參議院的同意，或事先疏通，或竟任命參議員做外交代表。前項辦法或尚有效，後項辦法，往往無良好結果。參議院為保持牠的獨立性，不願接受任命，即或參議員會個人接受，也未必對其他同事，有若何約束力。不過對於臨時的重要的外交代表，參議院也常讓總統去主持，不加干涉。一七八九年華盛頓未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摩里斯為代表與英國締結商約，即為一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八八年，外交代表的任命，為數四百七十三。其中經參議院同意後正式任命者，數僅三十二。其中四百三十八人由總統直接任命，更有三人，由國務卿以總統名義任命。原因並非參議院放棄憲法上的權利。第一、在非常事變中，總統為臨時應付，參議院為顧全國家利益，故不便干涉總統行動。第二、以參議院對若干嚴重問題，不願參加意見，或故作不知，以擺脫責任。一八九三年當克立夫蘭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自勸派遣代表至夏威夷的時候，參議員且在報告中謂：「此項方法的運用，為總統執行憲法上的外交權所必要的步驟。」惟如總統與參議院相處不善，即引起激烈爭執。記得在威爾遜總統第一屆任期內，參議院與總統尚未絕裂，威爾遜未經參議院的同意，派何斯大佐 (Colonel House) 至德 (一九一六年)，以後至法 (一九一七年)，並派路德 (Elihu Root) 至俄 (一九一七年)，更自任美國首席代表參加巴黎和會，並任

國務卿藍辛何斯，化艾德 (Henry White)，白立斯，北萊 (General Tasker Bliss) 爲代表，惟以威爾遜當時權勢，如日方中，參議院不敢公然反對。及至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送至參議院討論的時候，不僅條約內容，引起參議員的不滿，而締結條約的代表，未經參議院的同意，亦爲參議院反對的一大理由。參議院曾通過議案，謂：「任何美國公民，非經美參議院的許可，不得任國際委員會、法庭及各種會議之代表。」此項議案，使總統行動，限制甚大。一般人咸認太過。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參議院又發一聲明，謂「美國除非經國會許可，不得派遣代表，出席國際聯盟及其附屬機關。以國會於代表的任命及其職責，實有決定權。」在凡爾賽和約否決後，哈丁總統鑒於威爾遜的失敗，在與德商洽和約時，曾經參議院的同意，派德米西 (Drexel) 至德。後更派藍辛，路德，及參議員羅維 (Lodge) 恩德烏德 (Underwood) 等人，組織代表團。當美德和約提交參議院討論，即能順利通過。上院並附一類似前項的議案，禁止總統不經上院同意任命代表，「出席任何本條約許可參加之任何會議」。自此，參議院對外交代表，具有重大的控制力，而一次大戰後美總統的對外行動也受了限制。美國對戰後和平工作，不能積極的參加，與此亦不無有關。

二、條約上的統制：根據憲法規定，一切條約的條結，需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如此參議院對條約有極大的發言權。美國參議院的處理條約，經過兩大步驟：一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審議，二經參議院全體會議的表決。我們試分別敘述：先言外交委員會對條約的討論，記得威爾遜有一名言：「國會開會，爲公開展覽；國會中的委員會開會，爲正常工作。」每一條約，經總統簽署後，即由國務卿送達參議院，由秘書存秘密會議中，作第一次宣讀。後即轉送該院外交委員會審議。參議院對條約最初僅爲形式上的接受，內容的審查，爲少數議員組織之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制，在美國極爲重要。在獨立戰事以前，美人即不信任行政權長官，認地方會議中的委員會，爲處理政務，爭取自主的良工具。其後委員會地位日益提高。美國政

治，大半操於各種委員會。參議院中的委員會工作繁重。委員會的意見，爲參議院所重視，而各委員會中的議員，多有專門知識，富有專門經驗。各議員以本人參加之委員會，爲工作單位，對其他委員會，不甚注意。故委員會的報告大都爲參議院全體會議所採納，終成爲參議院全體的意見。外交委員會性質，雖略不同，因預備工作，已有行政當局完成。惟委員會的意見，對參議院的態度，仍有極大影響。大體的謂，若干條約與內政及選舉無關，不足引起一般參議員的重視。參議員工作冗繁，無暇對條約作精密研究，多不發表意見，贊同委員會的結論。再則他們情報不豐，與總統及其他行政部門又鮮接觸。即欲討論，亦難中肯。至於委員會，當討論條約時，對於條約締結經過，以及有關之報告，大致完備，故發言有據。何況普通參議員，未必常與總統見面。委員會中之參議員，爲外交問題，每與總統有會談的機會。因此對外交涉的進行，隨時獲得情報。所以委員會對外交專門知識，具有極大權威。一個條約，如經委員會否決，即有百分之九十的機會，在參議院不得通過。如委員會對每項條約，提出保留案，或修正案，參議院大致亦可照原案通過。如委員會對某一條約，諸稿中，不加討論，他人亦無法提取。這個具有權威的委員會，人數約十八左右。各黨派在參議院人數爲比例，分別選員參加。數目及人選，例由民主共和兩黨在上院之首領事先商洽。除非參議院因經過改選，兩黨勢力發生突然變化，否則舊委員大都可以聯任。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在委員會亦占多數。當委員會收到條約後，隨即開始研究條約本身，以及總統附送之一切文件，委員會如感材料不足，即向國務院函索必要情報。總統及國務卿，在可能範圍內，咨送有關資料。委員會如再感覺不足，乃舉行「公開訪問」(Hearings)。國務卿時常出席答覆質問，必要時其他公民亦可應召出席，以備諮詢。任何對該問題關切的人，都可自動參加，提供意見。當凡爾賽在委員會討論之際，形形色色的代表團，參加討論，甚至激烈對和約攻擊。意爲美人，亞美尼亞籍美人，以及新近歸化美國的愛爾蘭人，各爲「敏

國」辯護，反對條約中之某一條款。在墨西哥問題舉行公開訊問時，煤油巨子多格萊(Dogerty)曾出席中述各煤油公司活動的情況。訊問記錄，若干公開印行，若干保持秘密。委員會如認為必要，仍可赴國外考察，惟此舉鮮見實行。一九二七年，參議院抨擊柯立芝總統對墨西哥及立加拉圭(Mountana)的政策時，總統曾提議由外交委員會，實地調查，而參議院及委員會，均無熱烈反應。故此種工作方式，迄未充分利用。

委員會討論結束後，制成一種或數種報告。因委員會對任何問題，難有一致之決議，故除多數意見之報告外，尚有少數意見之報告。昔法學學者杜克維爾(Dugueville)論美國民治制，謂美國少數意見見例被抹殺。然在外交委員會，則不實用。美國多數黨在參議院很難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數，而條約的批准，需要此數。故少數意見之報告，每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如此項少數議員，團結一致，亦足決定條約的命運。美國為憲法制，委員會對外交問題，通常有兩種不同的報告。不過參議員以感情上及經濟上的因素，在同意之中，可能有不同意見。異黨之間，可能有相同意見。因此外交報告，常常在兩種以上。譬如外交委員會對凡爾賽條約，則有三種不同的報告。報告的結論，或為完全接受，或為完全拒絕，或為附有修正案或保留案的接受。委員會更可延長時日，不置可否。委員會如對某項條約，表示不滿，但以政治原因，不便表示顯明態度，可聽其自然，作無限期的擱置，他亦不負任何責任，即或在道義上應受譴責，然究屬渺茫。所以討論條約，無時間限制，為外交委員致勝的重要工具。在外交委員會中，主席尤具特殊地位。他的職責的重要，往往可以比擬國務卿。主席的產生，原則上由委員中選出。事實上，則由在會資歷最久者擔任。所以選舉之說，備而不用。主席的去職，例須獲本人同意。委員會主席中途辭職者，更不多見。因此委員會主席每多勳業德望，素極尊重之士。他為委員會多數黨的代表，更常為參議院多數黨的首領。因為地位的高崇與鞏固，又能超然於黨派之外，獨具卓犖的見解。波

拉(Borah)，畢德門(Mitchell)之流，眼光銳利，學識並茂。他們不僅為黨人，且為國士。主席的任務為主持會議，起草多數意見的報告，並可操縱討論，左右會衆的趨向。除此以外，他既代表參議院向總統發言，又代表總統向參議院傳達意見。他一面有參議院兩黨首領的信任，一方受行政首長的囑付。他為行政與立法兩權的溝通者，條約命運，一半握在他的手中。每當國際事變發生，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意見，為國人所注意，為國外所探詢。他為對外交有權過問的委員會的主席，又為接近總統消息靈通的要人。總統需他協助，便利政策的推行，如有人不滿總統的政策，又希望他對總統行動加以限制或糾正。他有委員會及參議會的多數黨做他的後援，更常有全國清議為他張目。總統反對威爾遜總統，終於發動輿論，領導國會，否決了凡爾賽和約及國聯盟約。無論他的動機為公意抑為私見，外交委員會主席與總統鬭爭的結果，足以表示他的權威。

二、經參議院全體的議決：一切條約，經委員會審議後必需要全體參議員的表決。這是條約存廢最重要的關鍵，也是行政當局與立法爭辯最烈的階段。海約翰在他的「迴想錄」中，追憶他與參議院的痛苦關係，他對參議院的行動，曾憤慨的說：「條約送至參議院，一若雄牛的踏進圍牛場。牠將受何種打擊，任何人不能預知。惟有一事可以確知，即雄牛出場時，將不復如以前的生動。」海氏嘗云：「余似受子彈之傷，纏綿之苦。」其實這是他一時負氣的言詞。參議院對條約雖加嚴格甚至苛刻的討論，但是並非所有條約盡在上院消滅，亦非所有參議員，熱心於條約的研討。但是如有少數議員，對條約提出異議，或故意阻難，條約的前途，即凶多吉少。當條約由外交委員會送返參議院以後，在辦公室稽遲一日，隨即作第二次的宣讀（第一次在最初送達參議院時舉行）。後即開始討論。參議院亦由立法機關變成行政機關，公開的或秘密的討論條約內容，以期繼續行政機關的工作，完成訂立條約的程序。討論如在秘密中進行，院外人士即不能參加。惟一般民衆，仍可知其梗概，日報中時時透露若干消息。公開

討論條約的機會較少。如參院宣布完全公開討論，或將有其他政治動機。當參院決議將凡爾賽條約公開討論，其目的則在以激烈的演說，激發輿論的情緒，釀成全國反對和約的空氣，來做拒絕批准的根據。當參院討論終止後，即另組成全體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Whole)，逐條表決。外交委員會如有保留案，此時亦附帶討論。每一參議員更可由拉出其他保留案。在此階段中，表決只需多數。此項工作完成後，參議會復由全體委員會，變為原來的參議院。正式對條約公決。此時需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參議院對條約的保留案，在憲法上並無明文規定。惟習用已久，已成爲參議院反抗總統的重要利器，成爲參議院對外政策的記錄。參院無權締結條約，卻有權否決，更可以保留案，將條約的用意，根本推翻。此外參議院可以其他方法，變更條約的性質。他們如果認爲條約命意不明，即提出一個「解法」 (Interpretation)，或認爲條約不合需要來提出一個修正 (Amendment)。他們雖不改變條約，卻指示美國人對條約的觀點，無形的改變條約上美國人應盡的義務。在保留修正或解釋中所表示的意見，往往可以代替美國與他國締結條約。他更可用以上的方法，使條約爲其他締結國所不能接受或總統所不能忍受。他雖表面對條約未加拒絕，事實上可置條約於死地。參議院處置條約往往謹慎從事，往往流於偏激。一切情形，根據總統與上院的關係。從一七九五年至一九〇一年，參議院對條約提出保留或修正案共八十一件。其中五十四種條約已由總統批准。二十種條約以修正太甚，總統終予撤回，或締約國不願接受。一九〇一年以後，參議院對條約的統制，愈爲嚴厲。一九〇七年美國學者漢因須 (Reinhold) 云：「在克立夫夫就任總統後，行政當局與參議院的關係愈趨緊張。一部份由於行政之不孚衆望，一部份因爲人民不願意與英國締結仲議條約。及至麥金利就職後，上院與總統，感情較冷。惟若下重要條約仍被參議院否決或修正。參議院對條約限制甚嚴，幾乎每一條約均附有修正案，以致條約原意，常被抹殺。」可是參議院直接拒絕條約，並不多見。據國務院的統計，從一

七八九年至一九三五年，提出參議院的條約共有九百六十九件，遭參議院拒絕的，僅十五件。惟經修正的，有一百七十三件。一次大戰以後，參議院對條約的修正，尤爲常事。柯立芝總統原主張美國參加國際法庭，惟參加法庭的條約送至參議院後，經上院提出重要的保留案，他國不肯同意。總統亦突變態度，在康賽斯城 (Kansas City) 發表演說，贊揚參議院的政策了。

因爲條約批准及人事任命需三分之二參議員的同意，即每一條約，要九十六人中六十四人的贊同。此項規定，使美國外交行動，發生重大掣肘。第一、此種限制，已非必要，憲法起草人有此規定：一爲防止總統專權，一爲保持孤立，不締結所謂「糾葛的同盟」 (Entangling Alliances)。前者爲保持民主傳統，未可厚非。後者以時代演進，美國已成世界強國，她要保障廣漠利益，更需維持國際和平。美國必須參加國際政治。前項規定，使美國行動，受很大的限制。同時其他國家，在與美國締約的時候，常常顧忌該約是否可以獲得美國參議院的通過，總統簽訂的條約，是否可成定議，如此增加國外對美國行動的疑慮，並以減少對美國的信心。第二、各邦利益懸殊，對條約雖有大多數相同的見解：參議員既由各邦選出，代表複雜利益。各邦的氣候，文化，地理，物產，相差甚大，往往在利益上，發生衝突。工業發達區域的參議員，同情發展實業的條約。而中西部的議員，則擁護農業利益。紐約的代表，每爲銀行界發言，喬治亞的代表，注意棉花貿易。大西洋沿岸的居民，多願與歐洲發生密切關係，西部居民，又注意東方民族移殖問題。參議員代表的利益既殊而條約的批准又如此嚴格，所以任何條約，均有人表示不滿。只需十三人，即可使條約通過。第三、表決未必代表多數民意：如條約，遭受否決，否決票所代表的人民，或僅少數。因爲每邦選出參議員二人。如有十六個小邦的參議員，加上他邦之二參議員，即可阻止條約的通過，來反抗輿論較大的三十二邦的民意。如薩德蘭 (Raid) 的兩參議員，代表人數約六十萬，或新墨西哥 (New Mexico) 兩

參議員，代表人數約三十六萬，他們的票決權，與人口約一千萬的紐約代表相等，這是不甚合理的現象。無怪海約翰威明的說：「我們憲法，無可補救的錯誤，為將條約決議權，置於三分之二以上的參議員手中。他們可以給條約確定的否決，縱或此條約為全國人民十分之九所贊成。」

時代的演進，美國已不復孤立，並切實參加國際政治。在國際局勢變化倏忽的時候，更需要行政當局的當機立斷，大刀闊斧的法幹。美國的民主精神，復根深蒂固，絕不會有獨裁政治的發生。美國人民的知識又普遍發達，對國際情勢，相當認識。因此對一切條約，需經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的辦法，美國的識者，認為有重行討論的

戰後怎樣去處置日本

張明養

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爭將於何時結束，這是誰也不能作肯定推測的問題。不過就目前各方面的形勢看，勝利已經在望。戰爭的結束為期已不遠了。蔣主席在去年秋天曾預測戰爭可在一年後結束；去年年底美國民意測驗社會提出「對德對日戰爭將在何時結束」一問題，徵求全國人民的答案，結果相信對德戰爭可在一九四四年結束的佔百分之三四的多數，相信對日戰爭可在一九四五年年底結束的佔百分之二十七的多數，所以戰爭的結束，大概總在一二年之間了。

保衛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既然即將勝利地結束，那末戰後怎樣去處置德國與日本，這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同戰後和平的維持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從戰爭開始爆發以後，歐美已有很多人注意戰後怎樣處置戰敗國的問題，不過他們的重心大都集中於對付德意，而

必要。譬如佛蘭（Francis B. Fox）在八月份哈卜斯維志（Harpur Magazine）一文中，討論此項問題，曾提出兩個論點：就是：一、條約僅提出參議院，還是提出參議院與眾議院。二、條約的通過，需三分之二贊成，還是僅過半數即可。美國憲法的規定，原為防止專政，保持孤立，為消極的保障民主。而新時代的任務，則在加強行政與立法的聯繫，擴大人民對外交上的統制，為積極的發揚民主。美國的憲法，是否因時代需要而修正，不僅為公法學者所研討的問題，亦且為關切美國外交動向者所注意。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於廣東樂家石堡。

對於遠東的日本則較少注意。我們中國本是對日作戰的主要大國，對於戰後應如何處置日本，理應多加注意與研討，不過關於這方面所發表的意見還不多，因此筆者就乘此勝利在望的時機，對於戰後怎樣處置日本一問題，提供一些原則上的意見。

在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一問題之前，我們對於某些歐美人士所發表的錯誤觀念，必須先加以糾正。這些錯誤觀念是關於戰後日本在遠東應處於何種地位的一個基本問題方面的。

在戰爭爆發後的開頭數年中，有不少歐美人士發表意見，主張戰後應維持日本在遠東的強大地位，這種議論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更為流行。現在雖然由於戰事的繼續發展與世界民主勢力日益不斷的擴張，這種議論已經日趨減落，但是在國際間仍有不少人士懷有這種的

謬見，所以我們在這里討論戰後如何處理日本時，還值得加以檢討與糾正。

在戰後維持日本強大地位的謬論，其出發點實係根據納粹黨斯霍弗（Hug Stohrer）的理論。其在美國的典型代表當爲雷納（C. E. Renner）教授與史畢克曼（N. G. Spikman）教授。前者在 *Collier's* 雜誌上發表一文，完全承襲斯霍弗的主張，贊成德日美三國各在歐亞三洲勢力圈內佔一稱霸的地位；並提出東三省劃歸蘇聯而將蘇聯濱海省劃給日本的怪論。後者主張戰後要維持一個強大的日本，並贊成日本仍得保有東三省與高麗。這些人提出這樣荒謬的理論，主張戰後仍維持日本在遠東之強大的地位，其動機究竟是什麼呢？歸納起來大概可以分爲三種：

第一種動機是他們以爲戰後中國將成爲一個強大與獨立的國家，不免懷有侵略的企圖，因此要有一個強大的日本來制止之。

第二種動機爲一個強有力的日本可以防止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勢力的擴展與蔓延。

第三種動機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可以與一個強大的中國、一個強大的蘇聯，在遠東維持着均勢的局面，發生相互牽制的作用，暫保遠東的和平。

不管各人出發的動機如何，但所得到的結論是同一的，即戰後仍須保持日本強大的地位。由這個結論出發，必然要發生下述的二個結果：第一，要保持日本強大的地位，自然讓日本仍保有強大的海陸空軍力不可；第二，日本既須保有強大的海陸空軍力，以維持其戰後之強大地位，那末，我們就無法擔保日本人民不再演其重建帝國——東亞新秩序——的侵略把戲。如果這樣一來，我們的鮮血不是白流了嗎？我們的戰爭不是白打了嗎？

所以這種荒謬的立論，不但其動機不切合事實，而且也與現在同盟國作戰的目的大相違背的。我說它動機的不合事實，是因爲中國在戰後雖必將成爲遠東的與世界的強國，但並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

國家，蘇聯也不會憑藉其戰後的優越地位，而輸出社會主義於全世界；所謂均勢制度已不適用於維持戰後遠東的和平。我們說這種立論違背了同盟國作戰的目的，是因爲大西洋憲章與莫斯科四國宣言中已決定解除侵略的武裝，卡薩勃倫卡會議中已決定侵略國的無條件投降，以及在開羅中英美三國會議中已決定日本要吐出一八九四年後吞進去的所有領土。所以這種荒謬的理論，現在已爲戰爭的現實所清算，而在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一個問題時，不應再置於我們的考慮的範圍之內。

二

清算了上面所說的謬論後，我們就要根據同盟國所已決定的作戰目標，來討論戰後怎樣處置日本的問題。這裏所謂「戰後」，自然是指完全戰勝日本，使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時期。

在戰後我們要求日本吐出一八九四年後所強佔去的領土，要求徹底解除它的武裝，要求它賠償戰爭中同盟國所受的損失，要求沒收其在國外的權益與財產，要求懲辦屠殺無辜人民的軍人等等，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們不必加以詳細討論。我們所特別討論的是怎樣在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思想方面去處置日本，改造日本，使其成爲遠東的一個安分守己的和平國家，而不復成爲擾亂遠東和平與世界和平的侵略因素。這是處置戰後日本最根本的問題，如果這些根本問題不能得到妥當的處置與解決，那末再過二三十年以後，日本又可成爲擾亂世界和平的侵略勢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那末我們在戰後要怎樣去處置日本與改造日本，纔不致使日本重又成爲擾亂世界和平的因素呢？首先在政治方面，我們必須要使日本成爲一個徹底的民主國家，因爲民主政治的徹底施行，就是世界和平的切實保障，而「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無論在那一個國家中，大多數的人民都是愛好和平與反對戰爭的，如果他們享有充分的民主權

力，即使其中有少數人想奪取政權，發動對外侵略，也可以極大多數的人民力量加以制止。但是我們怎樣使日本在戰後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呢？大西洋憲章第三條不是規定說，聯合國要「尊重一切民族選擇他們自己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嗎？如果戰後日本人民所選擇的政府形式仍爲目前半封建的軍事法西斯制度，我們也應予以尊重而不干涉嗎？關於這點，我們絕不能拘泥於條文上的文字，我們也絕不能像艾登所一度解釋的那樣說，納粹制度即使作爲德人的選擇政府形式，祇要它停留在一九三五年的疆界以內，也未始不可的。我們應當瞭解大西洋憲章所說由人民選擇的政府形式，是指人民在享有澈底民主權利下所選擇的政府形式，如果是少數人用武力所造成的政府，或雖用民主的形式而不能表達真正人民的選擇的政府，同盟是可以不予尊重的。

關於這一點，莫斯科三國會談所發表的意大利宣言，已給我們處置日本的一個極佳的示範。在對意大利宣言中明白說：「予意大和人民以每一機會，建立以民主原則爲基礎的政府機構，」「意政府應容納始終反對法西斯主義之意人民團體的代表，而使其與民主化，」「意人民應完全恢復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與公共集會的自由，並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釋放一切政治犯，澈底消滅法西斯勢力，意人民有「最終選擇其政制的權利」。這一切規定，當然可以同樣的適用於戰後對日本的處置。這種具體明白的規定，不但可以作爲大西洋憲章第三條的詳細註釋，說明戰敗國人民祇有在享受充分民主權利後所選擇的政府形式，纔能得到聯合國的重重，而且還杜絕了那些反對戰後干涉日本政治的人們的藉口。

所以就政治方面說，我們必須徹底消滅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主義和平封建的統治制度，取消皇室和元老重臣的享受的大權，削弱樞密院貴族的特權，採行普選，直接、平等的選舉制，增強下議院的權力（目前衆議院可說祇有通過重權）與民主性。我們雖不一定主張要廢除日本天皇制度，但至少要廢除深人日本人民心中的崇拜天皇的

思想。對於軍部的唯權上奏權和軍部控制內閣的特權，也必須予以澈底的消滅。在這些初步的基本條件實現後，那末日本人民才能行使充分的民權，選擇他們自由意志所表現的政府形式，這個選擇出來的政府形式必將爲民主的政府，必將受到同盟國家的尊重；也祇有在政治上採取這種澈底的民主政治，方能使戰後的日本成爲一個維持和平的國家，而非擾亂和平的份子。

其次，在軍事方面，我們要在戰後澈底解除日本的武裝，這包括着毀滅日本侵略的武器，如軍刀、短刀、巡洋艦、航空母艦、潛水艇、重砲、坦克車、戰車、飛機等等；毀滅各處的要塞與砲台，廢除徵兵制度，限制常備軍的人數和防禦武裝的數量，且因造艦廠與軍火工廠，禁設參謀部與軍官學校，廢除爲戰爭準備而設的軍事訓練，這些都必須在和約中予以規定。

不過最要緊的是下述的三點：第一，澈底毀滅日本的軍部組織，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發動機關。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軍部是一個特殊的軍事機關，對於全國政治具有極大的控制權。所謂日本的軍部係由大帥府、軍事參議院、海軍省、陸軍省、和陸軍的總司令部所構成的。軍部享有輔弼上奏之權，它在內閣中保有獨立性，內閣不但不能支配它，而反受它的支配。到了最近十數年來，歷屆內閣都成了軍部傀儡。日本對華對全東亞發動侵略的戰爭，都是由軍部所主動的。所以在戰後必須澈底毀滅這個特殊的軍事機構。軍部應置於政府之下，受政府的統制與指揮。

第二，戰後不但日本的特殊軍事機構要加以毀滅，而且還須進一步澈底消滅日本人民之軍國主義的思想。這種軍國主義的思想是被日本軍閥所利用以實行其侵略政策的必要因素。在日本人民中，軍國主義的思想是非常普遍與深人的，日本人民自幼即受軍國主義思想的薰陶與教育。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其「使日回憶錄」第六章「日本的青年」中，曾這樣說過：

「在日本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即時常看見尚未長大的青年，戴

了軍帽，做軍事遊戲；更驚奇的，隨便經過一個學校操場，總可聽見一些十二歲模樣的童子，拿着真的鎗和刺刀衝過廣場時拼命叫喊的聲音，情形非常逼真，使人不寒而慄。……日本的兒童自幼即受軍事訓練，以備將來作戰，培養他們有一種偉大而幸福、將來為國家戰死於疆場的思想。

從這裏我們可知道日本人民自幼即養成一種軍國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而深入於人心坎中的思想，正被軍閥利用而發動他們的侵略野政策，所以我們在戰後必須要澈底剷除這種軍國主義的思想，然後方不至於重蹈德國重興的覆轍。

再次，就經濟方面說，戰後我們必須解除日本工業上的武裝。

『我們必須毀滅一切殘存的日本戰爭工業、重工業、以及機器製造工業。假如這些工廠不被破壞的話，他們應該遷往受過日本蹂躪的受災區域，作為賠償損失的一部分。而日本的輕工業也應加以限制。』

（見孫哲生氏為紐約時報週刊所作「如何解決日本」一文）

除了這些以外，我們還應管理日本的國際貿易。康特里夫（J. C. Conrife）教授在 *Conrife for a Post War World* 一書中，認為國

際貿易在政治上必須有一種嚴格的管理，以防止集權主義國家利用外匯去恢復其經濟上的侵略。這種意見當然適用於對戰後日本經濟的處置上。至於大西洋憲章第四條所說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以及美國與許多聯合國所訂之互助協定關於「廢除國際貿易中的一切差別待遇之方式」，和「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等等規定，也可適用於日本。因為過去日本不但對歐美等工業國高築關稅壁壘，即對我們這樣工業落後的國家也高高築起關稅壁壘，使我們在經濟上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對於戰後日本的國際貿易必須加以管理。

至於日本內部的經濟制度以後應如何改造，以便使日本人民不再受大資本與地主的苛酷剝削，而能過着較舒適的生活，那只有讓他們自己去計劃與努力。

最後，在文化思想方面，我們也必須設法要加以改造。雖然日本

民族的思想文化有其歷史的傳統與經濟制度的背景，但我們也可就其本身作若干改造的努力。促成目前日本對外實行侵略政策的思想，主要的當為崇拜天皇與軍國主義的二種思想。這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必須加以澈底的消滅。至於消滅的方法當然要牽涉到很多的問題，不過戰事結束後可以立刻實行的，當為設立「和平文化局」。這在挪威政治家漢勃羅（C. T. Hambro）所著的「怎樣獲得和平」（How to Win Peace）一書中曾經提到過，他認為精神的力是支配國家的行為，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已變成了宗教式的信仰，為防止這二種主義的將來死灰復燃，應設立「和平文化局」，負責報告這種傳染的精神的動亂狀況，並建設防止這種動亂的方法，所以這種建設是值得我們採用來處置戰後日本的文化問題的思想。

四

上面已在原則上大致討論到戰後應在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各方面怎樣去處置日本，最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我們不管用怎樣妥當的與巧妙的方法去處置日本，如果負責處置之輩的同盟國家間沒有一致的見解與久長時期的密切合作，那末結果也是不會很好的。我們當記得上次大戰後協約國對於德國的處置，不可謂不嚴厲與週密，但是過了二十年後，德國又復興起而成為擾亂世界和平的主要份子。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上次的處置辦法還有許多不徹底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卻也由於協約國在戰爭結束以後即行拆伙，而不能採取密切的合作。誰都知道上次大戰後，美國即退出歐洲政治舞台，重溫其孤立主義的迷夢，而英法二國則一天天的表現出不能合作的情形。在對凡爾賽和約的執行中，在對德國進兵萊茵不設防區域和扯毀和約中關於軍事限制條款規定的事體中，英法二大國家非但不能採取合作步驟去對付德國，而且甚至還去幫助德國重新崛起的事實發生。在協約國自相衝突而無法合作的國際形勢下，於是德國就有機可乘了。這是前車之鑒，所以我們必須設法使目前對日本作戰的同

盟國家，不但要在戰時互助合作，而且在戰後更應密切合作，採取一致的步驟，在各方面去改造日本，使其成爲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因

素，成爲世界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員。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深夜。

真我與社會我

高覺敷

一般人有時痛罵某人沒有人格。其實，我們可以說某人沒有品格 (Character)，不能說某人沒有人格，因爲品格是含有道德的意義的。阿爾普特 (G. W. Aleport) 舉斯王嘉特 (H. Schwangart) 魏布 (T. Schjelderup Ebbe) 卡次 (D. Katz) 諸人的研究，以爲「動物有無心理學家所稱的 personality 的問題，我們應該予以肯定的答覆；因爲動物在習慣及表情的模型上，表示個性和人類相同。」(註一) 動物且都有 personality，何況於人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人各有其個性，也各有其人格。

然則一個人的人格是實有的呢，或僅爲社會所給他的評論呢？阿爾普特採用兩個名詞用以辨別人格所有這兩種的意義，即「biophysical」(生物的物理的) 和「biosocial」(生物的社會的)，但是這兩個名詞譯作中文未免笨拙，因此我們乃稱前者爲實有的，後者爲社會的。社會學家往往看重人格之社會的意義，以爲人格只是一個人所給社會的印象，例如佛勒銘 (F. G. Flemming) 以爲人格「爲能使他人受其影響的那些習慣或動作。」(註二) 林克 (H. C. Link) 便以「人格爲一個個體所給社會的總效果」。梅伊 (M. A. May) 的定義更爲簡短，他以爲人格乃一人所有「社會刺激的價值」。換句話說，「一個人的人格乃由於他人對於他的反應所規定」。我們倘引申這句話或可說他人以爲我們爲何如人，那就是我們的人格了。

人格既可視爲「社會的事實和產物」，(註三) 則人格的屬性當然也可如此。譬如梅伊以爲人格的屬性只是些便利的名詞，用以稱那些

含有共同原素的行爲的種類或性質。它們不是心理的實體 (psychological entities)，乃是「習慣分類的範疇。」(註四)

這個 biosocial 或社會的觀點自然要受社會心理學家的歡迎。柏爾拿 (L. L. Bernard) 說：「社會我在人格內比肉體的我尤爲重要。」那末人格心理學便要以了解社會我爲主要的目標了。關於社會我，詹姆士 (W. James) 說：「我們不僅爲羣居的動物，欲爲他人所見，而且有欲引起同類者的好感之先天的傾向。……假使我們進了屋子沒有人理會，說話沒有人應答，做什麼活動也沒有人管，而我們所遇見的各人都冷若冰霜，似認我們爲有若無一般，則必將使我們憤怒而失望。我們寧願身體受最殘酷的刑罰，還覺得較爲舒適，因爲刑罰縱甚殘酷，尚不足使我們自覺陷入不值得他人注意的境地。」(註五)

我們在社會內既欲引起他人的注目，於是一言一動都欲令產生社會的影響，而我們所有社會我也隨不同的情境而不同了。所以詹姆士又說：「一個人有多少人認識他，心內帶有他的影像，他便可說有多少社會我。損害了這些影像，便無異損害了他的生命。但是帶有他的影像的各人自然可分成若干類，因此我們可以說有多少集團中人的意見是他所關心的，他便有多少種不同的社會我。他常以他的不同的方面，顯示於這些不同的集團之前。有許多青年在父母師長之前，便貌似嚴肅，而在他的粗暴的少年朋友羣中，便賭咒誇口，有如海盜了。我們在兒女面前和在俱樂部的好友面前，在顧客或雇主面前，和在知己的朋友面前，都不免有不同的表示。」

據詹姆士的觀點，社會我有一部分和身分或名譽相同。保持名譽就是要保持社會我的地位。「譬如一般人可因避免虎疫的傳染棄城而走，一個牧師或醫生便將以為此種行動為他的榮譽所不許。一個人在某種情境之下可託詞逃避而不污辱其社會我，但是一個軍人為保持其榮譽，便不能在相同的情境之下作戰效命了。一般私人發生金錢的關係而無傷於榮譽，至於法官及政治家因保持身分便不能發生這種關係了。」（註五）

所以我們在社會中生活，我們的社會我實在是我們人格的要素。我們倘因此便認人格或人格的屬性不外為社會的產物，換句話說，單研究一個人的社會我，而不問其真我，在學理上是否可以允許呢？阿爾普特便力斥這個觀點的謬誤。（註六）他說，「這個推論果屬正確，那末我們或可說一尾魚，一株樹，或一顆星，也都可僅根據其『社會刺激的價值』而予以定義了。因為科學家對於它們的知識，難道不得之於其刺激的性質嗎？哲學家固常主張科學家自己的知覺為物之存在與否的最後的試驗，然而科學家也確可推論魚、樹、及星乃存在於他自己的心靈之外。假使他由於感覺或判斷的錯誤，認魚為鱗，認樹之大超出於其實有面積的兩倍，或更認星為一乳酪球，則這些實物之本有的性質初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就人格說也復如此。我們認知他人固僅以其刺激的性質為根據，但是我們的判斷及知覺的錯誤，不能改變他們的人格，也正猶一個星不因好嘗乳酪之味的科學家的錯覺，而變為食品一般。」所以據阿爾普特看來，「人格之為一客觀的事實和自然界的其他事件相同；我們沒有特殊的理由，可將它選出而予以生物的社會的定義。」

關於人格的屬性，阿爾普特也反對生物的社會的觀點。假使人格的屬性必為他人所知覺，然後始有其存在，那麼他便要問：「佛來特（Fletcher）未到荒島之前，魯賓遜難道便無屬性嗎？最後留存於世界之人，因為他的朋友全都死亡，難道便忽然消失他的屬性嗎？」所以主張人格的屬性，正有似於人格，都為實有的，或生物的物理

的。

這個問題徹底地討論起來，便不免涉及哲學。我們現在姑就社會心理學的實用的觀點予以批判。孔子說：「不思人之不己知，思不知人也。」又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你為什麼說，他人不知道你呢？或你不知道他人呢？大概他人所知道的你，和實有的你，和實有的你，你的學問、道德、品格、或才能，他人所知道的和你所實有的相距很遠。你不以此為慍，孔子便許你為君子人也。反之，他人所實有的他，和你所知道的他，相去很遠，你就算是不知人，是你在社會事業上的大患。

人之知我，我之知人，都可有過和不及之弊。不及可使入「慍」，太過則使人虛偽。從前有一個朋友，留學外國的時候，寫文章介紹當代哲學。發表的文章既有了相當的篇幅，社會中人遂稱譽他為一位哲學家。但是他雖有哲學家的聲譽，而其實有的我却不足以副之。第一、他沒有讀西洋哲學家的原著的能力，第二、他也沒有獨創的見解，他要保持他這個榮譽，乃不得不日趨於虛偽。譬如寫一篇哲學的文章，便於參考文獻上列舉許多原著。其實他所讀過的十不及一。這究竟不容易騙得過同行。因此他常感受到不可訴說的苦痛。所以我們倘不考慮一個人的真我，而單憑他的社會我以評斷其人格，則他人以他為哲學家，難道他便真為哲學家嗎？阿爾普特以為人格及其屬性，不僅為社會的，且兼有其實際的存在，也確有根據。人之知我，我之知人，都不能以真我為參考比較的標準。

然而一個人的實有的人格及屬性，是否僅為客觀的存在而不必為我們所知呢？假使入世界中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入格或其屬性，則上文所云比較參考，又如何可能呢？為解決這個矛盾，我們乃只得假定集多數人或善於觀察者的意見，便可化主觀為客觀。譬如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以孔子的這種觀察的技術，想來必可發見一個人的真我，或本來的面目。孟子以觀察賢否的技術，告訴齊宣王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這固知人的方法，係參照多數人的意見，而證以自己親身的觀察。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的性格及其屬性之「生物的物理的」存在，究竟還以其生物的社會的存在為推論的依據。

其實阿爾普特也未始不明白「生物的物理的」假定的困難。他討論一個人有無自知之明的時候，以為「無論何人都有三種性質：(1)是他所實有的，(2)是他自以為有的，(3)是他人以為他所有的。在理想上，自知之明的測量可根據第二項和第一項之間的比例。因為一個人自以為何如人和他實在是何如人互相度量，便可予他的自知之明以完滿的規定，正確的指數。但是他在生物的物理的意義上果實為何如人，不易有積極的證據。因此，一個人的自知之明的最實際的指數為

第二項和第三項之間的比例，或自以為何如人和他人（尤其是心理學家）以為他是何如人的比例。」因此，我們在理論上須假定人格及其屬性有客觀的或生物的物理的存在，但是某人究竟有何種人格或何種屬性，便須利用社會的評斷以為推論的根據，無論這評斷人為善於觀察的孔子，或精於測驗或診斷的心理學家。所以你如高與儘可認某人為聖賢、豪傑、或小人，但是某人為何如人，社會自有公論，決不因你認魚為鱸，魚遂化而為鱸，指鹿為馬，鹿遂化而為馬的。

(註一)見 W. G. Allport, Personality, 24, Footnote.

(註二)阿爾普特引，均見同書四〇至四一。

(註三) L. L. Bernard 說：「正猶自我要不外為一種社會的產物，換句話說，正猶社會我在人格內比身體的我尤為重要，所以人格也不外為一社會的事實和產物，雖然非完全如此。」見其所著之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235。

(註四) M. A. May, J. Soc. Psychol., 1932, Vol. 3, 183. 阿爾普特引，見前

引書二八七。

(註五) Psychology, Briefed Course, 174-180.

(註六)阿爾普特前引書，三八至四三，二八七至二八九。

潼關以上黃河水利與西北經濟建設

李書田

一、導言

黃河為我國第二大河，世界第七大河。幹長約近四千七百公里。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脈東北麓。其最高分水嶺為崑崙山之間達素齊光峯，高出海五、〇〇〇公尺左右，下注經星宿海及扎陵、鄂陵二湖，再繞大小積石山，經甘肅、寧夏、綏遠、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九省，共凡九折，入於渤海。流域面積約為七十三萬方公里。如遼寧、冀、魯、皖、蘇、浙平原計入，則為一百二十六萬方公里。自水源至潼關約近三千六百公里，自潼關至海口約近一千一百

公里，孟津以下，自古多害。然應用今日之水工科學，不惟可以祛除宿患，亦可控馭輿利。潼關以上，黃河幹支流域，西出雪山，南起北嶺，北盡流沙，東及太行。流經藏、回、蒙、漢蕃衍棲息之所，青、甘、寧、綏、晉、陝六省之腹地。大西北領域，除外蒙及新疆，悉附隸於此黃河之上中游，佔全長逾四分之三，重要支流，幾全已來匯。經探索黃河之病理，下游整治之鎖鑰，在其中游幹支流域。西北經濟建設之所資，首為交通，次為農田水利，再次為工業化所需之動力資源，均可於黃河上中游幹支流獲得鉅量系統之解決。潼關以上黃河水利，洵屬西北經濟建設之經，乃配合發展西北農牧工礦之主

動力。試詳述其故。

二 節制洪流防止泥沙——下游整治之鎖鑰

黃河流量，由青甘下迄寧夏西部，逐漸遞增。出青銅峽後，下達河曲，流量則逐漸消失於此大紆迴之河套。晉陝交界河曲潼關間，由東西來匯之支流衆多。夏秋之際，山洪暴發，其注河之總流量，遠超出來自河曲以上者。黃河洪水流量，自民國八年開始測驗以來，陝縣最高紀錄爲民國三十一年之二萬五千左右秒立方公尺，超出下游堤防安全排洪量幾達一倍。如全恃堤防之加強，不惟有失經濟之道，且虞一旦潰決，災禍過鉅。故爲解除黃河下游之水患，除應整理堤防及治導下游河床外，應同時迅在沁洛以上幹支流，尤其在潼關以上各支流，建築攔洪水庫，使黃河洪水下行時間延長，洪水峯減低，俾下游堤防，獲得安全。至設攔洪水庫地點，無定，延水、汾、涇、渭、北洛、及其他支流，均可勘得適當地點，以建一系統化之攔洪水庫羣，互爲輔依，以減殺洪水峯，而安定下游。各攔洪壩以上之各受水區域，則宜建置攔沙壩多道，并儘量施行水土保持，務期攔洪水庫之有效壽命，儘量延長。

次言防止泥沙。全中國土壤冲刷，以黃河流域所經之黃壤區域爲最烈。但河曲以上，黃河含沙量，並不甚高。據黃委會觀測結果，黃河在包頭最大含沙量僅2.55%，最小祇0.22%。由河曲經晉陝交界至潼關下迄陝州，注入之泥沙甚多。故黃河流域，以河曲至陝州間黃河幹支流域之土壤冲刷爲最烈。而此區域最鉅之泥沙來源有兩區：一爲涇、渭、洛流域，一爲潼關至陝州一帶。就中尤以涇河爲最多，而涇河隴東支流環河所含泥沙，乃其極度最多者。孟津至海口之時常冲決，其主要原因，即由下注泥沙過多，流力無由含轉達海，遂致河床淤墊隘敗。故爲保持水土，增加農產，回應防止冲刷；而爲治理黃河，防止冲刷，亦屬重要。除黃委會已在關中設有關中水土保持實驗區，在隴南設有隴南水土保持實驗區外，隴東、陝北、晉西、及河南

西北部之嶺北區，亦各應設置水土保持區。按水土保持實驗之目的，爲研究確定各種最簡單經濟易行之有效科學方法，使農民均能依照普遍推行，行政院美籍顧問羅德民博士前往西北考察，所見略同。水土保持工作方法，與農林有關者爲：植林、種草、條作、輪作等高耕、施肥等；屬於治土者爲：梯田、堤埂、礫幕；屬於治水者爲：溝洫、山洪灌漑、潛壩、谷坊、壩堰、排水、洗碱等。以上各種方法，自大禹致力乎溝洫以來，中國自古農民多沿用已久，惜無人應用科學方法研究，致尙未能作成有系統之具體可以依照實施之技術法則。此後應注意從事，藉免表土下移，減低西北農產，淤墊下游河床。

三 水道航運——西北交通之動脈

黃河自星宿海至青海循化東之蹟石關，約六百五十餘公里，是爲河源段。以下穿過劉家峽、朱喇麻峽、小峽、大峽、烏金、紅山、黑山、青銅等峽谷，兩峽谷間，恆有小平原。自蹟石關至青銅峽下口，約一千一百五十公里。自青銅峽下口至河曲約近一千一百五十公里，即所謂河套。以下自河曲至潼關，完全爲晉陝交界，約六百公里。所有黃河本身，及其最大支流渭河，暨北洛河下游，與洮河湟水等，均有通航希望。現在黃河在青海貴德以上，毫無航運可言。貴德以下迄甘肅洮河口，木排牛羊皮筏，可分時通行。洮河口以下，暢通皮筏。甘肅靖遠以下，始間有木船。青銅峽以下至包頭，木船最多。包頭至河曲，亦通木船。包頭寧夏間，清末以來，曾再三試航汽船。往事雖未成功，但如整理水道與特別設計船隻，相輔而行，必可成功無疑。應用船後高出水面之漿輪，以推轉前進，既免沙粒之磨損，復無撞毀重要機件之危險，或即解決之方。又湟水自西寧起，即可通皮筏。洮河現時可分段通行皮筏。渭河咸陽以下，可以行舟。將來幹支流河道整理并間輔以開壩之後，洮河木船可通臨洮、岷縣。湟水木船可通西寧。黃河本身，貴德洮河口間，將來可使暢通皮筏；洮河口至蘭州間可通木船；蘭州至包頭，可通行一二百噸拖船，包頭至韓城，經壺口

龍門等處船閘，可暢通木船；韓城至潼關以及潼關以下，均可通六百噸拖船；韓城潼關間，通航較易，可提前整理。蘭州至寧夏，水道，以穿過峽谷六處，工程較巨。然成功以後，易於維持。其中大峽兩岸，自古以來，並人行道而無之，若不忽速開通，即河道測量及上行挽船，亦均無從立足也。渭河河道之整理，應期由潼關至咸陽。可行三百噸拖船；咸陽至寶雞可行一百噸拖船。渭河雖與隴海鐵路平行，但以鐵路運費較昂，通航仍屬需要。且整理渭河灘地約可得良田一百四十萬畝，內無碱地，既可增益生產，並可與整理水道相輔而行。

查開發西北，首重交通，水道運量既大，而運費又廉，在西北下行運輸，多為農林牧土產，航運尤適需要。西北寡水田，大車道四通八達，而西北人又不慣行舟，遂棄船運之利，并非西北河流絕對不可改進以通航也。西北黃河水道系統，如能依上述，逐步整治，則自西寧可經蘭州寧夏以迄包頭；另由岷縣可至蘭州，亦下通包頭；接平綏北寧兩鐵路以達海口。以上均無平行鐵路，雖西寧蘭州間，有平行公路，因其運費過昂，與運量過微，仍非開通水道不足以濟運輸上之需要。將來包頭潼關間之航路，因河道之整理，與壺口龍門船閘之建築而得通行，則平綏路與隴海路之間，獲一聯絡連道，晉陝交界之產品，亦易下行。至渭河通航更有助於寶雞咸陽西安等陝西各工業區之運輸，俾順河東下，可經河南山東而達海口。綜計以黃河為經之西北水道系統之應次第改進者為：(1)湟水：西寧達家川間；(2)洮河：岷縣河口間；(3)黃河：(a)貴德洮河口間，(b)洮河口蘭州間；(c)蘭州包頭間，(d)包頭河曲間，(e)河曲壺口間，(f)壺口龍門間，(g)龍門潼關間；(4)渭河：(a)寶雞咸陽間，(b)咸陽潼關間；(5)北洛河：大荔潼關間。上述水路交通貫通之後，青、甘、寧、綏、晉、陝諸省物產，均可浮河達海，其裨益於西北經濟民生乃至國防者，併極切要。

四 農田水利——西北農業之所資

黃河流域，在潼關以上，流經青、甘、寧、綏、陝、晉六省。按陝、甘、寧、青四省面積，約共二十四萬萬畝，已耕地約五千五百萬畝，佔全面積約四十分之一；已灌溉面積約九百餘萬畝，佔已耕面積六分之一，佔全面積約二十四十分之一。已灌面積，陝西約二百五十萬畝；甘肅據稱約三百萬畝，但多已廢棄，且河西約佔三分之二，計二百萬畝左右；寧夏已灌溉面積為一百八九十萬畝。青海在漢武帝趙充國屯田時，已引水灌田，據志書所載，其灌溉面積，約九十萬畝。綏遠近年可灌三百萬畝，早年僅可澆灌一半，陝西前經李儀祉先生之竭力倡導，新式灌溉在西北各省中，首屈一指。但據李先生估計，盡最大努力，亦恐難灌既八百萬畝以上。嗣經詳估，則至不易超過五百萬畝。甘肅現由水利林牧公司主辦其事，惟地域多山，平原甚少，其所舉辦者，多為數千畝以至十餘萬畝之小型灌溉。河西平原雖可達千萬畝左右，但祁連山雪水及可能之蓄水與地下水，是否足千萬畝之用，尙待勘測研究。青海海拔過高，僅能種麥及青稞一季，且地亦多山，其灌溉恐難大量發展，縱充量擴充，亦難達二百萬畝。

黃河中上游流域，無論為民生，為國防，均亟應大規模引水灌田，增加農產。就中最有希望者，一為綏遠，二為寧夏，三為甘肅河西。河西因不在黃河流域之內，姑免詳述。關於綏遠境內之灌溉區域，可分三區：(一)後套灌溉區，可耕之地約一千六百萬畝，可灌溉之地約一千萬畝；(二)三湖河灌溉區，可灌溉之地約七十萬畝；(三)薩托灌溉區，在薩拉齊與托克托二縣，即民生渠範圍可灌溉之地約二百萬畝。此渠當時施工太急，設計欠週，進水口太高，洩水渠底過低，排洩山洪，未有設施，宜設法改良。綏遠現在約可灌三百萬畝，早年只能灌一百五十萬畝左右。如將後套及三湖河區儘量整理擴充，并將民生渠加以改進，修完支渠，使綏遠黃河之水，充分利用，則可灌之地，可增至一千二百七十萬畝。如此廣大區域，人口無多，可作戰後移民及移兵屯墾之用。寧夏灌溉亦可分為三區：(一)中衛區，灌中衛、中寧兩縣，最著之渠為美利渠、七星渠；(二)河西區，灌河西寧

夏、寧朔、王羅三縣，係青銅峽以下至石咀山間之條形平原，最著之渠爲漢延、唐徕、惠農、大清、昌潤、雲亭等六渠；(三)河東區，灌河東金積、靈武兩縣，最著之渠，爲秦渠、漢渠、天水等三渠。寧夏中衛河東西三區舊渠，若加以整理擴充，除現有可確保灌溉之一百萬畝左右外，舊灌區可增加確保灌溉者，亦約一百萬畝；如再擴充，新增灌域，亦可有一百萬畝，共可達三百萬畝。按綏遠將來可灌一千二百七十萬畝，寧夏如暫不計入阿拉善區，將來亦至少可灌三百萬畝，兩共一千五百七十萬畝，可爲黃河自甘肅出長城後及由晉陝交界入長城前之廣大墾殖及屯墾灌溉區域，成爲西北建設及國防上之糧庫。

李儀祉先生曾謂如從甘、寧交界選擇適當地點，引黃河之水，灌阿拉善額魯特旗地，約可淤灌一千萬畝，爲戰後移民墾殖及移兵屯墾極有希望之區域。黃河水利委員會雖曾派查勘隊前往查勘，據其報告，較中衛過高，無法引灌，但如從黃河由甘肅秦州出長城後之五佛寺附近引水，因在中衛以上，約百五十公里，依蘭州包頭間，平均坡度，或高出中衛七十五公尺以上。若更利用附近峽谷，築壩抬高水位，兼利航行，且資發電，仍可有導水入阿拉善區之可能。但是否經濟合宜，尙有待於重行查勘。

黃河在河曲以上，泥沙問題，并不過分嚴重。果能採取表面之水，附以啓閉冲沙之設備，可免淤敗渠道。

西北各省，雨量缺乏，由秦嶺山脈每年平均六七百公厘左右之雨量，向北遞減，至綏寧一帶，不過二三百公厘，以迄河西之僅有二百公厘左右。故大規模之灌溉，必須利用河流上游受水區域所集之水量，以灌溉其下游之平原。如綏寧兩省平原之可利用黃河由青甘兩省所來之水，甘肅河西之可利用祁連山雪水是也。此外甘寧兩省黃河流經晉陝七八處，兩峽之間，各有較小平原，皆可引水淤灌，并整理灘地。渭河實難至潼關一段，灘地達一百四十萬畝之多，此段整理灘地，及改進通航，與整理秦嶺渭河間諸山溪，及掘井灌溉，可兼籌并

顧。潼關西北黃渭，洛閭平民朝邑兩縣低原，需要祛除水患，兼施淤灌。將來西北各處水力發電事業發展以後，凡屬高原，如青海貴德循化間沿黃高原，甘肅隴東高原，沿黃高原，陝西渭北高原，晉西南汾河南北黃河東岸高原，皆可應用便宜水電動力，斥水灌溉。晉西南黃汾以上高原，可資壺口龍門水電動力，以斥水灌溉者，約在一百五十萬畝以上。將來改良及設廠製造高原灌溉所需屏水設備及原動力機，亦屬切要之圖。

總計潼關以上黃河流域，除陝西省水利局及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已辦及已計劃興辦之灌溉區外，尙可舉辦灌溉及其他農田水利之區域如下：(1)青海，(a)湟水流域，(b)貴德循化間沿黃高原；(2)甘肅：(a)隴東高原，(b)沿黃河所有兩峽谷間小平原保塆淤灌與整理灘地，(c)沿黃高原；(3)寧夏：(a)中衛河南北平原整理擴充，(b)寧夏河東西平原整理擴充；(4)綏遠：(a)後套區，(b)三湖河區，(c)薩托區；(5)陝西：(a)整理渭河灘地，(b)渭北高原，(c)黃渭洛閭黃河沿岸；(6)晉西南汾河南北沿黃高原。

關於西北墾殖問題，就可得之統計資料，祇陝、甘、寧、青四省，約尙有可墾殖荒地一萬萬二千萬畝，爲此四省已耕面積二倍以上，將來如能普遍開發，前途至爲遠大。惟爲最適宜之經濟利用，應宜農者農，宜林者林，宜牧者牧，固不必悉從事農墾。西北植林以雨量缺乏，需時過久，并須有護林設施。但西北儘可發展畜牧，提倡肉食。將來鐵路既達以後，可藉冷藏車，將乳酪肉轉運沿海各大都會。而毛皮油骨，復屬工業原料。西北各省人口較稀，陝、甘、寧、青四省，不過一千八百餘萬，僅當四川一省人口三分之一，而陝西一省，已佔去一千萬左右，甘、寧、青三省總共不過八百餘萬，其中約有六百萬之譜。在廣大綏寧平原各灌溉區所需之農墾勞力，非移民及墾殖所可短時解決。除應由晉、陝就近移殖并移兵屯墾外，尙須採行機械化。在墾殖後，如何使食糧運銷各地，則以青海湟水流域灌溉，寧夏灌溉，綏遠灌溉，及渭河灘地之整理，與夫渭北高原及

黃河高原灌溉，皆沿天然水道，運輸極其便利。更以北接外蒙，西連新疆，實足資為西北國防之糧庫。

五 水電動力——西北工業化之柱石

建設西北，最後必期達於工業化，工業化包括工業之機械化，與農業之工業化，及農業之機械化，均需要動力。普通動力之發生，需要燃料，但西北燃料，相當缺乏，中國產煤區域，遼寧河北，均頗豐富，且多煙煤。山西煤藏雖富，約佔全國百分之五十，但其中有不少無煙炭；陝西雖僅次於山西，約佔全國百分之二十五，但煤層甚薄，普通僅三公寸，開採殊不經濟，且含硫過重，易損鍋爐。故陝西煤藏，為最難得，為用不大。且自陝西迤西迤北，煤之蘊藏量，漸次減少，綏、寧、甘、青所產有限。油礦則適與煤礦相反，西多而東少。新疆及甘肅河西最富，迤東則漸次減少，至陝北則僅見其迹。石油有特種及國防需要，自不宜用作普通動力燃料。現時隴海鐵路，即西安寶雞一段，尚以用河南之煤為宜。將來寶天西展，寶雞蘭州間行車用煤，因沿路缺乏煤礦，極成問題。

補救之道，西北經濟建設所需要之動力，必須利用水力發電。渭河寶雞峽，如築八十公尺之高壩，儘量利用，可發生電力至八九萬匹馬力。惜寶天鐵路路基，雖含盡力提高，然為水力上利用該峽抬高水位及蓄水發電，仍嫌過低，將來或須採取分爲數級之節節利用。該峽迤東之寶雞，已形成工業區，所生電力，自可儘量應用。將來且并可電氣化寶天鐵路。晉陝交界之黃河，如藉築壩蓄水龍門及壺口之水力，均可儘量應用。如在壺口修建五十五公尺高之大壩，約可得三百萬匹馬力。即不修壩，在最低枯水時期，亦可得十三萬五千匹馬力，可以之電化晉陝；用資固定空中淡氣，以製肥料，下輸沿河各省；并可藉電力辟水，灌溉黃、汾區高原。由此而上，甘、寧各峽谷間，可利用之處甚多，為寧、綏工業化動力之源泉。而築壩平緩上游坡度，且與航行有益。蘭州以上朱喇麻峽，不難發生一萬匹馬力以上之電力。再

土黃河劉家峽與洮河口之牛鼻峽，成丁字式，可建築一百三十公尺高之大壩，能發生五十萬匹馬力，則甘肅沿黃高原，均可辟水灌溉，固滋養肥，亦可從事，甘省燃料缺乏，則至燃用馬糞，以俟電力配，家常日用，均可取給。又甘青交界湟水支流大通河之享堂峽，蓄水導流，可得一百公尺左右之水頭，能發生七八萬匹馬力。蘭州附近惟一有希望之小型重工業區。享堂峽之上，即為鑄街，屬甘肅永登縣，其地產煙煤，有石灰石，附近產石膏，自古即產陶器，有火泥，有菱鐵礦，有鉛礦，附近湟水南岸尚有石油苗，現已開採煤礦，并設有水泥廠，煉鐵廠亦正在籌備中。將來鑄街工業區所需之電力，及蘭州與西寧所需之電力，均可取給於享堂峽之水力發電。且發電地點，適在西寧與蘭州之間，各相距約一百一十公里。將來蘭州西寧間之鐵路，亦可利用水電動力，完全電化。其他如青海境內之黃河與洮河上游岷縣迤西，均可利用發電。

甘、寧、青三省人口稀少，不敷農林畜牧工礦交通水利建設之需求，故必須充分利用水力發電，以電力動轉機械，以機械替代人工，庶缺乏勞力之問題，可以解決。蓋每匹馬力，工作能力約抵八人，上述各處以及他處，不難共發生三百七八十萬匹馬力，已可抵三千萬之人工。且電力可晝夜不停，較人工之每日工作八小時，又增多三倍，則共可等於九千萬人工。故在人口稀少之西北，欲大規模從事建設，必須機械化，電氣化。水電動力，不惟消耗費微，維持費省，而因其所替代之人工，尚可不需食糧。假定每八口之家，可有壯年勞力二人，則上述可等九千萬人工之電力，實相當於三萬萬六千萬之人口。現代國與國工作力之比較，應為其壯年勞力與馬力折合勞力之和之比較，此中國人口雖多，而猶未十分強盛，英、美、德、蘇之所以強大，而美國之所以最為強大也。

論者每以西北河流，所含泥沙過多，築壩蓄水，易致淤墊。然苟於水庫之上，溝壑之間，廣建攔沙之壩，受水區域，施行水土保持，階田堤埂，溝壑縱橫，限制耕作方式，較坡之山地，種草而牧畜，更

陡之山坡，植林以培材，則土可保而水自清。縱上述非一時之所可驟致，而祇用枯水流量與適當處所之落差，或築壩而祇為抬高水位，仍可發生相當數量之電力。再論者又每謂含沙之水，易損水力機械。然如沈澱冲刷，各有設施，且泄取表層之水，縱仍不免含沙，其量已渺。而因冶金學術之進步，高度含矽等元素之合金鋼，不畏磨損。現代技術，須綜合多方面之應用。果能預為防疫，則衛生有效，勿待醫療，又何必徒事呻吟，而不利用科學進步之所賜耶？

六 結論

潼關以上，黃河河曲潼關間各支流攔洪水庫之配組，及此水域之

隋唐時代的制科

曾資生

水土保持，為節制黃河洪流與防止其泥沙之鎖鑰，亦即整治下游之鎖鑰。同時水土保持，亦為維持并增益西北土壤生產力關鍵之所在。潼關以上，黃河幹支流水道系統，及其航運之改進，給予西北以運價最廉之交通運輸動脈。潼關以上，黃河幹支流域之農田水利，為西北農業之所資，西北人民衣食之所繫，腹地與外蒙新疆國防之糧庫。潼關以上，黃河幹支流水電動力之開發，乃西北工業化之柱石，富國裕民之基礎，鎮攝邊陲國防工業之所繫也。今日為科學世界，水工為科學事業，以最新科學控制水與利用水者，其國自可臻於富強康樂之境，他處固然如此，中國之西北尤然也。

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重慶。

選舉考試與仕途至隋唐兩代，是一大變化時期，隋文隋煬首先釐革，唐代繼之，遂從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與氏族閥閥制度下逐漸解放出來，逐漸改變前此典型中古時期的社會政治形態，如科舉制度的成為仕途中的主潮，取代九品中正與閥閥制度的地位，便是始於隋時而成於唐代的。其時入仕的途徑頗多，有由制舉者，有由歲貢者，有由館生者，有由辟召者，有由薦舉者，有由門蔭者，亦有由其他許多的雜途者，而其最重要最有社會政治地位的，則為經由制舉歲貢與館生的各種科第，茲特則擬制科一途，加以論述。

制舉舉人，本遠源於漢代的詔舉，其制依詔令臨時規定其目，並無常科，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有行其遺制，顯其時因九品閥閥梗塞其間，故僅擬應故事而已。至隋統一，制舉舉人之制復重，取人不根門第，於是制科遂又有取才的實效了。隋高祖三年七月丁卯詔云：

「（上略）至於閥閥秀異之才，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遠棄於草野，墮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嘆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雖求博識，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跡犬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隋書帝紀）

煬帝大業三年四月甲午詔云：

「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路，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諮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欽於股，朕負虞鳳興，髦旒待旦，引領巖谷，實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夫孝梯有聞，人倫之本，德行

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勵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選之限。」

這是最重要的詔令，詔文均嚴正的廢除閹閹，注重才藝，自此以至唐代，制詔舉人的科目逐漸增多，日趨繁備，就其所舉科目，可以搜羅各項的人才，又制詔舉人之所以異於歲舉者，是歲貢每歲經由州

縣依常科舉送，由禮部依常科考試，而此則由天子自詔，由天子自定科目，由天子親臨策試，並無常科可循。新唐書選舉志云：『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通典選舉篇云：『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這可以說是制詔舉人最隆貴最謹嚴的時期。綜觀隋唐制科名目，有因漢魏以來的舊名者，有隨時新立名目者，科目繁多，大都隨所需人才的性質而設，茲略為搜舉列表如次：

科名	備考	例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開皇二年二月詔舉賢良（隋書本紀），芒維道文郭通墓誌銘云：「開皇八年詔舉賢良，起家南州及縣尉。」唐神龍元年詔九品以上及集朝使檢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二年實末蔣頌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建中初，呂元膺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令；貞元十年十月德宗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皇甫湜牛僧孺皆是年策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元和二年三月憲宗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皇甫湜牛僧孺皆是年策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此多見。五代周顯德六年十月詔復制科，亦前列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蓋自漢武以降，歷代詔舉多有此科，至其策試內容，則自臨時而有變易也。	
志行修謹科	開皇十八年七月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請平幹濟二科舉人。（隋書本紀）	
清平幹濟科		
篤老好古耻	大業元年十一月詔略云：「方合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現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耻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隋書本紀）」	
悅典墳		
學行優敏堪膺時務科		
學業該通才藝優洽科		
臂力曉壯超絕等恤科		
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科		
立性正直不避強禦科		
孝悌廉潔科	大業三年已謂令文武有職事者五品以上宜令十科舉人，十科名目無考。至大業五年六月辛亥詔諸郡以上列明科舉人。（隋書）	
志列秋霜科	大業十年五月詔郡縣孝悌廉潔各十人。（隋書）	
志列秋霜科	大業三年二月，韓思彥及弟。	

[illegible]

[illegible]

貧安道

[illegible]

經學叢刊
第 4 卷
第 1 冊
第 1 頁
第 1 行
第 1 字

學第力田開于鄉曲科
趙中允年方力田開於科舉中舉後改教諭，又為邑訓導要重役也。

博通墳典，通於教化，宋顯公第。

守節旌表可紀履縣志卷九
貞元二年庚辰

詳明此術可以度人壽
咸元年十二月敕李景文第，其景元年推舉及第。

達於定而可與從政

「給送於教習所(吏治武科止此)」

才藝技藝
對於藝術
藝術

寄以宜則託與之

手
下
巡
按
二
巡
流
官
船
近
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1

元帝十一年四月，匈奴方單于，遣太子呼韓邪，來降，我封之，之小登，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

名。總之，法律者，國家之工具，人民之保障，人人知之，而於此則知之尤深，故其於社會之影響，尤為重大。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illegible]

1. *Introduction*

2. *Method*

3. *Results*

4. *Discussion*

5. *Conclusion*

6. *References*

7. *Appendix*

8. *Tables*

9. *Figures*

1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1. *Notes*

12. *References*

13. *Appendix*

14. *Tables*

15. *Figures*

1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7. *Notes*

18. *References*

19. *Appendix*

20. *Tables*

21. *Figures*

2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3. *Notes*

24. *References*

25. *Appendix*

26. *Tables*

27. *Figures*

2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9. *Notes*

30. *References*

31. *Appendix*

32. *Tables*

33. *Figures*

3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35. *Notes*

36. *References*

37. *Appendix*

38. *Tables*

39. *Figures*

4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41. *Notes*

42. *References*

43. *Appendix*

44. *Tables*

45. *Figures*

4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47. *Notes*

48. *References*

49. *Appendix*

50. *Tables*

51. *Figures*

5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53. *Notes*

54. *References*

55. *Appendix*

56. *Tables*

57. *Figures*

5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59. *Notes*

60. *References*

61. *Appendix*

62. *Tables*

63. *Figures*

6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65. *Notes*

66. *References*

67. *Appendix*

68. *Tables*

69. *Figures*

7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71. *Notes*

72. *References*

73. *Appendix*

74. *Tables*

75. *Figures*

7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77. *Notes*

78. *References*

79. *Appendix*

80. *Tables*

81. *Figures*

8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83. *Notes*

84. *References*

85. *Appendix*

86. *Tables*

87. *Figures*

8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89. *Notes*

90. *References*

91. *Appendix*

92. *Tables*

93. *Figures*

9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95. *Notes*

96. *References*

97. *Appendix*

98. *Tables*

99. *Figures*

10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01. *Notes*

102. *References*

103. *Appendix*

104. *Tables*

105. *Figures*

10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07. *Notes*

108. *References*

109. *Appendix*

110. *Tables*

111. *Figures*

11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13. *Notes*

114. *References*

115. *Appendix*

116. *Tables*

117. *Figures*

11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19. *Notes*

120. *References*

121. *Appendix*

122. *Tables*

123. *Figures*

12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25. *Notes*

126. *References*

127. *Appendix*

128. *Tables*

129. *Figures*

13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31. *Notes*

132. *References*

133. *Appendix*

134. *Tables*

135. *Figures*

13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37. *Notes*

138. *References*

139. *Appendix*

140. *Tables*

141. *Figures*

14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43. *Notes*

144. *References*

145. *Appendix*

146. *Tables*

147. *Figures*

14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49. *Notes*

150. *References*

151. *Appendix*

152. *Tables*

153. *Figures*

15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55. *Notes*

156. *References*

157. *Appendix*

158. *Tables*

159. *Figures*

16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61. *Notes*

162. *References*

163. *Appendix*

164. *Tables*

165. *Figures*

16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67. *Notes*

168. *References*

169. *Appendix*

170. *Tables*

171. *Figures*

17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73. *Notes*

174. *References*

175. *Appendix*

176. *Tables*

177. *Figures*

17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79. *Notes*

180. *References*

181. *Appendix*

182. *Tables*

183. *Figures*

18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85. *Notes*

186. *References*

187. *Appendix*

188. *Tables*

189. *Figures*

19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91. *Notes*

192. *References*

193. *Appendix*

194. *Tables*

195. *Figures*

19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97. *Notes*

198. *References*

199. *Appendix*

200. *Tables*

201. *Figures*

20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03. *Notes*

204. *References*

205. *Appendix*

206. *Tables*

207. *Figures*

20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09. *Notes*

210. *References*

211. *Appendix*

212. *Tables*

213. *Figures*

21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15. *Notes*

216. *References*

217. *Appendix*

218. *Tables*

219. *Figures*

22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21. *Notes*

222. *References*

223. *Appendix*

224. *Tables*

225. *Figures*

22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27. *Notes*

228. *References*

229. *Appendix*

230. *Tables*

231. *Figures*

23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33. *Notes*

234. *References*

235. *Appendix*

236. *Tables*

237. *Figures*

23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39. *Notes*

240. *References*

241. *Appendix*

242. *Tables*

243. *Figures*

244.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45. *Notes*

246. *References*

247. *Appendix*

248. *Tables*

249. *Figures*

250.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51. *Notes*

252. *References*

253. *Appendix*

254. *Tables*

255. *Figures*

256.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57. *Notes*

258. *References*

259. *Appendix*

260. *Tables*

261. *Figures*

26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63. *Notes*

264. *References*

265. *Appendix*

266. *Tables*

267. *Figures*

268.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69.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巴達維亞時代的國歌，且因此時知

臨邛人以書主說，則說歐爲厚則，唐鑒七云：

劉先生所徵良方，正能直達病源，藥到病除，服之即見效。

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组、户、人、口、数、目、表、

一、勅以先朝所定制舉人，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於尚書省
職試者，或以制科所試，本在親臨，南省筭試，亦非舊典，況今山陵
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者多，臣商量且宜停罷，從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附)本表所列各處一一注明處，可至該處查閱，又唐諸記傳。

上表所列，固非已盡諸庭。現代中國事件，固因此上可知。其列國

內容的大概。凡開辦學堂，以書院為原則，書院七條云：

宣統十五年二月勅生首所徵良方正並行

盤，其各埠門下得移省西品色土官稅作爲試，更部有平議之權。

（參見本書第四章）如此可知殿前試所以就是制科考試制度中的

一個重要典範，制科舉人及第之後，其優等的即由君主直接拔擢，常可越格超遷，其次則與以出身而由吏部依格令選補，事例頗多，不復縷述。又自唐末以至五代，中央的政權衰微，變亂頻仍，王綱不振，制科逐漸廢弛，至周世宗顯德中始復興制舉，舊五代史周本紀略云：

『顯德四年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置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是月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冬十月戊午詔懸制科凡

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前資現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奏請興制舉，故有是命。』

自此以至趙宋雖仍間行制舉，然視隋唐盛況已遠不及。通觀中國歷史，制科舉人，創始於漢而亦盛行於漢，魏晉南北朝間或舉行，但有名無實，至隋唐而復盛，一時頗收取才之效，然自此以降，則又趨於沒落了。

塑質之將來

Doreld Cowie 著 樂森瑩譯

一種所謂塑質 (Plastics) 之應用，爲近年最重要工業發展之一端。此種發展，英人既導源於先，將來亦頗有領袖世界之趨勢。

本文即敘述此項塑質由英國實驗室中之發明，以至近代適用於製造飛機部分及軟片等之沿革。

某科學家曾宣稱將來房屋、車輛、家具、飛機以及一般機器之建造皆可不用鋼鐵、木石、及其他一切之天然材料。其論點大旨謂上述各種事物之大多數皆可以塑質或原於植物纖維而經過化學方法製煉代用品代替之。此事若果屬實，則英人所供獻於世界者，其功甚偉也。

塑質發明之歷史知者甚稀，而所有工業上代用品從來都歸功於德人。然德人對各項之代用品，以及其他人生需要之品，亦復多所摹倣。而塑質一物，七十八年以前，即在一英國科學家亞歷山大派克氏 (Alexander Parkes) 所設於伯明罕之小實驗中早已出現。

天然之塑質地瀝青，在西歷紀元前二千年業已知之，迨及派克氏始以薄紗紙及樟腦首製成功。然塑質究係何物，讀者或亦願聞其詳。

常人對於塑質之一般概念，大致不過以爲係一種化學製煉之物質，可予以熔化而變其原來結構，於是模印成任何需要之型體。但科學之定義，陳義較廣，而較精確。即工業用之塑質，具有某種之韌性，對於氣候之劇變具有抵抗力，適用於車床或他項機械上之施工等等。但其主要特點乃其變形性。

派克氏研究一種爲高度炸藥及人造絲基本物質之危險性化學品硝基賽璐珞絲 (nitro cellulose) 之化學變化之結果，乃以薄紗紙製成此項化學品。再加以樟腦，於是形成一種塑質，名之曰賽璐珞 (celluloid)。

賽璐珞從前人戲呼之爲假玻璃，而頗嫌其氣味臭惡，質脆易熱諸劣點。安知其竟開創工業之新紀元。且行將繼承石銅鐵鋼各時代，而一方領導好萊塢 (作影片原料)，一方領導第二世界大戰。(德人用以作金屬橡皮及織物之代用品以補其缺)

自從塑質發明以後，多數科學家對於其進展雖有相當之供獻，但英國發明家仍居於領導地位。倫敦科學家丹梨斯比耳 (Daniell Spill)，對於初製之賽璐珞，予以不少之改良。繼以英人克羅斯氏及德芳氏 (Cross and Bevan) 發明用以製人造絲，並說此製造此項物品之原

料，可稱無限（譯者按此係指木材）。

賽璐珞絲本身係由木質（wood pulp）而來，但英國科學家證明賽璐珞絲（文意係木細胞壁）亦可由他種植物體如小麥、棉花、大豆、馬鈴薯等提出，而製成一種黏性流質。再加以適當之製煉，可成薛費耳（英國著名產鋼地名）最精鋼之代用品。又近代工廠所製許多物品，初不能辨認乃派克氏所製賽璐珞者後起之秀。此項賽璐珞之代用品，有電木、酸質、及其他名稱，不一而足。其中有用賽璐珞絲製成者，亦有用煤膏牛乳等基本物質製成者。又其中有一種所謂石炭酸化樹脂質者，成績最佳。其所製成之物品，花色繁多，其中由旋盤以至刀

具，由真空掃除機以至化粧品之容器，由電話機以至牙刷。

塑質玻璃為現代戰事最有用之物質，以其可製成飛機上之擋風罩，儀器上之掩護面，汽油量計等。因其受鎗彈射擊而不迸碎也。

近代塑質不僅代替前製婦女髮刷之象牙及製電話機之金屬，而且用為大車輛及大力機器之基本構造材料者，仍是原於植物質。在其製造之初階段，任意模範成型，其易一如用黏土然。此項塑質，通常較鋼為強。且對其施工較木為易。其耐火氣之變化更勝於石。最近美國有一汽車，全部以塑質和松香質構成。車殼之厚，不過十六分之三英寸，但能受打擊力十倍於鋼所受者而不下四云。

西南夷之族類及其名稱與地理生活關係

范義田

一 西戎百濮構成之西南夷

雲南高原之地位，北連於青海西康高原，東連於貴州高原，水流山脈，均發源於西北，向東南兩方為摺扇式之展開。西北以岷江，大渡河，雅龍江，金沙江，瀾滄江等流域，與甘肅、四川、青海、西康相聯繫。東以長江、盤江，與貴州、廣西相聯繫。而西部橫斷山脈諸流域及南部之元江，則與印度支那半島相交通。就地理形勢而言，則雲南之古代民族，自非截然自生自發於孤島之上，而與周圍絕緣者矣。且古代民族之活動，又必然依隨河流之方向者也。

雲南古代民族，所謂『西南夷』者，除接連印度支那半島之地帶，有海濱民族——屬於百越系之泰、越諸種，分佈於瀾滄江下游及元江流域南部一帶外；其大部份，皆為古之西戎及百濮之屬。西戎為我國西部高原之族，百濮為南部江湖與山地之族。而雲南既為西部高原之一部份，其民族自以高原之族為主。

『西戎』者，包括氏、羌兩族。其分佈地，北自甘肅、新疆，南至青海、西康，迤東南至雲南、貴州諸高原部份，以及四川盆地之周圍。氏人在盆地與高原接連之地帶，羌人則在氏人之西。

『百濮』者，包括氏人，羅人，苗人三種。其分佈地，自川、鄂之間，南至湘、黔、桂諸境；為洞庭湖以西，長江及沅水，盤江諸流域之地。而滇、桂南境，並連接於百越之族，各族相與雜居，故百濮之稱，並包含越南及暹羅之族在內，即永昌徼外之文面濮、赤口濮之類是也。

西戎與華夏族在上古之時，並居高原一帶。以青海為中心，北至居延海及河套諸內湖周圍，南至鴉龍江，金沙江，瀾滄江諸流域之河谷地帶，並沿長江而東，與江漢以南之苗蠻相接。戎為氏種之稱號，與氏人之部亦稱爲庸與蠻者，為一音之轉。周秦以前，以戎之名統氏羌兩族；漢以後，巴蜀及隴右之氏，大部同化於漢，其隴右之月氏一部，復西徙葱嶺之西，於是又多以羌為統稱。後漢書西羌傳曰：『西

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漢於賜支，至乎河首。……南接蜀漢微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賜支河首，即青海東南部積石山之河曲地。）史記西南夷傳，即稱「西南夷君長以十數，……皆蜀西南外蠻夷也。」——是我國漢代之史，以西南夷屬於西戎之族也。

自漢包括之族，設西戎爲複雜，故種姓實繁，不相統屬。左傳文公十六年：「靡人率百濮聚於遷，將伐楚。」杜預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晉之建寧郡，今滇東鄰貴州西境之地，治今曲靖。）濮族以川東鄂西之氏人爲主，號曰巴氏，漢時稱爲南郡巴郡蠻，是即孔安國書傳所謂濮在江漢之間，左思蜀都賦所謂左縣巴中百濮所充者也；周書王會有一卜人以丹砂，卜人即濮人，巴蜀古以產丹砂著名，例如巴寡婦潘以丹砂致富，秦始皇爲築懷清臺以禮之是也。南郡巴郡，南接瀾湘間之苗蠻，並與西戎之一系稱爲羅族者相融合。故百濮者，卽氏，羅，苗三族之融合也。（今三族之言語風俗，有相同者頗多。）而濮以氏種之稱號，並統括其他種姓，故稱百濮。——是西南夷之族，亦百濮之類也。

在雲南之古代民族史中，其名類之通稱，概爲蠻，苗或羅，夷，顧以過去之習慣，對蠻苗羅夷之名，時常差別之觀念，此乃歷史上封建帝國造成之有意識。至其取義取稱之原始，與華漢之名固無別也。又各部族之稱號，有如巴苴，蒲，濮，蠻，羅之類，其名稱之來源及其歷史上之根據如何，亦爲種族系屬問題之關係所在。要當分別論述之。

一 蠻夷與華苗之釋名及部族稱號與地理生活之關係

關係

中華民族在古代，分爲五系：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

狄，中曰華，皆大陸之族。其東南沿海以達西南印度支那半島之族，稱曰越，則爲海洋之族，而分別包括於東夷及南蠻之部份中。各族之稱號，皆各就其地理經濟之特殊性，及其生活習慣之特徵，以爲標誌。稱號之不同，初無輕重等差之意存於其間，在氏族社會時代，各民族文化水準之相差，固不若何懸殊也。惟各族之間，因地埋分佈上所造成之分化，及在歷史上發展之不平衡，又重複不斷有和平之交融，或武力之圖爭，更由圖爭而產生仇恨，而有一時勢力上之更迭消長，於是乃始爲互相歧視之詞，且遂以附錄於其族之代表名稱上。如漢，華族也；而六朝時稱賤丈夫爲漢子（見老學庵筆記），南宋時，金人稱漢人爲蠻子。胡羯，北狄也；而東晉時謝家子弟之後秀者，字以封胡，胡未以表其之（見晉書謝萬傳）。氏人建立之前秦國維主苻堅，爲其將先人姚襄所逼，嗾曰曰：「五胡之名，不列汝光。」（見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建國，禮樂文化之盛，並與東晉，彼固不以胡名爲賤也。

各族名稱之各本其經濟生活之特性，最古之說明，見於禮記王制，其言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暑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文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鄭玄注曰：「不火食，地氣燥，不爲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此即地理因素所形成之民族分佈也。

而各族之稱號，亦即各隨其族之語言以呼之。王制又曰：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

鄭玄注曰：「皆俗間之名，後其事類耳。」是四者皆就各該族之

士著語，以爲職司通譯者之名稱。周禮則稱曰「象胥」，舉南方以概其餘也。（南越族養象爲畜，故稱象人。）後世乃通稱曰「譯」，則以歷代與北方之關係最頻繁，遂以北方之譯爲專稱也。

王制於下文續曰：

「簡不率教者，……解之遠方，西方曰蠻，東方曰夷。」

鄭玄注曰：「蠻，當作蠻，蠻之言信，使之信於夷狄。」案蠻與夷對舉，亦即通承上文五方之民云云而言，爲西方之族之語彙；西方之族，自稱爲蠻，從人爲夷也。方言曰：「草木之刺人者，江湘之間謂之棘。」賈誼書曰：「荆，東方之草；柳，南方之草；棘，西方之草；蠻，北方之草。」西南方多棘，故其族亦自稱爲棘人矣；說文：「棘，棘爲蠻夷」是也。鄭氏訓棘爲信，乃就漢語之音以衍義；後世對四鄰各族之稱號及說明，就漢語之音義而爲之推衍者，往往而是，漢語成份中，有不少爲各族語彙之融合，音義原有可通轉之處，然時亦不免失之穿鑿耳。

茲先將夷戎蠻狄與華苗之族稱與地理生活之關係，略說於下，再進而分析西南夷之族稱。

（一）夷——夷者，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見說文。）

官居於東方海濱及江河下游沖積之平曠地，有大弓以爲武器也。其文化發達甚早，山海經海內東經，言東海有「君子之國，衣冠帶劍。」後漢書東夷傳，言東夷率皆土著，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東夷與華族，在夏商之際，文化實相等，且與華族日趨融合，故殷末箕子，適朝鮮以建國。周禮王時，徐夷偃王（其國當今山東、江蘇之間），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然與周爭盟主。及秦皇漢武，列置郡縣爲民，與中原同。其在遼河以東，東抵朝鮮海濱，南抵朝鮮，日本，漢時爲夫餘，挹婁，高句麗，沃沮，三韓，後漢時爲濊貊，或置爲郡縣，或以爲屬國。其生業風俗，如耕田，養蠶，朝會賦稅之禮，政教刑罰，皆證明其文化爲華族同一體系也（詳後漢書東夷傳）。

（二）戎——戎者，兵也，本作戍，從戈從甲（見說文）。又訓爲大。言其居於中原（古人高、大兩字互訓），且尚武也。其人剛銳，三代之時，已參與征伐之役。後漢書西羌傳曰：「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春秋時，陸渾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武王伐紂，率庸蜀羌黎之師；秦漢之際，巴中氏人從征有功，復其租賦，號稱蠻民。戎與庸，實，即一音之轉：「戎」之義爲兵甲，「庸」之義爲兵役之徵調，「蠻」爲巴人稱賦之語。（巴人謂賦爲蠻，故稱蠻民，見通典。）古人亦謂庸兵爲賦也。（左傳：「悉率敝賦」，賦，兵也。）

殷商之時，殷之族及其民多雜夷，周之族及其民多雜戎。逸周書曰：「紂有億萬夷人」，內證康誥曰：「武王殪戎殷而有天下」，禮記中庸作「登戎衣」，殷與衣爲一字，夏商周以衣爲氏者甚多，漢書齊魯人讀殷爲衣（見鄭康成中庸疏），而殷衣之字，與夷即一音也。（今漢西呼獼夷爲獼衣）。故語及中庸所言，謂武王統一東夷而我有天下之意。是時華族與夷戎已有大部融合，漢族之擴大及版圖之開拓，自周始矣。

（三）蠻，狄——蠻與狄者，蠻從蟲，狄從犬，並以動物爲種稱。

南蠻之域，山林湖澤，氣溫多蟲蛇（古人於鱗、介、毛、羽、及裸形俱稱蟲，而通以稱昆蟲、蛇類及魚類）。北狄之域，水草流沙，氣寒宜畜牧。南方與蟲相習，且資蟲以爲生，北方與畜相習，且資畜以爲生，故即以蟲爲稱號也。例如巴蜀，其地爲通地，其族雜南蠻。巴爲大蛇，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食之，無心腹之疾。」蛇之大者稱龍，舜時有畜龍氏，其後世在夏時爲養龍氏，太王時，龍一雌死，養龍氏之以食太甲（見左傳）。蠻之爲蠻，亦如養龍氏之類也。（蜀爲蠻蟲，胡其，茲不具釋。）北方以畜牧爲生者，即往往以畜爲稱號，例如漢時夫餘國（今吉林與黑龍江之間），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見後漢書東夷傳）。此亦爲黑龍江與西伯利亞之交，今其族有使鹿部，使犬部也。華族之古

帝，如太昊號伏羲氏，少昊以鳥名官，黃帝號有熊氏，顓頊之義爲
「顓」，顓之義爲「顓」，故字從大，亦此例也。

南蠻之族，西人居其大都，漢時其姓氏與漢相同，亦可見其同
化於漢之部分甚大。漢族亦構成南蠻之一部份，與荆楚同姓者有
關，後併於楚，春秋戰國之時，楚國文化進步甚速，其文學藝術，光
耀中國。北狄自漢武帝後，南匈奴入居塞內，與漢雜居，迄晉時五胡
之亂，匈奴，鮮卑，皆爲北狄之屬，其首領之漢化程度，在當時
之文化水準上，亦足稱爲優秀。此種與狄之融合於華族，而有大漢族
之形成之一端也。

(四)華，苗——華與苗字並從草。華者，草木之華；苗者，田中
草生（見說文段注），皆言其有農業生產也。苗爲南蠻之屬，以其字
與華並從草，故連類言之。華族在古代分佈西北高原及黃河流域，苗
族爲東夷族分佈於洞庭湖之部份。在江漢之間，與巴氏族相融合，兩
族在當時皆已有農業，故虞舜「徙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見史
記五帝紀）之語，即孟子「用夏變夷」之意，其時苗族之生產及文化
高於甘肅以西之氏羌，即此可見。而華族之農業生產，較苗尤爲進
步，經濟優裕，且有林園之培植。成湯及文王，俱作靈圃；青海有軒
轅之邱，有平圃，有圃蔣，有嘉果，實稻。（見山海經。）先史時
代，華族之活動地域，黃河上游西接新疆一帶，則世界著名之果
園地也；華者，稻禾果木，■花燦爛也。■又爲瓜，禮記郊特牲：「
天子樹瓜華」，注作「瓜瓞」，是瓜華即瓜瓞也。說文華一作華，
■注謂「華與瓜」，以今（音義）爲音。■西北之黃土層，古以產瓜著
稱，隴西地名瓜州，詩經生民之詩曰：「瓜瓞聯聯」；■風曰：「七
月食瓜八月斷瓜」（豈即瓞），東山詩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
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周之■即盛產瓜也。（詩經中之瓜，只見於
■之域。）是上古之華族，亦即食瓜種瓜之族也。

二、西戎百濮與西南夷之名類區分

上述夷、戎、蠻、狄及華、苗稱號之取義，皆根據其族之地理經
濟及生活習俗，已略其大概，而其理已至爲明顯。今進而分析西戎
與百濮各部名稱之區別，而論其古代民族之各種名類，其淵源如何，
其種族之關係如何，即此亦可得其條貫矣。

西戎及百濮，其各部名類之區分：有以畜牧爲稱者，有以草類爲
稱者，有以木類爲稱者，有以蟲類爲稱者，有以所居之地勢爲稱者。
茲分述之：

(1)以畜牧爲稱者，羌之類是也。其族分佈新疆、青海、西康之
沼澤區域及河谷地帶，■於水草，牛羊蕃息。羌類包括氏羌兩種：
■字附羊旁爲羗，羗，牡羊也。羌字從羊從人，西戎羊種也（見說
文），又放羊人也（見史記索隱）。漢時，越巂郡（治今西康西昌縣）
有大群羊種，及羗牛種，大牛種，大牛種（二者皆牛類，牛爲牛鳴），
光武帝時，劉盆子據隴，大牛種渠帥封降，是也（見後漢書西南夷
傳）。又夜郎國一名牂牁國，漢武帝置爲牂牁郡（治今貴州遵義），
亦西戎群羊種之類也。（華陽國志謂夷人稱羗船之核爲牂牁，楚莊
蹇沅水西上，於此繫船，故名云。頗覺牽強。）羊，古通陽，又通
漾，漾又作洋或漾。故西戎之人稱地稱，亦多爲陽或漾等。陽爲氏種
之大姓，氏之分佈甘肅之白水者，有陽氏，苻氏之稱，（又陽作楊，
苻原爲蒲。）而白水即又名羌水。又漢水上流曰漾水，漢書地理志隴
西郡氐道注：「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字本作漾。」羌，養
水，並氏人分佈之域也。其族分佈漢西，而水名地名亦即隨之，如樸
樸古稱羊直畔城，又作陽直畔。（畔，小羊鳴聲。）鶴慶之水曰漾
江，（明家語讀爲漾江，江之古音爲工。）種甸之水亦曰漾江，中國
呼仰光爲漾江，濱伊洛瓦底江也。（今瓦城有氏種開人。）
氏人自稱曰陽，亦作阿陽，阿陽，爾雅釋站：「陽，予也。」
注：「今巴濮之人，自稱阿陽。」後漢書作姚，言武陵蠻相呼曰「姚
徒」（氏與苗古有融合）。楊慎稱西南夷相呼曰姚徒。此其來源，即養
羊之族，自稱亦曰羊。在初民社會時代，人類每以接近之自物，與

域，卽氏人分佈之主要地區也。祖與宕（蕩）其地均爲生草之水澤，北魏時，隴西有氏人之部曰宕昌國，當今甘肅岷縣北一帶。樊鍾雲嘗載，南中有氏人，六朝中連綿不絕，其後裔，漢書載，隴西之三浪。（今鄂川，漢源及萬縣之境。）永昌之西，經江兩岸之平川，曰夷康，有湯浪，茹南之稱。則則以北至鐵橋城（當麗江接永勝之界），有浪，茹南漸種。書所稱之浪，或湯浪，卽宕昌之宕；茹南，卽直隸國之族後裔也。

直——直隸國，古亦作直。長江兩岸，俱盛產直，直族，卽卽直中人也。左傳：『羅與直戎兩軍之』，羅與直同爲一族，羅，古亦作直，水經注曰：『江水東逕郢縣故城南，城南對直洲，舊吳時，梁客舍於洲上，亦謂之羅洲。』（郢縣，今湖北黃岡縣西北）是直與羅字相通也。羅族自漢漢高祖，沿長江向東延佈，及於湘湘之間。其在鄂西長江一帶者，春秋戰國時爲楚之屬。其在金沙江上游者，卽禹貢之『和夷』也。

部族之以草類爲稱號者，實以四川盆地爲最多。而西之西康，則爲草原；南之滇、黔，則古代多爲草萊未闢之林地。尙書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草也；蒙，草覆貌；四川、西康之族，以草爲號，由來尙矣。而自川、滇以達藏越之交，部族名稱多曰『蒙』，轉爲茫，爲猛，其族亦卽禹貢之蒙也。

惟四川盆地，則農業發達最早。直，又爲麻之有子者，氏人種麻績麻，華陽國志曰：『武都有麻田氏更，多羌戎之民。』直侯國與武都，境相接也。直又作道，酢菜也（見禮記郊特牲注），古人朝會，祭祀，饋食，皆以豆盛道，以水草爲之。此與肉類之屬臘，皆爲生產進步，已有儲蓄習慣以後之食品。蜀之醬，見稱於漢，今蜀中亦以酢菜著名也。

（8）以木類爲稱者，則荆，楚，枳，樊是也。川楚之國長江一帶，古時林木擁蔽，農業發達較遲，春秋時，楚稱其先王『僻處荆

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事天子，……（見左傳）山篳路中山經言洞庭之野，有『浮萍之林』，多美木奇獸；其草多刺芭，竹多刺芭，桃枝，鉤端，（郭璞注：芭，蜀竹，有刺；桃枝，竹類，有刺；鉤端，桃枝之類。）果多橘柚。史記貨殖列傳曰：『巴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是皆言長江洞庭之時多林木，且多屬有刺也。荆楚兩字，其義互訓，而荆棘並稱。枳爲橘類，棘爲桑類，並爲有刺之果樹。說文東部，以枳與棘爲一類，枳爲羊枳，棘爲小桑叢生者。段注曰：『析言則分枳棘，統言則曰棘。小桑叢生，未成則爲棘而不實，已成則爲枳。棘實於東而東尤多，故從並棘會意。』（東卽刺字）賈誼書曰：『棘，西方之艸；桑，北方之草。』是桑樹，北方曰桑，西方曰棘也。樊從人字，應劭曰：『樊於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也。（見漢書西南夷傳注）

荆，楚，枳，樊之族，其分佈地域，自江漢洞庭之交，溯長江而上，西極永勝一帶；江之南北，均有其部族。

荆楚——荆楚爲同姓之國，初姓咼，後姓熊。春秋戰國時代，楚國對中國文化向長江流域之發展上，厥功最偉。詳爲小羊鳴聲，荆字古又作光（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注），是荆楚爲西戎之屬明矣。

枳——枳國在楚之西，爲楚所併，戰國策燕策：『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漢於其地置枳縣，在今四川涪陵縣西，通考曰：『涪陵四種：曰夏、巴、枳、夷。夏則中夏之人，巴則廬君之後，枳則黎孤之種，夷則白虎之裔。夏巴居城郭，枳夷居山谷。』（廬君，白虎，均巴氏族。黎孤爲苗人，苗率黎孤犬爲祖。）是枳者，巴氏而與苗人接居之族也。

樊——樊又在枳之西，漢時分佈於樊及越嶲郡之地。樊爲郡，包括自岷江入長江之口，以西南至滇、川、黔交界一帶，今會澤縣以東之地均屬之；郡治宜賓，有故樊侯國。說文所謂『樊，健爲

夷」是也。越嶲郡地，自西康越嶲縣南，至雲南大姚姚安及大理一帶；華陽國志蜀志曰：「越嶲故有夷人，自秦紀已言夷之富」是也。夷之族又分佈於滇池，滇書西南夷傳曰：「南夷滇夷，夷，一司馬相如奉使通西南夷，稱曰：「南夷之君，西夷之長」也。

，又稱施夷。宋李心如建炎以來野乘記，引地理風俗記曰：「夷於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施。」又曰：「夷施，夷中最賢者。」是夷即施夷也。後漢書南蠻傳載：「南郡巴郡蠻原有五姓：巴氏，樊氏，淳氏，相氏，鄭氏；其推巴氏爲長，號曰廩君，廩君淳氏水至廩君。李賢注曰：「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施州，今湖北恩施縣）施州以施夷而得名，是施夷即巴氏之族也。施族之在漢南者，據蠻書所載：石和城詔主施夷皮（石和，在今鳳凰縣），施浪詔主施望欠；施橋西北及野共川（鶴慶江），並施蠻所居；永昌之南爲施甸，又南爲芒施州（即芒市土司等地），並有其族，與羅族有融合。是皆漢時所稱之西夷也。

夷又有白芳，白酋之稱。宋時瀘州戎州，其鄉兵稱白芳子弟，瀘山川險要，官兵攻戰，多資其力。（見太平寰宇記。瀘州戎州即漢爲郡地。）黎州雅州之微外，鄉丁有白酋兵，資其力以防邊。（見通鑑以來朝野雜記。黎州雅州，漢越嶲郡北。）夷人又稱白人，夷白酋相近。芳與酋，皆兼字之通轉。酋，山海經以刺酋並稱，當爲刺木之類。芳即棘字，通鑑唐紀：「大和中，王式爲安南都護，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胡三省注曰：「其字從神，從力，類與棘同，羊矢聲也。」

（4）以蟲蛇爲稱者，則巴蜀是也。巴蜀之蟲，已略見於前。巴中爲盆地，氣候蒸濕，草木叢雜，故蟲蛇繁殖。巴氏立國之初，其長稱爲康君，有射殺昆蟲之傳說。康君自武落鍾離山（山在湖北長陽縣西北），游夷水至鹽陽，鹽水之神，欲與共圖，康君不許，鹽神乃化爲蟲，率昆蟲衆襲康天，康君射殺之，天乃開明。（見華陽國志及後漢書南蠻傳）是含有高貴性質之巴氏與蟲國爭，開除穢莽之歷史傳

說也。蜀王姓杜，爲巴中大姓七姓之一，與巴爲同族。周之時，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大興農業。巴蜀之民世世祀之，號曰杜主君，又奉爲靈神。故蜀王杜宇，實爲巴與蜀之農業蠶桑之神，且以其魂魄化爲子規鳥，以子規鳥始鳴於二月播種時也。

巴——說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是即山海經海內南經所稱之「巴蛇食象」也。（古謂蜀之地產象。）其以巴爲族號，亦猶以康君魂魄化爲白虎，蜀王魂魄化爲杜鵑鳥，寧之爲神，並有圖騰之意也。又人類有食蟲食蛇之俗，食昆蟲之俗，來源甚早，我國古時即食蛇。食蛇之俗，古詩「飲山林之族皆有之，而以南方爲盛；水經注言，交趾之北，有蛇食蛇，肥饒味美，土人捕之以爲珍饈是也。（見葉榦水條）巴氏又稱蛇氏，巴蛇即蛇蛇也。

蜀——說文：「蜀，蟲也。」段注曰：「蜀，爾雅釋文引作桑。詩曰：「蠶蠶者蜀，燕在桑野，」毛傳曰：「蜀，桑蟲也。」史傳蜀之國歷夏商周，東周時，蜀侯葭重始稱王，後又稱帝，教民蠶桑，有埋金蠶之處曰蠶陵。（見華陽國志。蠶陵，漢置以爲縣，今西康松潘縣。）又黃帝之妃嫫祖，西陵氏之女，始製蠶桑，嫫祖生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於蜀山氏，生顓頊，顓頊之子鮒，鮒之子禹，禹生於汶川。嫫祖之子禹居若水，禹生汶川，皆即蜀王葭陵之地。是中國蠶桑之起，與蜀固有密切關係也。

（5）以所居之地理形勢爲稱者，則氏與和是也。

氏——氏爲古代對於四川周圍之「梯形盆地構成形式」之稱謂。四川盆地之構成，因地殼劇烈變動，川向東南陷落。其西與北兩面，地殼較擠壓而隆起，西爲橫斷山脈，北爲秦嶺山脈，東接大巴山脈而東南行。盆地四周接連高峻之地帶，爲陡峻之斜坡，形成初期山脈之斷崖絕壁，崖壁不斷崩落而構成梯形之台地。此地形之構成，即所謂「氏」也。今川北及岷江上游之斜坡及台地，尙不崩落，掩沒田廬，村舍爲墟。而在秦嶺之時，則更爲劇烈。說文曰：「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揚雄賦，「攀若氏

（一）「和」字之義。（說文分氏與氏爲兩字，氏亦作和，氏亦作和。漢時已相通，大月氏，一作大月氏。漢書楊雄解嘲：「和者抵牾。」（無下點）文選作「抵牾」。（有下點）漢書注：「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犍坂，其山堆旁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犍坂。」是蜀秦之人，皆稱山旁欲崩裂之巖岸爲抵，而氏之音形義皆相同。蓋秦隴蜀之山，南北相連，其間部落，大體同族，語言亦可通，而氏人正分佈於此地帶也。

和，何書禹貢曰：「華陽黑水唯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梁州旅平，和夷底績。」和夷，水經注引鄭玄說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夷曰和。」何書：「西傾因和是來。」鄭玄注曰：「和夷，西戎之國也；西傾，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而來。和是離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和。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和也。」（見水經注和夷條）和夷與草原之族接居，是和夷所居之地，即岷江之西，高原之斜坡地帶也。和爲西戎稱山地之名詞，隴蜀相接之區，洮河流域之地名亦稱和。水經注：「榆城溪亦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逕細越川，夷俗地名也。」（按書載南中地名亦大多稱川。）「洮水東逕洪和城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此外，如洮水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注之，又北逕博和城東，均以和爲地名。按書載：白蠻語謂山之陡陀爲和。築城於山之陡陀處，其城即稱和，與素者，如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石和城（在今鳳儀縣），龍和城（在今安寧縣）是。南中遍地皆山，地名城名稱和者甚多，其見於史地志者，而南中白蠻之主要部份，即爲氏人，並包納羅族之一部。是自蠻語之和，即洮河流域夷俗地名之和，亦即鄭玄所謂「和，上夷所居之地也。」鄭玄所稱之「上夷」，即華陽國志所謂「雲南郡有上夷，下方夷」，其住居山原高處。又鄭玄以和與和音義同，爲山坡之盤桓。今金沙江、雅龍江之間，羅人亦號盤夷，其取稱亦正如此。而和夷，即羅族之類也。

和夷，爲羅族之與氏混合者，和羅同音，其族即羅也。以和夷人，其名雖有羅羅，和羅兩種，而羅羅之類稱月泥。（見元史地理志。）其地爲六路之越，即羅羅，即音也。和與月俱同聲，（今蜀人及滇西胡家人讀如樂）。羅之切音爲和。此音後，或作案，楚詞注：「巴陝之人於呪詛尼爲其」。今其族猶過半以和爲姓也。羅些語亦以村落之在山坡下者爲和，如九和，八和，東和等。（羅些語讀和音如和。和與阿，按，同音，同源，斯然爲西郡高原族之語。）土著之婦女服製，則與氏種胡家人相同而尺度較長。羅些，華陽國志曰：羅沙，在會縣（今理西）。蠻書作羅些，其族甚遠，而分爲羅與些。在唐時，其人分爲兩方，管理以西至永寧，沿金沙江一帶，西至保江流域，與胡家之浪人，加明，施，順蠻諸種雜居。又永昌以西，潤洽，之之，及道地，之之，江，祿，亦有其族。（見蠻書及元史地理志。）今羅族除永昌而外，與羅融合矣。唐時已有漢人村落，居永昌，麗江間，羅人，不知來自何時。（蠻書）蓋羅些與漢人胡家人之混血，由來久矣。

四 西南夷之民族圖騰

楠木崇拜

以上所述各項，草木牛羊蟲蛇之屬，初民社，以爲族稱，並即以爲氏族之神，崇而祀之，且久而形成傳統之風俗。如苗族祀后稷爲神，即穀神也。苗人祀盤瓠大爲神，大與人類發生關係最早，由川於神而進至農業家族時代之守田及守門，同時觀山火戎，亦作獸戎，故畜牧與農耕之族，並有祀犬之俗也。西南夷爲森林地帶，其族多用竹木之類爲稱號，且奉竹木爲氏族之神也。巴蜀之前，蠻貴高原爲古代森林區，左思蜀都賦言其盛。華陽國志言滇池之原田多長松，有孔雀；永昌濮竹，其節相去一丈，受之解計。宋孝懷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言：馬湖蠻，西蠻，則之別種，以板來售，夷界多巨木，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八寸，若爲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江口，與人上市。南蠻野史言：

大理城南林蔽蔽，人莫敢入，有鶴往來，跡之而入，剗刈榛莽，得平土而居，因名鶴拓。大理府志言：浪穹山上有獅虎。以上所述，皆足徵森林之盛也。又滇海虞衡志載：蒙自開化盛產桂，行入桂山，桂自爲林，樹高四五丈。元江荔枝亦有名，而每年須進貢各衙門，爲累殊甚，居民多砍去，恐以後告無矣。又載：農部名軍巨材，周數百里，皆積於無用之地；且占穀地，使不得種，刀耕火種之徒，視例一樹爲幸。撥木垂蔭，萬畝千尋，千萬年來，朽老於空山。哀牢之山長千里，中通一徑，走森林中垂一天。——是清之中葉，雲南之森林猶盛也。（今各地重山濯濯，大非舊觀，蓋山谷古森林，盡爲刀耕火種之山民所芟盡；原隔名果木，復爲舊時代之官府苛索所摧絕。至金沙江上游數千年之松柏名章，則解爲棺槨，悉隨朽骨爲糞土矣！）

古代森林，蔽天壓地，震撼風雷，驚駭變幻，使人對之發生恐怖神祕之感，而興起崇拜之心。且又爲生活所仰賴，經濟之源泉：衣食桐華，麵有糕糰，渡有筏橋，武器有柘弓木弩，箭甲竹箭（詳華陽國志及蠻書）。而日常用具，亦多取給竹木，西人至稱瀾滄江流域之人爲竹器民族。故各族即以竹木爲稱號，除楚而外，如邛，如徭，如濮，皆同時卽爲種名，卽爲竹名。洱河流域有檉榆蠻，檉榆蠻，（檉，木名，見說文。）邛部有木瓜諸部落（見方輿紀要），建寧郡治味縣，山兩側盡是木耳夷所居（見水經注），皆是也。

秦博士職掌考

秦時博士，掌通古今（見漢書百官表），屬禮官，非學官也。其在秦廷，論議古今，猶可考見者，蓋有八端。

一、議帝號也。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始皇令議帝號。丞相御史廷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

竹木既使用爲族稱，且崇拜爲神，於是其首領亦卽爲竹神木神。所化生，如夜郎王爲竹王，哀牢王爲沈木所生，皆其明證。又竹王者，華陽國志南中志載：『牂牁國，有竹王者，興於遷生。有一女浣水傍，三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有兒聲。持歸破之，得一兒。長有材武，雄於夷狄，以竹爲姓。捐破竹於野，成竹林。漢武帝既渡夜郎，殺竹王，人民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請立其後，乃復立其子。此皆長神道設教之效也。』同書又載：『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甚靈響也。』哀牢王爲沈木所生，亦見同書：『永昌郡，古哀牢國，……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壹，使哀牢山下居，捕魚以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妊。』後生十子，幼子卽爲哀牢王，而沈木復化爲龍，獨漢時，南中昆明皆祖之。南詔蒙氏，亦稱其先出自永昌沙壹。大理國段氏之傳說亦同，南詔野史（胡本）言：段思平之母，『因過江水汎，觸浮木，若有感而娠，生思平並其弟思良。』此種傳說，實亦承襲於哀牢。又麗江麼些首領，則傳說其祖由金沙江乘浮木而下，故姓木氏，亦此類也。

西南夷君長或爲竹王，或爲木王，皆森林民族氏族團體之遺也。今明家及羅羅之族，崇拜竹神及以松柏及栗樹枝爲年節祭祀之神主或標誌，猶到處盛行。

施之總

王爲秦皇，命爲嬴，令爲趙，天子自稱曰朕。王田，去秦著皇。宋上皇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對海若何神也。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還過彭蠡，西至滬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

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楚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同上）

三議封禪也。始皇卽帝位三年（據始皇本紀第二十八年），東巡郡縣，祠嶠嶠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清車，懸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菰藿，言其易運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封禪書）

四以郡縣爲不便也。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侯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國當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本紀）

五爲僞真人詩也。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悉殺諸侯及博士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僞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同上）

六占夢也。三十七年，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鯨龍爲候，今上祠祠備禮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同上）

七議禪讓也。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始皇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始皇大怒曰，令之前，當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

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尋，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鎰，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鄠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竭天下，竭民力，倡優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諸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遂罷議，無禮意也。（說苑公孫）

八議封禪也。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博士七十人議曰，乃欲爲禪讓，此十五帝，其貴者莫大乎淳于。以爲鮑白令之亦是博士。然案說苑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之文，則令之不在博士七十人之列，而羣臣誤以爲博士，非矣。

八議封禪也。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博士七十人議曰，乃欲爲禪讓，此十五帝，其貴者莫大乎淳于。以爲鮑白令之亦是博士。然案說苑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之文，則令之不在博士七十人之列，而羣臣誤以爲博士，非矣。

博士七十人議曰，乃欲爲禪讓，此十五帝，其貴者莫大乎淳于。以爲鮑白令之亦是博士。然案說苑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之文，則令之不在博士七十人之列，而羣臣誤以爲博士，非矣。

康有爲僞經考，以李斯傳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令，有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卽謂吏卽博士，欲學詩書六藝，詣博士受業可矣。漢制郡國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猶國秦制也。此亦誤以漢制言秦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請燒書，明言學習法令辟禁，以吏爲師，欲學詩書六藝以吏爲師，則於吏無微也。焚書令中，以吏爲師之說，康氏卽指爲後漢書六藝之博士，此妄說之耳。康氏又曰，李博士相叔孫通有儒生弟子百餘人，諸生不習詩書，何爲復作博士弟子。既從博士上受業，如李斯以吏爲師之令，則何等腐生，收公犯詔書，而以私學相號召。康氏之言，但是而實非。案

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元年，陳勝起山東，通時爲待詔博士，與博士諸生三十餘人謀誅陳勝。通以言諫二世，拜爲博士，時通未見有弟子也。通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諫也。此諸生，仍指博士，非通弟子。觀本傳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及始皇本紀

唐代之南海大國

唐末以前，南海大國之屢見我國載籍者，有扶南、真臘、婆娑、訶陵、呵羅單、狼牙脣、婆利、丹丹、盤盤、赤土、及室利佛逝等。凡此國名，東西學者，均有詳細考證，公之於世。其所取方法，大致不外下列數端：即求對音，據方位，計行程，驗物產，明風俗，證碑銘，測日影等。旁及天竺經典，大食史記，核對名實，力求精確，用心之專，可以概見。然以我國典籍之浩如煙海，記載南海材料之特別豐富，其間錯綜矛盾與說誤之處實極不少，固是上述之法有時而窮，有時且不能自圓其說，故中之所考，乙哥暇之，今之所是，甲可非之，至今能成爲定說者，爲數尙不多，其故殆在此。但考證者，尙有三點，未盡注意，亦係要因。茲試述之：（一）爲時代之劃分。我人可以開婆一名爲例。按此名始於劉宋，止於趙宋，唐時則通稱阿陵。新唐書中雖有訶陵亦曰社婆、曰爾婆之語，但久居南海之義淨，從未提及開婆，是大可異，且新唐書中所載訶陵之方位，與宋代載籍中所言開婆之方位，迥不相同。然則唐時及唐前之開婆，豈即宋時及宋後之開婆？故考證南海地名，應清時代，頗關重要。（二）爲首領之遷移，此事不外起於兩種原因：其一，用國稱，國者遷避，遂致遷都。其二，欲謀控制要津，操縱貿易，發見原來之首領不合，遂另覓適宜地點，冀達目的。按此種種情形，在南海各古國中則不勝舉，即降至十八世紀初，其風猶盛，如柔佛之再三遷都，即係顯例。（三）

三十四年李斯言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云云，即可證矣。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從儒生弟子百餘人，此時通雖見有弟子。然則其爲秦博士已四五十年矣，廣氏謂通爲秦博士即有儒生弟子百餘人，又非事實耳。

張禮千

爲扼守交通孔道。按唐時唐前，中國與印度，或中國與大食之海上交通，必須取道馬來半島，毫無疑義。考其時之重要路線，計有三條：（一）爲介於暹羅灣與榜島刺灣間馬來半島狹隘之部份，即世稱爲商船地峽（Isthmus）者是。（二）爲介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間之滿刺加海峽（Sunda Strait）者是。（三）爲介於蘇門答臘與爪哇間之巽他海峽。惟後述之一線，因太偏東南，故不若前二者之重要耳。是以隋唐控制此等通道者，即操縱中國與印度或中國與大食之貿易。由是考證爲南海富強之國無疑，欲索此目前，則其國非位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東岸不可。就此以觀，唐時或唐前之南海大國，自均位置於此地域之關也。此種情勢，至今仍不稍變。新嘉坡爲近代南海之重鎮，其故亦在此。余認第三點實爲考證南海古地名之先決問題，倘我人於考證之時，先具此觀念，則一舉兩得，當大可減少。

最近無繼廣先生告余，謂赤土係隋時之大國，何隋後無聞，事極可疑，彼謂言隋時之赤土，即義淨所稱三羅道之羅基，余頗疑其說。蓋於考基，其人比耳（Bihar）於六十年前已考爲（Bihar）（見一八八一年刊馬來亞洲學會報五五二面），世人均承認之，其地今屬荷屬吉打，粵僑稱吉礁，發見古物極多，實大有爲赤土之可能。余因蘇先生之一言，頗感興趣，爰就所知，並採荷人孟士（Monsieur）之說，將唐代南海之大國，作一簡要之附釋，以就正於讀者。

扶南一名，始見三國志吳志呂岱傳。自晉至唐均有傳。隋書無之，僅於真臘傳中謂至賈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則其時扶南已亡阿拉，但據新唐書所載又不然。謂（扶南）治特牧城，俄為真臘所併，後南徙那那城，武德（六八至六二六）貞觀（六二七至六四九）時再入朝。準此，扶南非全亡於真臘，不過一再遷都以避其鋒而已。「特牧」唐人孟士斷為 Dharmapala 之音，於是，故特牧城得還原為 Dharmarajagata，意為法王城。那那城伯希和還原為 Navutagata，意為新城，孟士還原為 Nivamitragata，意為新法王城。按 Dharmapala（法王）一名，於四世紀前為東南印度波羅婆王朝諸王慣用之尊號，占婆與真臘之君主亦喜用之，以示彼等與波羅婆遠唐帝國之關係。今暹羅灣兩岸有一地曰六坤或洛坤者，西人通稱 Ugon，其古名則為 Nagara (Ti Dharmaraja，意為占碑法王城，暹人今讀作 Nakhon Si Thammarat。係由前名轉出，一見便明。根據上述，所謂特牧城或那那城顯係今之六坤，斷無疑義。并且據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所誌，謂南至占波即是臨邑，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按占波即今安南，由此沿暹羅灣再西南行（疑指步行）一月而抵扶南，則七世紀時之扶南更非位置於六坤不可。由是我人可知唐前扶南之疆域實甚廣大，不但擁有柬埔寨及南暹之地。且擴及馬來半島，遂能控制中印交通，成為一國，其故在此。陸上陸路，強鄰四起，始漸衰微，終至無聞。惟特牧與那那，觀新店所遺，顯係兩地，今同位六坤，其地抵觸！然此不難解釋，原六坤係暹羅之一府（註二），今所指者係該府濱海之首邑，那那城即指首邑。至於特牧城應在其北，後受真臘威脅，遂棄此舊城，另創新都，此新法王城一名取義之由來也。至特牧城以前之扶南首都，始即今暹東南部之 Nakhon Phanom，後字與扶南之音相合，意即扶南城云。

荷人孟士，將宋前之閩婆，及宋時與宋後之閩婆，劃分為二，頗具卓見，彼斷宋前之閩婆應在馬來半島，宋時與宋後之閩婆始明指今

之爪哇，考證之詳，都六萬言（見吧城皇家藝術科學學會報七七期第三冊）。今擇其說之可從者，并參已見，簡釋於次。我人首應注意者，厥為讀音類似之名稱。占婆之為安南，已成定說，可置勿論。又梁時之諸薄，隋時之杜薄，則為今暹羅（Mindanao）之首邑 Subak。此外尙宜尋究者，有朱波、閩婆、社婆、耶婆提、耶婆、赤土等，余意此種國名，雖非一地，實係一國，其讀音均一彈之轉，明甚。朱波建國稱句，此無異詞，人謂伊洛瓦底江之朱波，故曰朱波，殊不可信。余推其建國時期，應在三、四世紀，蓋其時有暹國，其後有閩國或滿國（至唐時始稱暹）耳。追創國興，朱波不語，遂循馬都八灣（Marakban）南遷。然其時扶南尚強，在海峽之順邊（Pensserin）為其屬國，朱波無從立足，益南而人馬來半島，蔚為唐前唐時之南海大國，更數百年，此即吾人熟知之閩婆是也。

閩婆之疆域，於五世紀時，擁有今之馬來亞及其西北之地，然於六世紀時其南境僅止於彭亨，其時有毗鄰國者焉與於此，可為明證。余意毗鄰即 Tekun 之對音，其地位彭亨河口，華僑呼為馬六甲，今蘇丹之王宮在此，且多古墓，頗堪注意。又據梁書所載，謂毗鄰有山出金，金生石上，無所限也。此與十六世紀末葡人伊里氏所誌彭亨產金情形亦同。迨至七世紀，北有強盛之赤土，故此時之閩婆應在今占打之南。吾人將閩婆位置於馬來半島，不但有充分理由，且可解決若干問題：（一）法顯所經之耶婆提，世人均於對音，均認為爪哇。按諸中國記載，爪哇在廣州東南，如是法顯停耶婆提五月日後，坐船東北行趨廣州之語，即不可解，蓋應言西北行也。是以孟士將耶婆提置於占打，謂法顯由此登岸，橫越半島而至六坤，然後捨陸上舟東北行向廣州出發，其理遂通，稍後求那跋摩之由閩婆至林邑（安南），由林邑至廣州，應與法顯所取之道亦同，並且其時中印交通，爪哇實非必經之地。益可知耶婆提之非在馬來半島不可矣。（二）宋書中有呵羅單國治閩婆湖之語，隋書中謂赤土之南界曰呵羅單國。此呵羅單與呵羅單均為 Kelahan（或稱 Kalatan，即占碑）之對音，絕無疑義。

由是未書隋書之說均可解，蓋亦十確在吉蘭丹之北也。(二)唐書國
修內所言之絲島，小下所居，半日(疑月之誤)行至府地勃棉，行
五月(疑日之誤)至佛代國，越海即開婆也，亦可解。余考此島今
稱何之，Kurea，由是沿馬都八時而下，其地地相，此名蓋十是原為

Matapura，即今自羅地坤西岸之 Tukuna，傳代為 Utiyina 之對
音，即亞齊之古名。於是越滿刺加海峽而達馬來半島之開婆矣。(四)

熟唐書所記中主要之點，亦盡可解。按中國與大德人之記載，均認
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平行，謂為由西至東，正確言之，實由西北而至

東南，試觀今日地圖，即可明瞭。故所謂東距婆利，應是東南，所謂
西距婆登，應是西北，婆利客後再說，隨婆登即位簡羅地坤，其對音

為 Duawulan，此指陸地橋樑，與地坤之情形完全吻合。查此地
峰，西北起迷黎車 (Mergu)，東南至翔，左所等則，右是羅

門，適成中南半島與馬來半島間之陸橋，其間要水道，尚為我人
今日所熟知者，有簡羅至尊達 (Jurnalun) (僅二十三哩)，蓋里

(Tribes)，余考為明代之棉蘭 (Patalung，蓋里考為赤土)，及吉打至
里至六坤，蓋里至佛頭 (Patalung，蓋里考為赤土)，及吉打至

一 (Ginibot)，許鑾橋先生考為赤土) 諸線，而蓋里與萬崙之間，
僅一百七十哩，今日仍可通舟。由此可證，此一地帶，宿為中印交

道，尤以滿刺加海峽海盜橫行之時為然，且較之繞半島行，可縮
短約一千公里之路也。又昔人之開婆為「洲」，亦因此故(按洲之

英文為 island，此字原訓為陸地之西側有水者，不一定作島解)。至
傳中所謂東遠於婆羅佛斯城，即由翔茶向東南移至 Butus，其地在

蘇門答臘境內，去海甚近，出土古物甚多，今，僑呼為木至。其地移原
因，係被室利佛逝擊敗故，時在七五〇年前，是時佛逝甚強，且廣六

地，其地塔波以視勝利，有碑銘可證也。又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
一尺四寸云者，應在北緯六至七度之間，故余認開婆最初之首都，當

在今吉打河旁。但希和因開婆之必係爪哇，遂疑夏至或係各在之誤
矣。再吉打河有一支流，名 Rambat 河，源出吉打東城諸山。此

海。以上諸說，皆非偶然巧合，實因唐時所前之開婆必在馬來半
島，有以致之。試再論婆之開婆。

至六九五年)，對地情形，必甚熟悉，可以斷言。最奇者，至義淨

譯出(指義淨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始知婆提開婆，是婆羅洲。

余考義淨所稱之開婆，實即開婆，蓋開婆自貞觀間至大曆初(自六六六

至六六七年)，約一百年，未入朝中國一次，此蓋由於佛逝之起而爭

霸，開婆一再為其所敗，故其時開婆之政治中心，已由翔茶南遷。義

淨遂用詞陵以別之，而翔茶則仍指開婆也。至義淨稱南越之開婆曰

詞陵，亦有根據。按詞陵係 Kalinga 之對音，其地為達羅毗荼人所

居，此民族之移殖南海，余認最晚應始於無憂王之征服羅陀伽，至二

世紀或三世紀婆羅婆併注新時，又再東徙，四世紀中蘇木答刺笈多

(Samudra Guha) 侵入婆羅婆，更大量移至南。此種情形，證之

今日，仍復如是。今南洋有一種吉靈人 (Keling 或 Kine) 者，即係

達羅毗荼人，在緬甸約有一百萬，在馬來亞有八十萬。據 Wilkinson
馬來英文大字典上卷五四二面所載，謂 Keling 即 Kalinga 之士者，

之東。故吾人宜於蘇門答臘東南部及爪哇求之。迨至十三世紀諸蕃志著錄之麻里或哥羅，始指今之 Bali（華僑通稱巴厘），此應特別注意者也。新唐書謂婆利亦號馬禮。孟士提馬禮之下有「一」字，所疑甚是。由是馬禮遊可比對義淨之末羅遊（Malaya），此乃占卑（Jambi）舊港一帶之古稱。準此，六世紀之婆利，自可置於蘇門答臘之南部矣。伯希和疑婆利扶南傳中之馬五洲，其中「五」係「立」之訛，馬五洲馬立，遂及於馬禮而考為 Bali，此實以諸簿為屬婆利為爪哇之主觀所困也。余認婆利一名，與六世紀前所稱之頗黎、頗底、數璠（關於此等物名，可閱南洋學報第五期韓槐準之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一文）極有關係。今考蘇門答臘東南之彭家島（Pangia），係出晶石著名之地。據一八二四年 Raffles 之「蘇門答臘」一書頁一四二面所載，謂寶石出於彭家，係水晶之一種，常可於錫礦內得之，其量不少，盡藏於豐富之錫苗中。又據孟士言，昔有土豪，其名湖王（Danau Raja），因欲得重三三六布刺（Carat）之鑽石，曾於西婆羅洲引起大戰，後知此鑽石乃係出於彭家之晶石。新唐書中謂婆利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顯係與此晶石相類之物。今南婆羅洲之馬來人，稱鑽石之尚未琢磨者，名曰 Potti，余信此亦火珠之類。惟 Potti 之音韻頗異，而頗底與頗黎同，由是轉成婆利，似極可能。吾人再檢梁書所載，則知婆利亦一佛化國，其王頗伽保 Kula Virika 之對音，此云仙島也。該王於五二二年貢瑪瑙器於梁，自亦晶石之屬無疑。荷蘭學者，曾於舊港附近之 Seguntang 山麓，發掘古物，獲一石佛，高可三公尺，作庵摩羅婆形（Amara-vati），斷為六世紀之佛教遺蹟。又新唐書有層林邑扶南亦土丹丹（余認在新嘉坡）而至婆利之語。故吾人根據上述，在尚無其他充分理由發見以前，不得不將六世紀之婆利，暫置於蘇門答臘南部，而以舊港為其首都矣。七世紀中，室利佛逝勃興，奄有末羅遊地，婆利被逼，遂遷爪哇，其建國之地應在中爪哇北岸之 Paiti。此可以下言證之：其一、Paiti 位居要衝，且前有 Muria 火山之掩護，致不受西北

與東南兩風之影響，遂成良港，後港口為淤泥所塞，貿易重心始移至 Japara，此十七世紀以前之情形也。其二、據當地土人傳說，Paiti 係一古城。其三、梵語稱晶石曰 Spatika，吾人據斯（名見魚梁親略，指大秦）還原為 (Co) Jenkins 之例，前奪 S，後奪 ka，即成 Phati，此即頗底轉成婆利之關鍵，前已言之。此外尚須一證者，為婆利以東之羅利（Rutledge），據通典所載，謂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此與海島逸話卷三著錄之武敦（在望加錫南）婆羅（在安汶東）兩諸地之土人完全相類。故羅利應於摩鹿加羣島中求之。按此可畏之羅利國人，即由婆利買得晶石，貨於林邑，傳至中國者也。吾人將梁唐時之婆利，置於舊港與中爪哇，雖尚無更充足之理由，然欲認其時之婆利必為今之舊港，則亦未敢苟同矣。

當扶南勢力尚未伸入馬來半島之前，其地已有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之大國，此即狼牙脩是。據梁書所載，該國入貢始於五一五年，詢其立國之時期，謂已四百餘年，由是可知狼牙脩之成立應在一世紀末或二世紀初，但該國與中國發生關係，僅在梁陳二代，第二次入貢在五二三年，第三次在五三一年，第四次在陳光大二年（五六八），自此以後，在吾國載籍中雖尚時見狼牙脩之異名，但國交已斷，可無疑問。蓋此時北有強盛之扶南，南有方興之閩婆，為之阻梗故也。余推此國之疆域，在隋時及隋前，當北起六坤，南包吉打，並奄有東西兩岸之地，親常使亦土之行程，謂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又據新唐書謂婆利與狼牙脩接壤之語，可以明瞭。迨赤土崛起，扶南南徙，則其國似僅有北大年及吉打之地矣。蘇門答臘八根據鄭和航海圖之標西加一名，斷狼牙脩在北大年，大致可取。惟我不應遺忘者，即關於吉打紀年之記載（按此書馬來人稱 Hikayat Marong Mahawangsa，第一字係大食語，解作故事，後字吉連語，於義曰龍，第三字梵語，義為大族，此名意譯之曰龍王故事，已由 James Low 轉成英文，刊於一八四九年之印度羣島及東亞雜誌第三卷中），龍王國 Langkasuka（狼牙脩）去海甚遠，遂遷 Perakum，此名

疑係島夷誌略中蘇洛高之對音，乃今吉打南部之一地也。又蘇羅河上有一支流曰獐牙脩河，據馬來人傳說，吉打之古都在此，並稱其地爲神仙之地，或曰快活之地，又譽爲黃金時代之王國，而馬來人稱神國或快活之地曰 Alangkasta。此二子與獐牙脩河有關係，殊爲顯明。故可斷七世紀前之吉打，必爲獐牙脩之一部，實無疑義。迨赤土與阿拉伯相繼強盛之時，其國遂衰。九世紀中，蘭之政治重心移至爪哇，獐牙脩遂仍有吉打之地。此宋時及宋後之義羅，所以再有獐牙脩及龍牙摩角之名也。此時該國首都，應在吉打山（吉打峯）附近之 Merbuk 河口，惟事在唐後，不再細述。又在義羅書中，謂在室利婆哩（Sribetra）之東南有耶迦成國，前者世人既認爲蘭甸之卑（Prone），則將耶迦成位置於北大年與吉打間，察其方向，頗爲符合。至於義羅傳中之越利扶南，經緯耶迦成，則前者當指扶南連都之六坤，後者指北大年之港口矣。

丹丹與單單僅見梁書及新唐書著錄，自後即無聞，直至清初始再見單單之名，實極奇異。許雲樵先生考爲吉蘭丹，似有缺憾，且假定多羅磨爲丁加奴河一支流 Telagong 河之對音，尤不可取（見南洋學報第一期丹丹考一文）。設丹丹而在吉蘭丹者，則常駿之使赤土何不提及。隋書婆利傳中雖有丹丹之名，但須於別處求之。按丹丹之方位，在通典中著錄最明，謂在多羅磨國西北，振州東南，新唐書則缺「北」字，所闕實大。振州係今海南島，咸無異詞。多羅磨之在何處，亦不難求。今爪哇西部，吧城附近，有一主要河流，即名 Tatum，此即多羅磨之對音，斷無可疑，且於河旁遺有遺屋婆移民之石碑四方，今盡出土。其中一碑刻一王像之足跡，係紀念王者武功之意，另三碑均刻有補刺摩伐摩（Puthavattana）像，一碑王戴甲冑，情劍不入，一碑王爲諸城之征服者，一碑王爲一水道之渡聖者。凡此三碑，意恩（恩）與字格耳（恩）均加考證，謂建立於四百至四百五十年。然多羅磨之開於中國，始於隋唐，可知此國在此時當較盛也。孟士據此，以多羅磨置於與他，頗爲合理，由是置丹丹於新嘉

坡，則與通典所言之方向極相符合矣。設義羅之咀咀洲即係丹丹，則其名在阿拉伯之後，婆里之前，自亦應位置於新嘉坡最爲合宜。按新嘉坡於宋時爲迦吧阿（迦吧阿）（三佛齊）所轄，至元則稱 Tondak（單馬錫），論其地位之重要，於元前無聞，殊屬可疑。若漢通支之使所經之皮宗，確係柔佛東岸或西岸之 Yeddo 島，則必繞道新嘉坡。所不幸者，該地之古史尚未明，而與丹丹對音相同之地亦尚未得，暫置於此，未敢確定。但單馬錫及其附近之 Patnam 島、Bintang 島、Singap 島等，均含有「丹」音，大可注意，且荷人 Valentijn 說古丹丹（Patnam Yeddo）亦應在新嘉坡附近也（見 F. B. G. 七七卷第三册三六二面）。同時隋之謂羅且既在吉蘭丹，自不能再認此爲丹丹矣。至於清初文獻通考四裔四柔佛條內之所云，謂柔佛屬國有丁加奴、單單、彭亨，雍正七年後皆通市不絕。此單單亦不能必爲吉蘭丹。考十五世紀之滿刺加王國，其勢力即不及於吉蘭丹，柔佛承滿刺加之後，又有荷人荷人舞古子（Gugus）及亞齊人之先後入侵，吉蘭丹更無屬於柔佛之可能。且在 Winjeds 所撰之柔佛史中，亦不提及，反之，新嘉坡之屬於柔佛，則盡人知之。是以單單若即丹丹，則更非指新嘉坡不可。又通考謂單單在西南海中，距廈門水程一百三十更，柔佛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若十八世紀初年之航海，仍如唐宋時代之沿暹羅灣行，則置單單於吉蘭丹未嘗不可，若其時已能橫越七洲洋，則單單自比柔佛爲近。惟柔佛與新嘉坡僅一峽之隔，而相差達五十更之多，亦不可解。然我人須知，十八世紀之柔佛首都，遷徙無定，大致均在柔佛河上游之 Johore Lama, Panchor, Batu Kausar 或 Ulu Tiram 等處，自柔佛河口，溯流而至此等地名，少則一日，多至二、三日，則五十更之差雖未免過甚，然亦不足爲異。他日新嘉坡與馬來半島之考古發掘，如更有新材料發見，則吾知置丹丹於新嘉坡比置於吉蘭丹更有其可能性也。

觀隋書所載，赤土顯係南海之大國，但隨後無傳，僅於新舊唐書婆利傳及新唐書盤盤傳中提及其名而已。關於此國，許雲樵先生根據

通典赤土傳中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一語，考爲宋卡（見南洋學報第五期赤土國考），頗有理由，蓋宋卡之原名爲 *Silaboka*，係出梵文，解爲師子座也。惟僧祇爲大食語 *Magadha* 之對音，解爲黑人，亦應注意，余意建赤土國者，亦南印度之太密爾人耳。至孟士考爲佛頭廟（在宋卡北不遠），其主要之理由有二：一、佛頭廟之土亦包，而入口處又有一赤山爲記，暹人呼曰 *Phu Daeng*（前字解山，後字解微赤），許雲樵先生謂宋卡北大年一帶土色多赤，其意亦同。二、常破所經之雞籠島，爲馬來語 *Chilung* 之對音，此字解作閃光之意，其地即佛頭廟附近之島名 *Krav Yai*，據史密士旅暹五年記二卷九〇面所載，謂此島海面，夜發熾光，可爲佐證。日人足立喜多於法顯傳考證一書內，謂雞籠島係今之 *Kolanun*（吉蘭丹），自不可收。然彼等誤考，終不脫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之成見（詳三），致無從解決久居南島之義海不提赤土之原因。竊意赤土一名，音義雖關，蘇繼廩先生謂赤土即錫茶，實中錫的，蓋赤與錫，土與茶，均一聲之轉明甚。是以義海所言之錫茶，既指暹都前之閩婆，又指七世紀後之赤土，殆無疑義，並且錫茶（吉打）一地，發見佛教遺物之多，目前在馬來半島中首屈一指，其與此時代有關者，即爲在威斯來區（該區僑屬吉打，在檳榔嶼對過）北部出土之石碑。碑似爲圓柱形之一部，其上有二筆塔波像，碑上有銘，係關於無量如來（*Tathagata*）之勸語。其銘於碑旁者，曰此係大航海家佛陀波多（*Mahāvīka Buddhagupta*）之禮品，彼曾隱居於 *Rakamritika* 者也，此名意譯之即係赤土。由是吉打實爲赤土之地無疑。試觀上述，梁前之狼牙脣，梁後隋前之閩婆，隋時之赤土，均先後統治錫茶之地，益益明瞭。至赤土之國界，除東波羅洲余疑爲 *Pulau Laut*（此曰海島，係馬來傳說中七島之一，在南中國海中，頗著名）之對音外，而西波羅洲即係 *Barots*，亦即閩婆南邊後呼爲南陵之首都婆羅伽斯也。南例羅曼即係吉蘭丹。如是與隋書所載均能符合。實言之，赤土之疆域，北起佛頭廟，南至吉打是已。自一九一八年法人戈德弗明 *Godfray* 即實利佛道之後，荷法

其日學者，羣相研究，均考證其地爲今之巨港（舊港）。其所恃之主要理由，因室利佛道即三佛齊，即舊港故也。三佛齊即舊港，元明載籍屢有提及，不無根據。但室利佛道之與三佛齊，其間關係，我國史籍，絕無一言，實能確爲一證。雖佛道與佛齊之音聲可比對，然「室利」與「三」究難相通，並且在宋史三佛齊傳中，祇將「三」譯爲「室羅」，「室羅」「悉利」，未譯爲「三」，足證此兩國之非一，且不能置室利佛道於舊港也審焉。藤田豐八引用寄佛傳旋石觀時條內至利佛逝之目影，將其移於舊港以北之占卑，亦不妥當。按梵文 *Si* 之意爲吉祥，*Vijaya* 之意爲勝，前加 *Raja*，即可解爲吉祥勝王，此與我國慣用武帝武王，英國慣用維多利亞，其意相同。室利佛逝國之用此名稱，即因其王常打勝仗之故，今南海之土豪，間仍用之。蓋先簡述佛道之武功於次：按唐時爭霸滿刺加海峽之國有二，即室利佛逝與河陵是。佛逝首次擊敗河陵，應在西元六六六年前，蓋自是年起，河陵久不入朝中國，可爲一證。六七一年冬，義淨自番禺起程，始提及室利佛逝，具證該國之建立即在此時。按此遠有咸亨至開元（六七〇至七四二）間數遣使朝唐之舉。六八四年佛逝王勝能（*Jayavarman*）建室利察咀國於巨港，此可爲征明蘇門答臘南部之證。多羅廢於六八六年後之無聞，即爲佛逝所滅。七二四至八年間，河陵再敗於佛逝，河陵之土族，偕同耶（*Sanjaya*）移避至爪哇，此可以七三二年僧開耶之碑文爲證。據碑文所誌，是年僧開耶（一）自佛寺於爪哇之 *Watik* 山，又謂 *Jayavijaya*（耶婆提）在其移入爪哇前係使其祖先所統治之國，則唐時唐前耶婆提之非爪哇，又可得一確證。據冊府元龜所載，唐元二十九年臘月（七四二）有册封佛逝王劉騰末（*Indra* *Prakarna*）之語，以後即無聞。故七四二年可爲佛逝之末次入貢。七五〇年在七、佛逝三敗河陵，河陵繼都，並征服蘇門答臘地，築塔波於六坤，以誌勝利。嗣後河陵又強，故於七六七年及以後又屢朝中國矣。但於七七五年時，佛逝仍統治河陵，因其在六坤更廣築塔波可以知之。自此時起至九世紀中，可爲河陵與佛逝爭霸時期，其勢復

陵比佛近焉強，以訶陵肯入貢中國，而佛逝則無聞也。自八七冊至八八
九〇年間，有新興之強國崛起，名迦吒訶（即下略）。波佛逝，與
訶陵，獨霸潮刺加海峽。此即金洲之面王特，亦即宋氏所稱之三佛與
齊也。至十世紀初，大食與著錄之迦魯，因爲室利佛逝之對峙，而
然已名存實亡，服役於迦吒訶，而非唐之大國室利佛逝矣。

一、計畫中所誌之行程日期必須細究。

須鑑別。

我人稱讚義淨之高僧傳，知書於大正十一年。義淨高僧傳，空佛所撰。西
停去月，再往末羅城，復住南園，轉向羯荼。至大正十二年十二月間往
印度，由是十載蒙經。方始旋旆歸。但過羯荼後，仍權居佛逝，則
此時義淨之居佛逝應在武久三年。以至六八九年。始回國風便，回達廣
州。同年冬，省貞因附商船，再至佛逝。後有大律師者，追義淨於佛
逝，獲義淨遺之點唐印，即於六九六年附船而向長安。開時以新譯之雜
論事卷，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一卷，託大律師帶
歸，至義淨自己，則於大正五甲仲夏始起至洛河。準此，義淨之居佛
逝約十二年，其寓寄歸傳與高僧傳之時期，則應在六八九至六九二年
間。試檢義淨書中，東提及末羅城，則云今改爲室利佛逝也。一提及
末羅遊，則云即今和利佛逝國是，語意可知。義淨詳述寓寄時所住之佛
逝，與其由幸赴印時最初所經之佛逝，必係兩地，絕無可疑。蓋據上
述對佛逝之佛逝與末羅城本係兩地也。我人再究兼行兩處之行蹤，則
知廣州至室利佛逝國約須四月。由山佛逝至末羅城凡十五日。由末羅
城至佛逝亦須十日。問曰：海是知末羅城適在佛逝與羯荼之間程，惟自末羅
城至佛逝必須轉向北，務宜注意。實前之以此兼求法高僧，先循道經海
之處，兼求法高僧得訊望未羅城後轉向北行是也。然則末政前與已改後

之窻利佛逝。應分證何處乎？據新唐書室利佛逝傳所載，謂室至立尺之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此則係北緯五度五十分之地無疑。又據義淨之寄歸傳所載，謂室利佛逝國至來月中以圭測影，本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亦爾。十舉再度自過頭上。若向南行，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尺係寸之誤），日向北邊，南影同爾。此則非赤道直臨之地不可。是以發淨初經之佛逝，應在今吉蘭丹河口，改末羅城爲佛逝之佛逝，則應在蘇門答臘之監籠河（Kampar）口。考古蘭丹於隋時爲訶羅旦，隋後無聞。我人以唐初之佛逝，位置於此，實甚相宜。

峇汝，位河口內十公里處，舊者曰舊城 (Kota Lama)，去河口約二十公里，河最闊處達三五〇公尺，吃水八尺之船可自由進出，馬來小
船則上游可達三百公里，且昔蘇丹亦以金著名，其量僅次於彭亨，
又工紡織，迄今仍然。故香檳依北緯五度五十分之根據，置佛逝之首
都於舊城，自無不合。然一國遷都海中，於十一月至二月東北信風降
臨之際，洩洩險惡，一因不能控制滿潮加海峽，三因佛逝國力之充
沛，於六八三年已征服末羅瑜，滅亡婆利，遂再建都於監窺河口之
Maura Takus (前字即前言之意) 矣。其地在北緯二十分，適斜對新
嘉坡，又幾為海峽最狹處，佛逝建都於此，遂能控制中印交通，掃除
海峽海盜，稱雄南海者約二世紀，海非偶然也。且據 Takus 土人傳
說，其地昔有一太城，細繞城行，三月方盡，又據荷人 Muller 與
Beest 之調查，謂其地附近之頭目，或稱 Dato Onopiedjaja，或稱
Duloe Kiriwajaja (分見一八三七年之 Pids-T. 及一八七七年之
B. G. 頁三十三、三三六及四一三)。此一名豈非 Srivijaya 之變相
乎！是可知佛逝第二次之首都，必在 Maura Takus 也。再新唐書中
之郎婆諸斯，即寄歸傳之婆魯師，其地即 Takus。西北之 Baros，位
蘇門答臘西岸，以產龍腦著名，至於「郎」字，係亞齊語 Lings 之對
音，解為景色，別無他意。總上所論，與唐代載籍完全相合。

此外尚須一述者，就實載於七八五至八〇五年間所撰廣州通海夷

之通道。據賈耽所誌，到軍突弄山後，又五日行至海峽，善人謂之賈，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東水行四、五日達河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吾人若將賈耽之方向略予變通，則與上述情形亦不矛盾。「賈」即滿刺加海峽，其方向自西北至東南，百里係指最狹處，北岸者即在海峽之東北，南岸者即在海峽之西南，故羅越國應位今之柔佛境內。據華新音譯之例，其地顯係柔佛河近旁之(So)luai，該處之河名山名，均同此稱。足証羅越位此之確。佛逝國即在盤籠，由是東北行可抵河陵之首都盤籠伽斯，以其時之航行，難須四、五日也。

唐時唐前之南海大國，既略述如上，今作一結論。吾人以兼併扶南之真臘為起點，其西為杜和鉢底(Dvavavai)，該國位湄南下游，唐時相當強盛，真臘勢力之不及馬來半島以此。由此而南為盤盤，為赤土，為郎迦戎，其西後為羯荼，其南先有訶羅旦，後有建都不久之室利佛逝。羯荼之北為墮婁，羯荼之南為訶陵，訶陵之南，先有毗婆，後有羅越，羅越之南為丹丹，越賈耽所言之「賈」，為征服末羅瑜後之室利佛逝，其南即亡於佛逝之婆利，越順塔海峽(即時王順塔稱雄萬丹，故用此名，即異他處)為多羅麻，其東即婆利，室利佛逝之西先曰婆魯師，再北為佛代。總之，凡此諸國，幾盡位暹羅灣、滿刺加及順塔南海峽，扼中印交通之孔道，擅珍產異物之大利，故能雄霸一

方，來朝上國，誠唐時之盛事也。讀者試取今日之南洋地圖一核之！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寫於聚子嵐垣

(註一)印度孔雀王朝最偉大之君主，首推無憂王，王加冕於西元前一六九年，越八年(即西元前二六一)抵現現陵伽(Kalimera)，據碑文所誌，是役之屠屠者達十萬人，彼俘者無數，一切書行者，悉歸門東，悉獲中侍。但經此而後，王勿復情，依佛敎，並於西元前二四九年傳其加德波波多(Vijaya)，其云近勝(親朝佛)，又繼其公主為尼，信佛之說如前。王對 Dharmas 一名，會下定議：一日對佛敎敬重，凡父母之命須服從，對苦行者及僧尼及婆羅門家應施敬禮。二日對一切事物應慈悲，王自身取消狩獵，王宮之內應廢除一獸二姓，日後凡完全禁止，惟大戶一類未廢，然於王之敕政得悉一切罪惡，廢除刑罰，諸死者得受刑三日，其後即作一別一世界之幸福。三日忠誠。按此一名經一經，全篇家法然之(以爲)E. Thompson 之印度史四九五二面)。余竊東南印度之土人移住南島，不應後於無憂王時代，觀其無憂王一事可知知之。是以當一省之通行於中南半島，自可無疑也。

(註二)據四十年前之史實新書，謂六坤一省今日之富庶與托素美(Pulau)時代無異，時民三十萬人，其中二十萬悉住於最肥沃之平原。此平原在山之西一日程，而山之兩側則河道交流，水澤無缺，此因雨季。以，向山吹拂，甘霖時降所致，是以此省之富，遠非暹羅他省所及，慶泰元年會進，暹羅所領之家畜，比諸六坤以南各部合計者或且過之(見 Watling's Banyu Five Years in Biam 第二卷 111 八至九面)。舉此以推，六坤為自古至今之一重要區域，顯然。

(註三)馬來半島各地土產銀鑄色者甚多，實不能作為赤土命名之惟一理由。又如新嘉坡利得摩，謂地大，洲多島，亦號為島，但蘇門答臘、爪哇、以及蘇門答臘、何嘗產馬。按馬來半島中以產馬著名者，僅有松巴島之 Bido 地方，然此不能為島產也。

盛唐詩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

朱 僕

自新疆內向，開發西北呼聲，高唱入雲，考察團體，絡繹而來，時人名流，亦莫不以馳赴新疆一行為榮。嘗讀近人游記，莫不贊歎河西走廊之饒沃，天山南北路之雄偉，筆以先民辛苦經營之金城湯池，今日淪為邱墟為憾。余竊有感焉。因見盛唐詩歌

中，所描寫河西走廊，固一天府之國，而天山南北路，固漢族揚威耀武之場也。盛唐詩人中，尤以岑參隨軍遠征，身歷北庭及安西都護府，所描寫蔥山蒲海，以及陽關玉門，魚海龍堆邊塞風光，歷歷如畫。固加以考證整理，發揚先民之精神，提倡拓邊之

興趣，兼以供留心邊疆問題及實際從事考察者之參考焉。

（上篇）邊塞詩人岑參

盛唐詩人中，岑參以擅於描寫邊塞風光知名，唐滄浪齋謂「岑詩壯，讀之令人感慨」，蓋其開拓拓界之志，忠君愛國之忱，懷鄉離家之思，莫不於關山行役之中，荒城落日之際，大漠平沙之間，流露之，其悲壯蓋有由來也。如碩中作云：

走馬西來欲到天，
離家見月兩回圓。

今夜不知何處宿，
平沙萬里絕人煙。

是悲壯而令人感慨也。又如蘇秋山行云：

疲馬臥長坡，
夕陽下通津。

山風吹空林，
獵獵如有神。

則悲壯而又奇矣。岑參雖與李杜齊名，然其傳唐書不為立傳，據唐杜確「岑嘉州詩集序」云：

南陽岑公，聲稱尤著。公諱參，代為本州冠族，曾大父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以學術著聞，官至台輔。早歲擢第，能自砥礪，獨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博，其有所得，多入佳境，遠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誦誦吟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

又述其行狀曰：

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使判官。入為右補闕，頻上封事，指述權倖，改爲起居郎。尋出為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使判官。聖上肅清藩邸，兼統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由是委公以重矣。之任，入為禮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郎中，又出為嘉州刺史。時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兼嘉州刺史。其後遷為嘉州刺史。

本篇僅考其出關充安西節度判官一段，以見其邊塞詩歌之作，其詳分述如左：

一 河西諸誌

河西諸誌

唐代盛時，奄有西域，新唐書地理志所謂開元大盛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界于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唐代經營西域，以河西諸州為樞紐。太宗平吐谷渾，滅高昌，平龜茲，悉定西域之地，將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達至波斯，大略皆西域諸國。唐代置城，總分七道：河西隸隴右道，分涼州武威郡，沙州敦煌郡，瓜州晉昌郡（今甘肅安西縣東），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以外接伊州伊吾郡（今新疆哈密縣），西州交河郡（今新疆吐魯番西二十里之雅兒湖），北庭大都護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乃縣北二十里），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即高昌，在今吐魯番西北招哈爾哈，後徙龜茲，即今庫車，惟中間曾徙治高昌故地），分屬洛州西州，西至波斯國，皆隸安西。其間列戍千里，驛站相接，而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當日為西陲中心，蓋曾經一黃金時期。通鑑所謂「開闢相望，桑麻野，天下富庶者，無如唐之盛也」。可想見其盛。岑參河西諸誌詩云：

（一）武威郡，河西諸誌云：安西行營使高開府。

其子佐戎，其鋒利如霜，中流擊水，不敵守文章。

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勇兒出忠義，萬里忘越疆。

孟夏邊候過，胡國草未長，馬疾過飛鳥，天窮超夕陽。

龍騰新出師，五月發軍裝，甲兵二百萬，鎗箭黃金光。

橫橫揚揚，日傍鼓振，太白引官收，天威臨大荒。

西望雲似蛇，疾風知喪亡，渾驅大宛馬，繫取樓蘭王。

當此會到交河城，風吹七騎人，驅驅逐如雲，邊烽互相望。

沙頭首事，多難風，鼓怒不可當，有時無人行，沙海亂風揚。

天蕭條 鬼哭夾道傍 地上多燭燭 皆是古戰場

酒高館夕 邊城月蒼蒼 軍中宰肥牛 堂上羅羽觴

紅淚金燭盤 嬌歌豔新妝 望君仰青冥 短翮難可翔

蒼然西郊道 握手何慷慨 (註一)

本篇蓋總說西域風光。當爲岑參從軍安西歸來之作。其寫武威軍中高會，嬌歌豔舞，綠酒紅燈，儼然一豪華都會。無怪五百年後，陸游猶夢想涼州風光，神往不置也。(註二)高開府即高仙芝。

(2)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

片雲過城頭 黃鸝上戍樓 寒花飄客淚 邊樹掛鄉愁

白髮悲明鏡 青春換弊裘 君從萬里使 聞已到瓜州

(3) 登涼州尹臺寺

胡地三月半 梨花今始開 因從老僧飯 更上夫人臺

清唱雲不去 彈弦風颯來 應須一倒載 還似山公回

(4)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酒泉太守能劍舞 高堂置酒夜擊鼓 胡笳一曲斷人腸

座上相看淚如雨 琵琶長笛曲相和 羌兒胡雛齊唱歌

渾炙犂牛烹野麋 交河美酒金叵羅 三更醉後軍中寢

無奈秦山歸夢何

(5) 贈酒泉韓太守

太守有能政 遙聞如古人 俸錢盡供客 家計亦清貧

酒泉西望玉關道 千山萬嶺皆白草 辭君走馬歸長安

思君悠悠令人老

(6)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

昨夜宿祈連 今朝過酒泉 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

愁裏難消日 歸期尙隔年 陽關萬里夢 知處杜陵田

(7) 過燕支寄杜位

燕支山西酒泉道 北風吹沙卷白草 長安遙在日光邊

憶君不見令人老

右四首皆言酒泉，除「黃沙際海白草連天」邊塞情調而外，更可想見當日酒泉市上之繁華，殊令人流連不止也。

(8) 燉煌太守後庭歌

燉煌太守才且賢 郡中無事高枕眠 太守到來山出泉

黃沙磧裏人種田 燉煌耆舊鬢皓然 願留太守更五年

城頭出月星滿天 曲房置酒張錦筵 美人紅妝色正鮮

側垂高髻插金鈿 醉坐藏鉤紅燭前 不知鉤在若個邊

爲君手把珊瑚鞭 射得半黃金錢 此中樂事亦已偏

燉煌在唐代盛時，蓋曾經一黃金時期，觀於燉煌石窟壁畫可知也。此詩中所寫「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令人聯想及於唐代壁畫中之盛妝美人妝束，躍然紙上也。

(9) 玉門關蓋將軍歌

蓋將軍 真丈夫 行年三十執金吾 身長七尺頗有鬚

玉門關城迥且孤 黃沙萬里百草枯 南鄰大戎北接胡

將軍到來備不虞 五千甲兵膽力麤 軍中無事但歡娛

暖屋繡簾紅地爐 織成壁衣花氍毹 燈前侍婢瀉玉壺

金鑪亂點野醅醑 紫紋金章左右趨 問着即是蒼頭奴

美人一雙閑且都 朱唇翠眉映明眸 清歌一曲世所無

今日喜聞鳳將雛 可憐絕勝秦羅敷 使君五馬謾踟蹰

野草繡窠紫羅襦 紅牙鏤馬對樽蒲 玉盤纖手撒作盧

衆中誇道不曾輸 擲上昂昂皆駿駒 桃花叱撥價最殊

騎將獵向城南隅 臘日射殺千年狐 我來塞外按邊儲

爲君取醉酒剩沽 醉半酒盡相喧呼 忽憶咸陽舊酒徒

(10) 玉關寄長安主簿

東去長安萬里餘 故人何惜一行書 玉關西望堪腸斷

況復明朝是歲除

右二首爲玉門關，玉關之名，經詩人詠詠，早已膾炙人口。第一首所詠蓋將軍即蓋嘉運也，開元末曾任北庭安西都護等職。玉關風光，雖

曰蕭索。然軍中行樂，並未減於內地都市也。

二 北庭諸詩

唐北庭都護府，本爲庭州，貞觀二十一年以賀魯內附置，武后朝，突厥陷部與東突厥屢犯天山北，故於長安二年將庭州昇爲北庭都護府。唐陵濠池二都護府本隸於安西，至是改屬北庭。此後天山北之有北庭都護府，亦猶天山南之有安西都護府（貞觀十四年設立），皆爲唐在西域之兩個最高統治機關。岑參在北庭久，吟詠亦多，茲錄其有關諸篇如左：

（1）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山山鵲鵲能言語

爲報家人數寄書（註三）

（2）發臨洮將赴北庭別

聞說輪臺路，連年見雪飛。春風不晉到，漢使亦應稀。

白草通疏勒，青山過武威。勳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

（3）日沒賀延碛作

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向萬里志，功名是何物（註四）

（4）首秋輪臺中

異域陰山外，孤城雪海邊。秋來唯有雁，夏盡不聞蟬。

黃子鵬兩柳低牆，蕭蕭風聲暮。輪臺萬里地，無事歷三年（註五）

（5）北庭作 八平水韻，我西面而望，今東面而望，兼

顧塞通渭澤，龍堆接瀚海。城天西北峙，絕域海西頭（註六）

秋雪春仍下，朝風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猶自未封侯（註六）

（6）輪臺即事

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三月無青草，千家盡白榆。

之朝聞舊書，文字別胡俗。語音殊，一聽難辨沙北。天西海一隅，

海。有北庭貽家學士道則謝，說小云，胡俗，如中，

日。萬事不可料，數君在軍中，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

曾逐李輕車，西征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擐甲嵐嶺東。
兩度皆破胡，朝廷輕戰功。十年祇一命，萬里如飄蓬。
容容老胡虜，衣裘隨邊風。忽來輪臺下，相見拔心胸。
飲酒對春草，彈棋開夜鎗。今且還龜茲，臂上懸角功。
平沙向旅館，匹馬隨飛鴻。孤城倚大碛，海氣迎邊空。
圓月猶自寒，天山雪滿涼。君有賢主將，何謂泣途窮。
詩末蓋六韻，一舉凌蒼穹（註七）

（8）登北庭北樓望中諸公

書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古塞千年空，陰山獨崔嵬。

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風來。日暮上北樓，殺氣凝不開。

大荒無鳥飛，但見白龍堆。舊國渺天末，歸心日悠哉。

上將新破胡，西郊絕煙埃。邊城寂無事，撫劍空徘徊。

幸得趨幕中，托身廟堂才。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註八）

（9）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开。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瀚海闌干百尺冰，

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

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10）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

中有鯢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飛。

蒸沙瀉石燃犀燭，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

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

熱海炎氣爲之薄（註九）

以上諸詩，寫天山北風景，皆刻畫入畫，尤以白雪歌一首，更膾炙人

口。西域風光之能流傳中土，使人人人得有深刻之印象者，諸篇與有力焉。熱海在天山西麓池都護府境，爲岑參行跡所未及，故詩中自云得之傳聞，然此湖確爲中亞奇湖之一。時盡池都護府係轄北庭，故附見於此。

三 安西諸詩

唐貞觀十四年，太宗命侯君集伐焉耆，滅之，以其地爲西州，並設安西都護府。後八年平龜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都（今庫車縣），兼統于闐，焉耆，疏勒，龜茲四鎮。開元十二年後，安西四鎮節度使或稱碯西節度使，或稱碯西鎮節度使。永徽二年，安西都護府又徙高昌故地。至顯慶三年再平龜茲，復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自是水治於此。岑參在天山南，曾至交州，蒲昌，赤亭，龜茲，焉耆，鐵山，胡蘆河等處。其詩云：

(1) 使交河郡（郡在火山東脚其地苦熱無雨雪賦封大夫）

奉使按胡俗 平明發輪臺 暮投交河城 火山亦崔嵬
九月尙流汗 炎風吹沙埃 何事陰陽工 不遣雨雪來
吾君方憂邊 分簡資大才 昨者翫破胡 安西兵馬回
鐵關控天崖 萬里何遼哉 煙塵不敢飛 白草空皚皚
軍中日無事 醉舞傾金罍 漢代李將軍 微功今可貽（註一〇）

(2) 經火山

火山今始見 突兀蒲昌東 赤焰燒虜雲 炎氣蒸寒空
不知陰陽炭 何獨燃此中 我來嚴冬時 山下多炎風
人馬盡流汗 孰知造化功（註一一）

(3) 火山雲歌送別

火山突兀赤亭口 火山五月火雲厚 火雲滿山凝未開
飛鳥千里不敢來 平明乍逐胡風斷 薄暮渾隨塞雨回
繚繞斜吞鐵關樹 氛氳半掩交河戍 迢迢征路火山東
山上孤雲隨馬去

(4) 送李副使赴碯石官軍

火山六月應更熱 赤亭道口行人絕 知君慣度祁連城
豈能愁見輪臺月 脫鞍暫入酒家壚 送君萬里西擊胡
功名祇向馬上取 真是英雄一丈夫（註一二）

(5) 武軍送劉判官赴碯西行軍

火山五月人行少 看君馬去疾如鳥 都護行營太白西
角聲一動胡天曉（註一三）

(6) 安西館中思長安

家在日出處 朝來喜東風 風從帝鄉來 不與家信通
絕域地欲盡 孤城天遂穹 彌年但走馬 終日隨飄蓬
寂寞不得意 辛勤方在公 胡塵淨古塞 兵氣宅邊空
鄉路渺天外 歸期如夢中 遙憑長房術 爲報天山東

(7) 碯西頭送李判官入京

一身從遠使 萬里向安西 漢月垂鄉淚 胡沙費馬蹄
尋河愁地盡 過碯覺天低 送子軍中飲 家書醉裏題

(8) 歲暮碯外寄元九

西風傳戍鼓 南望見前軍 沙磧人愁月 山城犬吠雲
別家逢逼歲 出塞獨離羣 髮到陽關白 書今遠報君

(9) 題苜蓿烽寄家人

苜蓿烽邊逢立春 胡蘆河上淚霑巾 閨中只是空相思
不見沙場愁殺人（註一四）

(10) 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

天山雪雲常不開 千峯萬嶺雪崔嵬 北風夜卷赤亭口
一夜天山雪更厚 能兼漢月照銀山 復逐胡風過鐵關
交河城邊鳥飛絕 輪臺路上馬蹄滑 鷹隼寒氣萬里凝
闌干陰崖千丈冰 將軍狐裘臥不暖 都護寶刀凍欲斷
正是天山雪下時 送君走馬歸京師 雪中何以贈君別
惟有青青松樹枝（註一五）

(11) 銀山破西節

銀山峽口風似箭 鐵門關前月如盤 雙雙懸漢沿馬毛

風飄胡沙送入面 丈夫三十未富貴 安能終日守城

(12) 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 大朝一宮闕 而邊

曉笛明鄉淚 秋冰鳴馬蹄 身傍塞垣 萬里朔天西

終日見征戰 連年聞鼓鼙 故山在何處 昨日夢猶

(13) 題鐵門關樓

鐵門天西連 極目沙行客 關門一小吏 終日對石壁

精珍千仞危 路盤兩岸崖 試登西樓望 中望

(14) 宿鐵門關

馬行踏成泥 朝馳幾萬里 雪中行地角 冰凍宿天倪

寒迫心常怯 鄉遙夢亦迷 那知故園月 也到鐵關西

上列諸篇皆天山南路所作，可見岑參行蹤，幾遍天山南北路。其所寫

西域風光，捲卷隨之，如在目前，於蒼涼之中，別有悲壯之意，至足

令人深思也。

四 軍歌

岑參出征凱旋諸詩，皆爲軍歌中之傑作。其所稱封大夫，即封常

清也，爲唐代立功西域著名將之一。時唐玄宗天寶六載，常清曾從高仙

芝討小勃律，助勞最著，十一載，復代高仙芝討大勃律。戰而勝。

於是勃律復爲唐之「西門」，南亞細亞亦皆指吐蕃復唐爲上國，非

唯安西四鎮轉危爲安已也。岑參於天寶中充安西節度使判官，正值唐

代軍威復振之時，遂有發揚蹈厲之軍歌，大氣磅礴不可一世，誠我國

第一流之民族詩歌也。夫安西回軍篇上

惟衛以岑參對封大夫發揚蹈厲爲徵，小勃律凱旋之作則更顯。

歌名「破播仙」，其詳詠征小勃律可知。破播仙，蓋，雖新舊唐書高

仙芝封常清本傳未載，然道於附迴得，有勝於宋書，且與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擊破播仙之語。播仙即播仙鎮，新唐書地理志：

「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在今新疆且末縣（軍南成），

毗又名見沙州都督府屬經，雖未詳今爲新疆何地，然以圖經所記地望

觀之，當在新疆東南境。當時此二地皆在吐蕃手中。尉遲勝傳，稱

與仙芝同擊吐蕃，今據岑詩，知奮戰者乃常清，而非仙芝也。詠封大

夫西征受降諸詩，顯指天寶九載十二月，仙芝之西征石國。通鑑稱，

天寶十載，仙芝入朝，並獻俘。所俘之吐蕃酋長，皆爲破播仙之役所

擒，而石國王，拜師王，與突騎施可汗，皆爲石國時所擒。讀岑

詩，知西征石國，亦當指代仙芝前往也。此皆可補史文之缺漏者。惟

破播仙吐蕃一役，事在何年，殊不易考，如假定尉遲勝之返于闐在天

寶八載，則與常清同時破吐蕃，或在天寶九載春，亦未可知。凡此諸

役，岑參皆目擊出征及凱旋之盛，故發爲詩歌，其音調鏗鏘鏗鏘，有

鐵馬金戈之聲。茲選錄如左：

(1)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

漢將承恩西破戎 捷書先奏未央宮 天子預開麟閣待

旌令 軍容數萬助功 雲梯曉發臨月窟 青海曉看疑馬尾

雪山夜半撲撲竿 (注一六)

鳴笳疊鼓發連軍 破國平蕃著未聞 丈夫執節臨邊月

大將臨軍望海塵 西出塞山山已空 旌旗影落寒雲外

日海曠門鼓角鳴 千軍面縛出蕃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

秣馬龍堆月正明 (注一七)

將軍遠出塞家營 萬里關山朔吹驚 萬箭千刀一夜殺

平明流血浸空城

雨旌旗未乾 胡塵白草日光寒 昨夜將軍連曉戰

塞草只見馬空鞍

(2)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 將軍曉袍走馬落 羽書昨夜過渠梁

古今關軍于已在金山南 戍樓西望幾千里 漠漠虎仍在輪臺

五

上將擁旄西出征 平明吹笛大軍行 四邊伐鼓雪海潮
三軍大呼陰山動 虜塞兵氣連雲屯 戰場白骨纏草根

劍河風急雲片闊 沙口石凍馬蹄脫 亞相勸王甘苦辛
舊將報主靜邊塵 古來青史誰不見 今見功名勝古人(註一八)

(3)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

胡地苜蓿美 輪臺征馬肥 大夫討匈奴 前月西出師

甲兵未得戰 降虜來如歸 棄蛇何連連 穹帳亦纍纍

陰山烽火滅 劍水羽書稀 卻笑霍嫺姚 區區徒爾爲

西郊候中軍 平沙懸落暉 驛馬從西來 雙節夾路馳

喜鵲捧金印 蛟龍盤畫旗 如公未四十 富貴能及時

直上排青雲 傍看疾若飛 前年斬樓蘭 去歲平月支

天子日殊寵 朝廷方見推 何幸、寄生 忽蒙國士知

側身佐戎幕 徵衽事邊陲 自遂定遠侯 亦有後衣

近來能走馬 不弱并州兒

(4)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 走馬川行雪海邊 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 金山西見煙塵飛 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 半夜軍行戈相撥 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 五花連錢旋作冰 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慄 料知短兵不敢接 車師西門好獻捷(註一九)

(5) 滅胡曲

都護新滅胡 士馬氣亦盛 蕭條虜塵淨 突兀天山孤

以上凡引岑詩四十五首，以反映盛唐時代之河西及西域。吾人讀焉州

諸詩，尤可想見河西諸郡之繁盛，天山之突兀，大嶺之遼闊，而棄蛇

連連，穹帳纍纍，更可想見『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動見牛羊』之

西域風光。其西征諸詩，發揚蹈厲，大氣磅礴，可想見唐代國威，遠

被中亞之盛況。此誠民族詩歌中第一流之傑作，不可不加以宣揚也。

方今國家有事西陲，經營新疆，漢唐舊規，可資模範，故特表而出之，以供有志開邊者之觀摩參考焉。

(註一) 熱海，又名斯溫，突厥語作伊西卑爾(Исбиль)，位於蔥嶺之北，今入俄屬中亞。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熱海亦云熱海，見其對波而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周千四百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特激風，而洪波數丈。』

鐵門，在寧塞詩中又作鐵關。西域有名鐵門四(Darvaz)之山障數處。賈耽四夷路程：『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西安神、錫齊山年刻之摩夷圖，亦於焉耆西附近列有鐵門關名。岑參似未至焉耆，其詩中之鐵門或指關西即此。惟著錄中著名之鐵門關，一在蔥嶺，一在太和嶺(即高加索山)。關於蔥嶺之鐵門關，大唐西域記：『從焉耆西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險絕危峻，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皆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障，又設鐵關，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

火山當指吐魯番東之紅色山房言。此山地位於焉耆下五六——四二六英尺，以夏季酷熱著名，王維使臣詩記：『……無雨而極熱，而盛暑，居民皆以白單爲衣。飛鳥巢於河濱，或起而即飛，其氣如煙，墜地爲火。』蓋以白單。一大經吐魯番地有紅色山房而盛暑時又極熱，故亦以火山名之。代名吐魯番爲火州，亦由此。

金方，當指天山間之金嶺言。

蒲昌，唐在西州說蒲昌縣，故城在今蒲昌。惟本詩以蒲昌對鐵關，當指羅布泊言。羅布泊舊稱蒲昌海，又名鹽澤。或作洑澤，亦曰牢蘭海。

赤亭，唐置赤亭守捉，見賈耽四夷路程。

(註二) 陳詩云：『天寶胡兵陷南京，北庭安西無漢亡，五百年間置不問，聖主下詔初親征。』涼州女兒蒲昌樓，極頭已學京師樣。『蓋指西涼府之繁盛也。

(註三) 車之輪，與河之堤異地。漢之輪臺在今天山南之輪臺縣治布爾吉，唐之輪臺在天山北，今迪化稍東。

(註四) 賀延慶，即其賀延慶之略，指今由星里峽至哈密之沙漠。

(註五) 磨礪金山，以山石磨礪礪路磨礪山地爲礪山，蓋有陰山州都督府，隸北庭大都護府。

(註六) 嚴塞，似指天山中有堅壁嚴塞之詞。

蒲昌，在今古浪縣境有蒲昌。按新羅國志道路志自龜地過多羅地，有龜泉，龜泉即蒲昌地之，在岑參詩中又作龜泉。

(註七) 大漠，不特大漠，西方邊境之地。爾雅：『西至日所入爲大漠。』注：即蒙古。

記也。

(註八) 西海，即青海，但亦得指巴和喀什湖或鹹海而言。

(註九) 熱海見注一熱海。

赤波在拔達之四。賈耽西國志：「……拔達在赤波之西，其地多山，赤波所治赤山也。」故名赤山，大概係因附近赤山。

(註一〇) 火山，備門見註一。

(註一一) 瀛島，按即瀛州縣。

(註一二) 瀛石在今青海。

鄯善城，當即鄯善縣，在今甘肅敦煌西。

(註一三) 漢西，爲天山南路之泛稱。自玉門關至白龍堆往西之大路，稱大漢。

(註一四) 鄯善河，即今烏什之托什干河，名見賈耽西國志。首領城在鄯善河上。

(註一五) 銀山嶺，在今焉耆附近，名見賈耽西國志。唐書李德裕傳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即此。大德藏經寺三藏法師傳：「……後入阿耨尼(即焉耆)國，至阿耨尼父，泉在這南沙維，又經銀山，山神高廣，皆是銀山，西國無雙所造也。」

(註一六) 漢關即關塞，沿河而設，唐時稱爲漢關。西國志云：今焉耆之千早戈黎皆其地。

蒲海，即蒲昌海，今巴里坤湖。唐書：永徽四年，以程知節爲蒲山道行軍。

(註一七) 蒲海，今阿拉善盟特務都統，有蒲海，蒲海舊名蒲昌之澤，唐書：永徽四年，以程知節爲蒲山道行軍。

(註一八) 蒲海，按唐書地理志河西四郡蒲州府，有蒲海都督府，但未詳今在何處。

蒲海，當爲蒲昌(Disarhai)上湖小湖。

蒲海，又作蒲水，名見唐書地理志蒲昌都督府，地連中受蒲水：「……至蒲昌都督府，有蒲山湖水。」蒲山在唐書山中，仰在蒲昌山中，仰待考，蒲昌河當爲蒲尼塞河(Yenisei)之上游。

沙口，景福口。

(註一九) 走馬川，當爲走馬川之河。

車師，漢西域國名，分爲前後二王，前王治交河城，後王治務耨谷，即唐時北庭。

下篇 其他詠邊塞之詩人

余嘗就上篇所集岑參河西及西域諸詩，以研究唐代經營西域之情

形，蓋以岑參身歷北庭安西二都護府，蹤跡遍天山南北，且又爲盛唐著名詩人，故可舉爲代表。惟盛唐詩人身歷西域者，不祇岑參一人；而唐代經營西域，又遠邁前古，其鴻圖盛業，有可資後代開發邊疆之模範者。故再舉王維、高適、李白、杜甫、王昌齡、王之渙諸詩人邊塞之作，以見其全豹焉。

一 王維關於河西及西域之作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官給事中。嘗四使至邊，過居延國，觀其出塞諸詩，描摹逼真，或亦嘗至陽關玉門一帶。其詩云：(前後次序原須漢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排列)

(1) 贈西行

十里一走馬 五里一揚鞭 都護軍書至 匈奴國書來

(2) 送張判官赴河西

軍車曾出塞 報國敢邀勳 見逐張征虜 今思霍冠軍

沙平連白雪 蓬卷入黃雲 慷慨倚長劍 高歌一送君

(3)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裊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4) 送平澹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 新從定遠侯 黃雲斷春色 畫角起邊愁

瀚海經年別 交河出塞流 領令外國使 知飲月支頭

(5)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 胡沙大漠塵 三春時有雁 萬里少行人

首陷隨天馬 蕭條逐漢臣 當令外國使 不敢覓和親

(6)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 邊風卷塞沙 還聞田司馬 更逐李轻車

橫吹雜繁笳 邊風卷塞沙 還聞田司馬 更逐李轻車

橫吹雜繁笳 邊風卷塞沙 還聞田司馬 更逐李轻車

橫吹雜繁笳 邊風卷塞沙 還聞田司馬 更逐李轻車

遙傳胡天相 昨日破西番 作氣登山動 揚軍大節顯 敵首聞
奇兵遊轉戰 連弩絕歸奔 泉噴諸戎血 風驅死虜魂

石城與巖險 鐵騎皆雲屯 長策一言決 高蹤百代存
威稜極沙漠 史冊載乾坤 老將歸無色 儒生安敢論

解圍過廟算 止殺報君恩 惟有河沙水 年年洗戰痕

(9) 塞上聽笛曲 月明羌笛戍樓聞 曲 月開即見懸

借問梅花何處落 風吹一夜滿關山

(10) 九曲詞三首 其一 許國從來傲廟堂 連作不為在戰場 將天封侯印

御史臺中異姓王 萬騎爭歌楊柳春 千場對舞繡旗紅 到處盡逢欲治事

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移行鐵嶺頭 西看遼海取封侯 青海只今將飲馬

黃河不用更防秋

按高適賀軒大夫破九曲之作，頗與唐代歷史有關。考高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熟時，則率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其呼爲吐蕃寨，前後無敢至之者。至是，新使王君，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路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遺。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臂力，翰嘗使給，追賊及之，以鎗指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之，貫胸高三五尺而墜，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明年，統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名曰龍兒，蓋名爲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軍收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嚴、張守瑜進攻，

東方朔 第四十卷 第三卷 高適詩歌中之西北邊塞詩

不旬日而拔之。又唐書高適傳：「適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大爲左袒，衛兵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翰以翰爲詩，新詩九首之捷，蓋指哥舒翰破吐蕃事，非天寶六載

前。一、公則適詩所稱九曲之捷，蓋指哥舒翰破吐蕃事，非天寶六載

積石之役，即指天寶八載石堡城之役也。高適從軍遠征，躬事戎

行，故如「軍戰伐，情思遠」，如「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平

野呵」，作氣登山動，揚軍大節顯，「鬼哭黃埃暮，天愁白日昏」，雖在

戰文，立揚觀之，不免有新故形骸之感，然正以其身經行戰，故能

入神，非白話詩。紙上談兵者所可及也。九、高適與河西諸將

考高適之世，吐蕃爲中國勁敵，唐書已與唐爭雄西北，河西諸部，

渾，而敗於吐蕃。即吐蕃唐之世，吐蕃已與唐爭雄西北，河西諸部，

時適已至安史亂後，唐勢中衰，安西北庭及河西諸部，並沒於

吐蕃，更無爭矣。然唐書高適傳，出塞後，未嘗不與吐蕃戰，高適

詩所謂「西看遼海取封侯」，蓋即指河西諸部，而高適之京師也，則

其壯志爲何如哉！

(8) 白詩中之河西及西域 吳昌碩風雲

余嘗讀太白生平所歷名山考，斷定太白蓋未曾至西域，且亦未必親至關右。太白自自言「關西布衣，流落漢邊」，是皆指郡望而言，太白本人，未嘗至其地也。或言太白生於，「中葉流西域，隱居姓名，關朝以來，滿於關邑」，（唐書）詩人對立異說者，遂以爲太白生於中央亞細亞。不知太白先世，當隋唐之際，確曾放西域，居碎葉城（在熱海之南），但至神龍初年，即遷歸唐土，太白生於蜀之綿州，或有其故，其爲可悟者也。太白雖未曾過西域，然以富於想像，故其歌詩，往往有親歷其境者。蓋高適若于其間也。

東方朔 第四十卷 第三卷 高適詩歌中之西北邊塞詩

戍客望邊邑 思歸多苦顏 高樓當此夜 歎息未應閒（註七）

（2）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 無花祇有寒 笛中聞折柳 春色未曾看
曉戰隨金鼓 宵眠抱玉鞍 願將腰下劍 直爲斬樓蘭
天兵下北荒 胡馬欲南飲 橫戈從百戰 直爲衛恩甚
握雪海上餐 拂沙隴頭寢 何嘗破月氏 然後方高枕
駿馬如風馳 鳴鞭出渭橋 彎弓辭漢月 插羽破天驕
陣解星芒盡 營空海霧消 功成畫麟閣 獨有霍嫖姚
白馬黃金塞 雲砂繞夢思 那堪愁苦節 遠憶邊城兒
螢飛秋曉滿 月度霜閣遲 慙然空自知 蕭颯沙棠枝

無時獨不見

候流空自知

塞房乘秋下

天兵出漢家

將軍分虎竹

戰士臥龍沙

邊月隨弓影

胡霜拂劍華

玉關殊未入

少婦莫長嗟（註八）

烽火動沙漠

連照甘泉雲

漢皇按劍起

還召李將軍

兵氣天上合

鼓聲隴底聞

橫行負勇氣

一戰靜妖氛

（3）塞上曲

大漠無中策

匈奴犯渭橋

五原秋草綠

胡馬一何驕

命將征西極

橫行陰山側

燕支落漢家

婦女無花色

轉戰渡黃河

休兵樂事多

蕭條清萬里

瀚海寂無波

（4）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

逐勝金微山

笛奏梅花曲

刀開明月環

鼓聲鳴海上

兵氣擁雲間

願斬單于首

長驅靜鐵關（註九）

李詩奔放，才氣橫溢，故雖未親至西域，然其縱橫馳騁之筆，一若曾躬親戎行者，若關山月諸首，實爲唐代塞上詩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於邊塞之作。至如前出塞後出塞諸篇，一抒反戰之思，一寫安史之亂，他如贈別詩中，亦多送人至河西及安西之詩，概不具錄焉。

（1）秦州雜詩

莽莽萬重山 孤城山谷間 無風雲出塞 不夜月臨關
西國歸何晚 樓蘭斬未還 煙塵一長望 衰颯正摧顏
地僻秋將盡 山平客未歸 塞雲多斷續 邊日少光輝
警急烽常報 傳聞檄屢飛 西戎外甥國 何得逆天威
鳳林戈未息 魚海路常難 候火雲峯峻 懸軍暮井乾
風迎西極動 月過北庭寒 故老思飛將 何時議築壇（註一〇）

（2）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 陽關已近天 今君度砂磧 累月斷人煙
好武事論命 封侯不計年 馬寒防失道 雪沒錦鞍韉（註一一）

（3）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

四鎮富精銳 摧鋒皆絕倫 還聞獻士卒 足以靜風塵
老馬夜知道 蒼鷹飢著人 臨危輕久戰 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衆 萬馬救中原 談笑無河北 心肝奉至尊
孤雲隨殺氣 飛鳥避轡門 竟日留歡樂 城池未覺喧

（4）觀兵

北庭送壯士 貔虎數尤多 精銳舊無敵 邊隅今若何
妖氛擁白馬 元帥待調戈 莫守鄴城下 斬鯨遼海波

少陵之詩，號稱史詩。上引諸篇，雖非直接摹寫西邊，然與河西諸郡及西域之安危，實至有關係。考唐代西邊邊疆，首重西北，玄宗天寶年間，置十大鎮，曰：

安西節度 治安西都護府（龜茲）

北庭節度 治北庭都護府（庭州）

河西節度 治隴右道涼州

朔方節度 治隴右道靈州

河東節度 治河東道太原

四 杜甫詩中之河西及西域

少陵西行，止於秦州，未曾渡河而西，然其秦州雜詩中，頗有關

范陽節度 治河北道幽州
平盧節度 治河北道營州
隴右節度 治隴右道鄯州
劍南節度 治劍南道益州
嶺南節度 治嶺南道廣州

其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隴右五鎮，皆在西北，故天下精兵，皆聚西北邊。一二及安史之亂，內部空虛，故首調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禦安祿山，繼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守潼關，及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相繼敗沒，西京遂不可守，然肅宗猶以朔方靈武爲根據地，起兵圖恢復。少陵以肅宗乾元二年至秦州，時史思明正僭稱燕王，九節度兵，潰於相州，郭子儀斷河陽橋，退保東京，故安西北庭二鎮兵馬，皆東向勤王，此少陵之所以有觀兵之作也。然自此以後，西北空虛，吐蕃內侵，回紇稱兵，新唐書吐蕃傳曰：

邊候空虛，吐蕃得乘隙暴掠。……贊普遂盡盜河湟，肅王繼爲東境，犯京師，掠輔近，殘賊無人，謀失統帥，國視其計，卒不得要領。……

於是河西涼陝諸州，次爲吐蕃所陷。北庭安西兩都護府與唐隔絕，以李元忠、郭昕堅守不下，開朝亦固守沙州（今敦煌），然至德宗之世，卒不能保。河西、青海、西域之地，悉淪於吐蕃。考其盛衰之原因，莫不以安史之亂爲其關鍵也。

五 王昌齡王之渾詩中之河西西域

盛唐詩人中，王昌齡王之渾以風格高標勝，其絕句尤風調雨順。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又中宏詞科。官汜水尉，以不幹編行，貶龍標尉。其從軍行云：

烽火城西百尺樓 黃昏獨坐海風秋 更吹羌笛關山月
無那金閨萬里愁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渡陰山
大漠風塵日色昏 紅旗半捲出幃門 前軍夜戰洮河北
已報生擒吐谷渾

龍標從軍行，實爲最佳之軍歌，發揚蹈厲，鼓舞奮發，實可代表盛唐之國風，非中唐晚唐所可及也。至於王之渾關於西域之詩不多觀，然僅涼州詞一首，已足以傳誦千古，其詩云：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此詩調高意遠，的是絕唱。集異記嘗載：王之渾與王昌齡高適共詣旗亭，一圍伶官十數人會飲，三人擁爐以觀。俄有妙妓四輩奏樂，皆當時名部。三人私相語曰：『我輩各擅詩名，不定甲乙，今請伶所調，以詩多者爲優。』初謳昌齡詩，次高適詩，又次復昌齡詩。之渾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則非我詩，終身避席矣。』次至雙鬟發聲，果誦黃河遠上云云，因大諧笑。諸伶詰問，因詰之，乃競拜，乞爲筵席。此雖係傳說，然可見此詩傳誦之廣矣。

以上舉王昌齡、王維、高適、李白、杜甫、王昌齡、王之渾七家詩，以見盛唐詩歌中之河西與西域。舉凡唐代經營西域之宏規遠略，以及中國國勢在西北之盛衰消長，與夫關鍵所在，下至河西邊郡民間之生活狀況，經濟情形，舉可於詩中見其大概。至於中唐以後，國勢不振，藩鎮稱兵，內亂相尋，詩人之作風，亦爲之丕變。故同一詠邊塞之詩，李益之『夜上受降城聞笛』，及『從軍北征』，已無盛唐磅礴氣概；張仲素之涼州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已直言邊圍敗壞；陳陶之隴西行，憤作苦語，至若盧綸之『隴頭流水關山月』，沈上龍堆望故鄉，『則每況愈下。是蓋國運使然，詩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方今國家銳意經營邊，開發西北，宜遠取漢唐盛規，下開百世太平，故本篇特標舉盛唐，冀欲借其發揚蹈厲之元音，振起百戰

艱難之國魂，更欲因其凌厲無前之精神，鼓舞萬里長征赴援報國之士子，是則作者之微意存焉。

(註一) 蕭島，按西陵地名首字冠蕭者有蕭蕭蕭蕭，此處蕭蕭，因一明一暗，影射蕭島，今新縣蕭縣。

蕭島，今新縣蕭縣。

(註二) 黑山，按地志有黑山為晉之邊境，按晉中之黑山，與指黑山者小，即今綏遠殺虎山。

(註三) 九曲，按唐詩今青海巴燕縣九曲。新唐書：「九曲地宜牧。隗元中，吐蕃路過青海，謂其地為金湯，公未游沐邑，恒畜馬於此。由是吐蕃近與唐接，於益發。」

(註四) 參閱拙作：「李太白生平所歷名山考」，建武三十二年九月份時有新張中學。

(註五) 參閱李鴻章電集序及范傳正李鴻章傳。按李鴻章為太白金星，其為草草集序，向當李白生時，當較為可信。

北大與北大人——錢穆先生

朱海濱

賓潤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這並不需要什麼事先的宣傳，你只要去聽一堂課就明白了，二院大禮堂，是有普通大課室的三倍，當他開講中國通史時，向例是坐得滿滿的。課室的大，聽衆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攪得下面講台上的賓潤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這小個兒，卻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並不瘦，兩頰頗豐滿，而且帶着紅潤。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種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色長衫，這風度無雙的雍容瀟灑。向例他上課總帶着幾本有關的書；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的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鐘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的等着他，他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的開始

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也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覆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且其言之有力之強，顯而易見開講時的霸氣不過是他啓發自己的一種習慣，而不單在面上尋什麼材料。這種充實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能吸引聽衆了。奇怪的是他那口無錫官話不論從東南西北來的人都能聽懂。他常慨然於中國沒有一部好通史。二十五史當然只是史料，而近年出版的幾本通史他也不滿意。他認為通史應當是作者讀了無數書之後，融會貫通，鉤玄挹要，用自己的文字寫出來的。因此他對於某先生的某書認為只是史鈔而談不到通史。他自己很有意思寫一部通史的，但他也常說這並不容易。大概現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作這大著作的準備吧！

他寫過厚厚的「先秦諸子繫年」，這表示他對於先秦的史哲下過深刻功夫。他寫過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譜」，也教過兩漢史，這表示他對於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寫過「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這表示他對於近代史極為注意。在許多教授中，他年紀不算大，頭髮還是黑的，而成就已經這樣多而廣，將來將整個中國史融會貫通，寫一部為史學界放一異彩的新通史出來，是極有望的，那時對於中國和世界文化貢獻之大將不可計量。

據說他早先當過小學教員，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為中學教師，又進而為大學講師，而副教授，而名教授。這傳說如果是真的，則給我們青年人的啓示太大了。

就我個人說，我受過賓四先生一次教誨，而這教誨將終身不忘。當二十五年冬，我發現漢書記恆山王有五點錯誤，非常高興，仔仔細細寫了篇論文，很得意的呈給他看。過了兩天，他拿來還我，問我看

錦江夕照

中天逐漸由蔚藍色褪成了鉛灰色，東方已感到有些昏黯，只有西部的天空呈一片橙紅，紅得像熊熊的火，映在面上彷彿覺得是向火似的。地面上的一切，除開向西的一面，尚渲染着一部份的暗黃色外，其他的幾面都是黝黑的；對着晚霞望去，這一切，真是一幅黑像。在灌錦江邊，這黃昏的景色，尤為有趣；長長的星橋，高聳的瀾塔與崇麗閣，借着這一片橙紅色的夕照，在河中形成美麗的倒影。水面只有微波，所以它們的影像並不模糊，留在人們腦際的是清晰的。只是時時有一些舟影與槳聲來打破這寂寥。船夫們努力的搖着最後的幾槳，撐着最後的篙，在掙扎中求他們的歸宿。這冬天的上水而確是真不容易上駛，他們吶喊着、互相責難着、鼓起一個巨大的聲

過王先謙「前漢書補注」沒有！我文中所述前兩點是這書所曾指出過的。說實話，這書我看過，但我之發現這兩點也確實在看這書之前。當時少年好勝心重，就不肯注一筆說前人已有發明，以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謙說過這事。一種掠美，僥倖，欺人自欺的心理充份表現，誰知一送到行家手裏，馬上指出來了，反倒連其他幾點前人所確沒有說過的也減了色。這次教訓，和另一次在陳援庵先生處碰的釘子，使我到骨髓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實這是治學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謝賓四援庵兩先生給我的啓示。

抗戰後在南嶽附近公路上曾和賓四先生打了一個照面，後來知道他轉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了，但因為他住在鄉間，我五次去成都都不會遇到，真是遺憾，不過常在雜誌和報章上見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範圍更廣大了。

郭祝松

浪，在空中飄蕩，以致離開河岸很遠的地方，有時也聽得到。就在這喧囂中，令我想起了千百年以前；在古時候的灌錦江上，真是繁華極了，尤其是唐宋兩代歌舞昇平的年頭裏，動輒傾城傾江，鼓吹沸天。

灌錦江，長約十里，自百花潭到望江樓都叫這個名字；在百花潭的上下又叫浣花溪，只是一個特殊的名目而已，通常稱呼灌錦江，都是包括浣花溪而言的。灌錦的取義，是因為蜀中自秦漢以後，產錦著名；而此江水冷冽清澈，一般錦戶認為以之灌錦，比較用其他江水灌出來的要鮮潔些，仍相聚於此以灌之，這江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近年來，琴台的發掘，逗起不少的人對王建感到無限之親密，他

們都爭着說王建是什麼樣的人，他對文化有什麼貢獻，他的綽號叫什麼，他的……等等，儼然成了時尚；順時尚是大衆樂於做的，因此我也來說一說王建的兒子在濯錦江上的風流故事。這一個兒子就是在奉旨內發現的那副玉冊上，記明爲「嗣皇帝」衍的那一個保不住家業的荒唐天子；也就是「莫厭金杯酒，只是貪花柳」的七年皇帝。蜀檣帆載：「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出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錦纈；自百花潭至於萬里橋，遊人仕女，珠翠夾岸。」雖是短短一段描述，但卻活生生的寫出當時的盛況。你想滿江的綵舫，都載着一船一船的時髦男女，穿的是一身錦繡；那裏還是船，分明是一堆堆的五花繽紛的花。而珠翠夾岸，也無異是一座花園；雖是人在動，但那樣多的人，一個印象在一地方突然消逝了，同時也突的會有另一個印象去填補了它，這樣一連串的印入每個人的腦際，自然不會覺察得這花園中的花在走路了。這行將亡國的皇帝領着他那一班花間詞人，就在這花園中，坐上一隻爲花堆簇擁着的船，一面聽歌姬們的鶯喉低囀，一面嗅着舞衫的香味；也不時的望一望另外那一些在江上飄浮着的花堆與岸上的花叢。一到靈感飛來，就揮動生花的妙筆，大填其詞；牛嶠一篇纔成，少不了牛希濟歐陽炯輩也交了卷；經王衍看了一看，或者不關緊要的改了一兩個字，工付歌妓舞唱。可惜我沒福氣感到參與盛會，究竟他們那一位的東西，合乎音律或歌來動聽，都無從知道；但假如要請我在今天來作評判，從字句上看來，那嗎老牛在第二天追記盛況的「西溪子」可取作魁首；大概因爲當時這一班騷人文士都在爭速鬪快，隨便草成，所以這篇經過充分時間作成的東西到要好得多。他說：「昨日西溪遊賞，芳樹奇花千樣，鎖春光。金尊滿；聽絃管；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駢歸。」按西溪就是浣花溪，也就是濯錦江。我很願意感覺到他所說的「芳樹奇花千樣」是在指人。從這一闕詞裏，我們不但曉得當時五色繽紛的眩人眼目，也恍若聞着香氣濃郁；而且這香氣是隨那些歌姬們美女們的溫暖的體氣上昇傳播到廣大的空間內的；同時更聽到管絃雜奏，聲激雲霄，這又

不禁令我再想到更前二百多年的杜工部的詩。那時杜甫在這江畔作了一篇詩贈曉將花驚定，這詩道：「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固然有人把這首詩解作譏刺花卿的是對，可是它又是明明白白的寫當日濯錦江上的盛事，也不容予以忽視。

接着又使我想到陸放翁的文，宋祁的詩，以及千百年來若干文士的一切讚賞。從明末以還，這遊樂的事，就不再爲備受異族壓迫的人所提及，雖是清末民初有一段或可恢復的時機，終於未果。在抗戰正酣的時候，本來不應當再思念這種逸樂，可是它與文學一事有密切的關係，頗值得爲之嚮往。尤覺感系不忘的，乃是若干美人名士，在這濯錦江畔，留下一些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發人深省的事蹟來！

濯錦江的西頭，就是「荒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的工部草堂。杜子美承繼家學，在非常動亂的時代裏，孕育成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得到與李白同等的地位，同垂不朽，流爲千古佳話。他在內戰與外侮的雙重壓迫下，顛沛流離，妻子分散；甚至挖橡栗而充饑，乃至幼子餓死，爲妻女抱怨，兒子痛嚙。在此種艱難困苦之下，他不但埋怨政府，到敵人那裏去苟安偷生；反之他到跣足赴行在，充分發揮忠君愛國的思想。在他的詩裏，他又不只是敘述自己的苦況，他更描寫一般平民的痛苦，呼籲政府去救濟，這完全是利他主義者的行徑。他那忠君愛國的思想，表現在詩中的，使我們看出他只是擁護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的賢君，而不是作君主的奴隸，阿君以求榮。他的忠君既是以國家民族爲大前提，因之有人稱他爲國家民族至上主義者，這一新名詞加在他的頭上，是頗爲合宜的。後來他得到故人嚴挺之的兒子那暴戾的嚴武的照顧，在濯錦江畔的浣花草堂，比較安閒的住下來；在這較長的時期中，他的生活是遠比從前安定與舒適多了。自然也就有很多餘暇來陶冶他的詩格，使他的詩除開呼號而外，也有悠然以思的，爲以後偉大的「秋興」及其他懷古詩所從出的原因。目前吾人所處的時代，其動亂實不亞於杜工部所處的那時節，

而文體的種類卻比他所處那時要多得多，但在文壇上只找得出高適岑參一流的人，從未見有工部的影子，我覺得這是當代文壇諸賢所應加倍努力的。

由草堂沿江東下，就是百花潭。潭名百花，是含有一個美妙的故事的。相傳唐朝崔旰的妾任氏在她尚未到崔家的時候，家住在這潭旁；家庭經濟環境惡劣得很，所以每每要自己到潭畔去洗滌物事。一天，她正在濯衣的時候，一個非常醜陋的和尙，在離她不遠的地方，跌在泥漿裏了；起來之後，便把弄成一團汙穢的袈裟遞與她，請她代他洗滌。假如是別的女子，一定是不會答應他的，但這一位任小姐卻毫無慍色的接受他的請求。當她把那袈裟放入潭水中的一瞬息間，立刻百花滿潭。又有人說是花蕊夫人的事。不論是誰，總之兩位都是值得欽佩的。資治通鑑上有一段記載：「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甯，崔氏封夫人也。」你看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個女子，而且還是爲妾的，這一點真可使在木蘭輩失色。因爲在古時，一個爲妾的人，總是被人們看作最下賤的；她們的生活，實在比牛馬還不如，在那樣的環境中，能找出任氏這樣一個人，真是百不一見的例外。舉目一看現在的情形，這時代的嚴重，是比之楊子琳突入成都更爲嚴重，一般爲妾諸公之妾者呢？她們正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匪特爲妾者如此，我們更知道有若干女人在度着糜濫的歲月。自然另一面也可看出有不少的婦女，是在爲抗戰而努力，流着血汗，擔負比男子們尤爲繁重的工作！但爲什麼那些頹廢的女人們不能如此呢？我願同大家盼禱她們能警覺，能奮起，立刻把前此不良的習性徹底改變。至於花蕊夫人呢？她那首詩：「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真是使鬚眉愧死。她對宋宮，僞託「送子張仙」畫像記念孟昶，這種不忘故主的精神，不知那般朝秦暮楚的人對之作何感想！

關羽收復荊州之後，蜀先主肆意東征，結果被「孺子」陸遜放火

燒了一陣，死在白帝城了。論理這時吳蜀的邦交應當完全破裂，可是那時候吳蜀是應該相依爲命的，若兩國不能合從，就有被魏各個擊破的危險；而且蜀之需要吳的友誼，恐怕是比吳之需要蜀更甚。諸葛亮認清了這一點，就竭力設法以恢復兩國邦交；當時孫權也看到這一點，所以兩國很快就取得同意，派使節進行磋商。蜀派的是費禪，當他啓行時，諸葛亮親自送他到篤泉橋登舟，執着他的手，慨歎囑咐：「萬里之行，請自此始！」萬里兩字是說任重道遠，希望費禪不要違背他的使命，結果費禪也能圓滿的達成任務。我們知道諸葛亮對國家的忠誠，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是多麼的崇高；雖然他未能中興漢室，但其政績爲一時之冠，博得萬世不朽之英名，至今蜀人尤蒙其惠，篤泉橋因之也改名爲萬里橋了。

寫完了四位忠臣烈女的故事，又令我想出一位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來，他就是在四川人眼中與諸葛亮齊名的大西國王張獻忠。他殺人殺到成都，就在明蜀王的宮殿中，登上寶座，稱起撈什子的皇帝來。你想這曾經花蕊夫人獨占風流的摩訶池故址，豈容得這不正派的偽政府在此成立；由是「上天」示警，使偽皇帝頭痛起來。回領開狗頭軍師，狗頭軍師認爲與當時的童謠：「橋是彎弓塔是箭，一箭射倒一天殿！」有關，就下令嘩囉拆除濯錦江上的迴瀾塔及七星橋。剛拆了一小部份的時候，清兵同楊展的兵都乘勝攻來了，張獻忠便不得不逃走。橋與塔就得保存到現在，而由我們順俗呼之爲九眼橋與白塔。固然這故事的真實性大成疑問，但給予吾人的教訓，卻非淺鮮。它充分的說明了一個以恐怖政策來企圖獲得人民擁護的人，不但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就是對不知反抗的塔與橋也不能爲所欲爲，反之更可使他自食其果，加速滅亡。因爲人民有着偉大的潛力，他們能決定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任何武力與暴政，皆是不可厚侮他們的；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想使用暴力及推行恐怖政策來壓迫人民佔在他們那一邊，若干場合中，他們實有很好的機會，但這些機會都爲他們所應用的手段毀滅了，張獻忠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假如他能在佔領的地方施

行仁政，撫懷人民，我想人民們在那不聊生的狀態下，一定會樂從他的，至少比李自成的成績要好些。可是他卻不如此作，偏偏自願爲人民東趕西逐，死於異族之手，落一個流寇的惡名；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他簡直是民族罪人。並且他與李自成都未把當時的局勢看清楚，因爲那時上有頑固振作的賢君，所缺少的只有忠心耿耿和勤精廉的高級官吏。假如他們不要胡思作皇帝，而打出清君側禦外侮的旗幟，則人民一定能傳合他們，成功的希望可算有百分之百。功成之後，自然政權就落在自己的手中，然後善用之，「留芳千古」這名譽豈能讓郭子儀諸葛亮等獨佔；縱退一萬步想，設他就失敗了，那嗎岳飛子謙也得讓出一席之地。我所說這一套話，並不是打落水狗，有些不滿意我這種見解的人，自會譏我流於「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俗套，但就算是張獻忠他們使用恐怖政策而成功了，又有誰來譴問他們呢？有之，除非是與他們同流合污的人們！

濯錦江的盡頭是玉女津，津旁即薛濤井。「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她的薛濤，在唐代的女子作家中，是一朵奇葩。她像元白韋李這一班名士英傑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她不是以色，而是以才。她的才學不特在當時她儕輩中難找第二；就是在當時所有的女子中恐怕也不多見。從她的詩裏，我們可看出她似乎是會到過李德裕籌邊樓上去過，也像對政治有所關心；若是我們再深一層想，她也會插足到政治中去，以一個妓人而對政治感到興趣，在今天或者很多，但在唐代，恐怕是特殊的了。

薛濤井以下，通常都以爲無甚可觀了，但越往下走，雖然大家都

不叫這江爲濯錦，可是我卻以爲那才是真正的錦江；沿江的風光，真美極了，遠非百步之內到萬里橋一帶可比。記得去年夏天我曾在一處堤岸上，遠眺江上的地方，他過幾月，一個午後，我徘徊在江濱，那裏的景色真可稱絕了。一江中分，兩岸——合起來是六岸長着綠行的樹木；地上鋪着野草與開花；那分水壩上，有一條不牛靜臥着，三五隻白鷺立在它的身邊；它的周圍，一葉扁舟，從上游飄來，船頭一個漁夫在撒網，還有幾隻鸛鵲站在側沿；這完全是一幅圖畫，從那調和悅目的色彩看來，無異是一幅絕精的「繡」。天空又佈滿了一朵朵六瓣的小的很富於圖案的雲，又映在水裏，如做有名的「蜀錦」。這錦繡似的風光，當我後來告訴朋友們的時候，他們都說那是我理想中的樂土，那是我的夢境。我除開報他們以不屑與辦的微笑外，我知道一種對於其善美的東西，是不會爲人所注意的，更不會得到人們去相信。於是其錦繡錦江的地方，沒人去欣賞它，去歌頌它。人亦莫不如是，在這濯錦江上，不知有多少此社工部，諸葛武侯，任氏夫人，薛濤，在濯錦江上，不知有多少此社工部，諸葛武侯，任氏夫人，薛濤，校書郎爲偉大的人物，在爲人所知的情形下湮滅了！

歸林鳥鳴的噪聲，打破了我的沉思。星幕外的船舫，燃起巨大的燈火；星星已經開始在閃爍；晚霞已褪成紫黑色而不見了。我的思潮也隨着星光退下來。黑暗來到的時候，我感到悲然，我覺得我會因不辨一切而跌入河中的，心驚起來，我打算趕快逃走；但是結果我鎮定下來了，因爲天上之明星會指示人以方向，只要有一心向着它，它會引你到你該去的地方，它會從黑暗中把你拯救出來。黑暗固然是可怕的，但仍有月與星光照耀大地，縱或陰霾遮住一切，過些時，光明還是會回來的！

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改寫，成都